

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記 侯月琴居士敬記 960907 依錄音較畢

道源長老民國七十四年四月講於台北淨宗蓮社

## 懸談

今天發給你們這個本子，是遺教三經合訂本，爲什麼要把這三種經合訂起來，先把這個意思與諸位講一講。

世界上其他的宗教，我們都稱它爲外道，各種外道都苦於經典太少，我們佛教反而苦於經典太多，佛教傳入了中國，到了宋朝第一次刻藏經版，就有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，一直增加，到現在就有二萬多卷，初學的人不知道要從哪一部經看起，因爲經典太多了。

古時候這些諸大祖師，覺察到這個地方，爲了要便利初學佛法的人，在這一

切經中選擇出來這三部經，經文雖然很短，而文義很豐富，初學者很容易了解，這三部經經文雖然很短，但包括一切經的義理，所以選擇出來這三本，就是遺教經、四十二章經、八大人覺經，把它合訂成一本。過去的祖師，為令初學的人了解這三部經的道理，作經的註解，也都是三部經一齊作註解，今天發給大家的本子是蕩益大師著的，就叫佛佛遺教三經解。

介紹到這個地方，就是希望諸位最少要把這三部經研究研究，研究以後懂得佛的道理了，你再看其他的經典也容易看，能把三藏十二部通通看完那更好，最少也要把這三部經研究研究，不然你對佛教道理，簡直不太了解。

這三部經，第一部是佛的遺教經，也叫小本涅槃經，是佛臨涅槃的時候說的，等於佛的遺囑，那個經文與經義都非常的懇切，容易啓發我們的道心，所以一定要研究這一部遺教經。第二部是佛說四十二章經，四十二章經是佛法進到中國

來，其他的經典不容易了解，那麼由印度請來兩位高僧，他們在這一切經中，摘錄出來這四十二章，叫做四十二章經。第三部是八大人覺經，這是印度來的祖師也感覺到佛經太多，不利於初學者，在一切經中摘錄出來這麼八章、八段，叫做八大人覺經。

四十二章經與八大人覺經，等於是佛學大綱，你看了四十二章經與八大人覺經，一切經的道理，你就了解個綱要，等於佛學大綱、佛學綱要。現在把這「遺教三經」合訂本的意思，跟諸位介紹了。最近有人認為遺教三經的名字太專門了，對初學者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於是改名字叫「佛教聖經」，因為耶穌教的新舊約就叫「聖經」，於是現在就有人要把「遺教三經」改名為「佛教聖經」。遺教經要改為聖經，按道源本人的意思不可以改，因為聖經是耶穌教的名字，是外道的名字，我們不要仿學外道。最近還有人提議，我們四月初八的「浴佛節」改名為「聖

誕節」，道源本人也不贊成，因為聖誕節是耶穌教的名字，我們不要仿造外道的名字，我們的「遺教三經」，就是「遺教三經」；我們的浴佛節，就叫做浴佛節。現在開始講經的題目。

## 佛說四十二章經

「佛說四十二章經」，一共七個字，先講「佛」字，這個「佛」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，是娑婆世界的教主。先講「佛」字的字義，再講佛的為人。梵語叫做「佛陀耶」，也是個譯音，把餘音略掉，梵語叫「佛陀」，「佛」字是簡略的翻譯，因為過去翻譯經典的大祖師，觀察到我們中國人的根性喜愛簡略，把梵語都簡略的翻譯，本來應該翻譯為「佛陀」，簡略翻譯為「佛」字，要解釋這個字義呢？還得用「佛陀」來解釋，梵語「佛陀」華言叫「覺者」；「覺者」的「者」字，是指人之詞，「覺」是覺悟，是個覺悟的人就叫做覺者，等於這個社會上有

學問的人，我們稱他爲「學者」意思是一樣的。「佛」是個大覺大悟的人，故稱他爲「覺者」。爲什麼不把它翻成中國話「覺者」呢？因爲梵語「佛陀」含有三覺的意思，中國話「覺者」沒有「三覺」的意思，這叫含多意不翻，保存它的梵音。

梵語「佛陀」，華言「覺者」，具有三覺的意思，叫做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具足這三覺才合乎「佛陀」的意思。「自覺」，他自己覺悟了，這叫自覺；自己覺悟了實相妙理，要講給眾生聽，令眾生也覺悟，這叫「覺他」；覺行圓滿，「行」是功行，他「自覺」的功行覺行圓滿了，「覺他」的功行也圓滿了，才叫「覺行圓滿」。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才叫做「佛陀」。

佛經希望諸位要研究，你越研究佛教的教理，你越感覺得好，不但教理好，每一個名相都好，名相現代叫做名詞，每一個名詞都好。「佛陀」是「佛」的一

個德號，只要是佛的德號，通通是超九界以獨尊。

佛經上講，這一切聖人、凡夫總共有十個法界，三界以內有六道的凡夫，叫三善道、三惡道。三善道就是：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；三惡道有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牲道。這個六道通通叫做凡夫，因為他不出三界，不了生死，在六道裡輪迴不息，所以叫做「凡夫」。佛經上講，聖人有四種，小乘聖人有兩種：聲聞、緣覺，大乘聖人有兩種：菩薩、佛。注意佛教講的聖人，和其他宗教講的聖人不同，佛教講的聖人，一定要超出三界，小乘聖人也是要超出三界的，不超出三界，不能稱為「聖人」。

佛的德號，超九界以獨尊，第一、自覺，自覺就超出六道凡夫，因為六道凡夫都是迷而不覺，「佛」覺悟了，自覺，就超出六凡法界。第二、覺他，就超出二乘法界，二乘聖人就是聲聞乘、緣覺乘，他只能自覺不能覺他，只能自利不能

利他。所以佛既能自覺又能覺他，就超出了聲聞、緣覺，超過了二乘法界。第三、覺行圓滿，超過了菩薩法界，菩薩既能自覺也能覺他，但是他的「覺」還不圓滿；佛的「覺」很圓滿，就超出了菩薩法界。於是「佛」的這一個德號具足三覺，就超出了六道凡夫，超出了二乘和菩薩，超出了三乘聖人，超九界以獨尊。

這是講「佛」的字義，再講佛的為人，佛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，他生於印度迦毗羅衛國，印度在佛出世的時候，國家很多，到了佛涅槃的時候，大國有十六國，來分舍利子有十六個大國，釋迦牟尼佛長到十九歲的時候要出家，他是什麼因緣要出家？他是個太子，將來要做國王啊！在公案上講，他遊四門，第一天先去遊東門，看見一位老人很苦，第二天又去遊南門，看見一位病人很苦，第三天遊西門，看見一位死人更苦。太子想爲什麼一個人要病、要老、要死呢？沒有辦法解決，雖然貴爲國王，也免不了要老、病、死苦，這時心裡想要解決這

個問題，解決不了。到了第四天遊北門，看見一位出家人，他的服裝和平常人不一樣，手裡拿一個錫杖，於是他向前問他是什麼人，他說我是個沙門，沙門就是出家人，說你這個沙門做什麼事呢？我們要修行用功，修行用功爲什麼呢？我要了脫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耶！這一句話正說到太子心裡，我這二、三天看見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你怎麼又加上一個「生苦」呢？這個沙門就告訴他老、病、死苦都由「生苦」而來，要是你不受生、你不出生，那來老、病、死呢？耶！這一聽更高深了，那麼你了脫生、老、病、死嗎？沙門說：我了脫了。太子說：你用什麼證明呢？這個沙門，把手上的錫杖一振，即騰空而去，不見了，喔！這個人真是得道了，我非出家不可，不出家不能了脫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於是這個太子就想要出家，到了十九歲就出家了，出家以後先去參學這位仙人，印度講的仙人，就是我們中國說的神仙，有一個仙人道行最高，他會修四禪定，太子去親近他，把



他的四禪定都學會了，感覺得還不是究竟法；於是再親近另一個仙人，這個仙人道行更高，他得到非想非非想定，太子親近他又學會了個非想非非想定，也覺得不是究竟法；於是再到雪山修苦行，每天一麻一麥，修行了六年，感覺苦行也不是究竟法，於是由雪山下來，到尼連禪河去洗澡，洗了澡上來，遇見一位牧羊的女子，供養他一碗乳糜之供，乳是牛奶，糜是稀飯，供養他一碗牛奶稀飯，他吃了以後，身體就有了力氣，於是走到了菩提場，那裡有一顆樹叫菩提樹，到那地方去打坐，坐了七天七夜，到了臘月初八，天快亮的時後，忽然間看見東方出現一顆明星，照著自己的心光，一下子大徹大悟，成了佛道，這叫夜睹明星成正覺，由太子成爲「釋迦佛」了。 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十九歲出家，三十歲成道的經過，成了道以後就說法度眾生，說法四十九年，到了八十歲入涅槃，釋迦佛涅槃以後，諸大弟子把他四十九年所說的法，結集成經藏，留傳後世，現在我們研究

的佛經，都是釋迦牟尼佛那四十九年中所說的妙法。

講到這裡，就是講釋迦牟尼佛的爲人，佛一生住世八十年。我們再研究，佛的成道，都是示現的，成佛都是示現的，他過去修行了三大阿僧祇劫，把成佛的功夫都修圓滿了，就等著見佛得度的眾生，他根機成熟，佛就來到人間來度化他們。那麼我們再研究，佛示現爲什麼不示現在天國呢？他爲什麼示現在人間來呢？這個道理很重要。三界以內的六道凡夫，是「諸天正樂，修羅方瞋，三惡道苦無間然，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者，惟人道爲能耳。」這個六道的眾生，諸天不好修行，他的樂事太多，天天在享受五欲之樂，天上的五欲之樂，叫做妙五欲，跟我們人間的五欲不同，所以他享受妙五欲之樂，不肯修行，叫做「諸天正樂」，不能修道。「修羅方瞋」，修羅，有天之福，無天之德，動不動就發脾氣，就動瞋恨，「方瞋」，正在動瞋恨，動不動就要打戰，他不能修行，不能用功。叫做「諸

天眾樂，修羅方瞋」，這兩道都不能修行。那麼三惡道眾生呢？苦無間斷，他受苦沒有休息，沒有時間來修行，地獄的眾生，刀山劍樹、鑊湯爐炭，無間地獄的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，他哪有時間修行呢？苦無間斷；餓鬼道，常受饑餓之苦，不能修行用功；畜生道，苦好一點，但是愚癡成性，他受愚癡之苦，也不能修行用功。

三界以內的六道，我們人道與畜生道是相同的，畜生我們常常可以看見，牠怎麼不能修行呢？愚癡成性，比方我們家裡養的狗，也很通人性，你叫牠，牠就來，你天天給牠吃東西，牠便跟你很好，但是你給牠說佛、法、僧，說三寶的名字叫牠懂，怎麼樣講牠都不會懂。三寶的名字都不懂，怎麼樣能明白佛經的道理，佛經的道理不明白，怎麼能修行了生死？所以生到畜生道受愚癡之苦，不能修行。

這個六道凡夫，其他的五道都不能修行，可以「整心慮，趣菩提者，以人道

爲能耳」，「整心慮」，就是我們自己的思想，可以把它修正修正，調整調整。我們人的思想，就是貪圖五欲之樂，但是人間的五欲之樂，粗而不妙，而且苦多樂少，容易覺悟。他覺悟了，他就能趣向於菩提，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慮，就是調整自己的思想，不趣向於五欲，而趣向於菩提之道。「惟人道爲能耳」，只有人間的眾生，才可以做得到，就是人間的眾生才可以修行，才可以成佛，因此釋迦佛不在其他的五道示現成佛，而在人間示現成佛。

講到這裡，就是奉勸諸位，我們都是人道的眾生，我們就有這個資格可以修行，可以了生死，可以成佛道。那麼我們有修行成佛的資格，有修行成佛的本事，你要是不修行，實在對不起你自己，因爲人身「難得易失」，難得，得一個人身很不容易，必須你前生沒有做殺、盜、姪、妄這四種惡業，才能得到人身，人身很難得；易失，很容易失掉。人的生命短促，最多不過一百年，你再多活到一百

二十歲，轉眼之際，這個人身就完了。完了要再轉個人身很難，所以人身難得而易失。在這短促的時間之中，你應該好好的精進用功，不要辜負了這個人身，這樣才能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釋迦佛。

再講釋迦佛示現在人間，爲什麼示現在皇宮裡呢？這有兩種意思，第一種意思，表示珍貴，皇太子出家，就憑他的身份，大家對他都生景仰，所以表示他的身份尊貴，他出生在皇宮，要作一個太子來出家。第二種意思，是爲令眾生警覺這個人間沒有快樂，雖然貴爲國王，也不能免脫老、病、死苦，釋迦佛示現作太子，他若不出家，做了國王，老還是要老，病還是要病，死還是要死。所以人間，除了老、病、死苦，再加上個高深的道理，就是「生苦」，貴爲國王，免不了這個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，所以要叫一切人都要提高警覺，要趕快修行，了脫生死之苦。

「佛」字講好，再講「佛說」的「說」字，依蕩益大師的解釋，「說」者，悅所懷也。「悅」是歡悅的悅，喜歡的悅，歡悅什麼呢？佛以度眾生為心懷，眾生的根機不成熟，佛不能說法，這個心情不悅，心懷不悅；眾生根機熟了，佛可以應機說法，可以暢達他度眾生的心懷，所以大生歡悅，所以「說」者悅所懷也。

「四十二章」，「章」是節、段的意思，每一節、每一段，叫做一章。我們要知道，這四十二章經，不是釋迦牟尼佛說的一部經，是印度請來的兩位高僧迦葉摩騰、竺法蘭，這二位高僧在一切佛經當中摘錄出來的四十二段、四十二節，也叫四十二章。那麼不是佛說的經，為什麼冠上「佛說」二個字呢？就是沒有哪一章不是佛說的，是在一切佛說的經中摘錄出來，還是佛說的。

再講「經」字，梵語「修多羅」，華言「契經」，「契」者合也，上合諸佛之理，下契眾生之機，所以叫「契經」，簡單翻譯為「經」字。

再把經題這七個字合起來講，「佛說四十二章」是此經的別名，這一部經不是華嚴經，也不是法華經，叫做「佛說四十二章」，所以叫經的別名，這叫通、別一對；再講這別名，「佛」是能說的人，「四十二章」是所說的法，這叫做「能」「所」一對。

經的題目講完了，再講翻譯經的人，

### 後漢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同譯

「後漢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同譯」，要看蕩益大師所寫的註解，你們的本子都是蕩益大師解釋的，爲什麼要看這一本註解呢？因爲是佛教進入中國有關的一段歷史，我們看了這一段註解，就知道佛教進入中國的歷史了。

「後漢，即東漢」，對前漢而言，漢朝有西漢和東漢之分，西漢也叫前漢，佛教經典進中國是在後漢，也叫東漢，東漢的京都，就是在河南省洛陽。「孝明

黃帝」，到了東漢有一位皇帝叫孝明黃帝。「永平三年」，永平是它的年號。「歲次庚申，帝夢見一金人，項有日光，飛來殿庭」，皇帝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有一個金人，渾身都是金色，頸項配帶一個日光，這個日光位在於頸項，孝明帝還不知道什麼名字，像個太陽光，實際就是項光，也叫圓光，我們看見現在畫的佛像，頭上都有一個圓圈，那就是項光，就是圓光，金人有神通會飛，飛到他的殿庭裡來。「疑問群臣」，皇帝早上起來要上朝，文武百官群臣都要來聚會，黃帝就把夜裡作的夢，夢見金人會飛，飛到殿庭裡來，問這是什麼夢？「太史傅毅對曰」，於是就有一位太史傅毅，「太史」是一個官名，「傅毅」是他的人名，他回答說：「臣聞西域有神，號之爲佛，陛下所夢，其必是乎！」，這位太史他的學問很高深，他聽說西域就是印度，他們崇拜有一個神，我們中國沒有佛，只有神，說印度他們崇拜不叫神，「號之爲佛」。「陛下」就是爲臣的人尊稱皇帝稱爲「陛下」，說陛



下您所夢的這個人，恐怕就是西域的「佛」。「博士王遵亦奏曰」，「博士」是官名，「王遵」是人名，博士王遵「亦奏」，奏是奏對，爲臣的人跟皇帝說話，就叫「奏對」。「按周書異記載」，「周書」是周朝的歷史書，周朝的歷史分門別類，對於特別的事情，來自異夢，叫做「異記」。「異」者就是很特別的事，對於很特別的事把它記載下來，叫「異夢」，在周朝歷史之中，有這「異記」，「載」是記載。「佛誕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」，這個佛誕生，是在我們中國周朝，周昭王二十六年那一年，歲次甲寅年。「時江河氾溢，大地震動」，那時候江河的水，都溢到岸上來，大地都在震動，天空上有「五色光，貫太微」，「太微」是行星的名字，五色光貫到太微星。「太史蘇由卜之」，有一位太史官名叫「蘇由」，他會占卜就是算卦，把它一占卜，說這是吉祥之兆，「卜」字就是算卦，「得乾之九五，飛龍在天」，這個卦是易經上的名字，得了這個卦，怎麼解釋呢？這是在西域國有一個大聖人

出生，才有這個吉祥之兆。「後一千年，聲教流被此土」，那西域的大聖人出生，我們中國怎麼會大地震動，江河氾濫，天空有五色光貫太微呢？因為一千年以後他的聖教可以傳到中國來。「王命刻石爲記，埋於南郊。」王就是指周昭王，刻到石頭上，刻一個石碑，在石頭上爲記，埋到京都的南郊。「後於周穆王時」，後來到了周穆王的時代，「乾坤震動」，天地都在震動，「有白虹十二道」，天上起彩虹有十二道，「貫日青天」，出這個吉祥之兆。「太史扈多占之」，在周穆王的一位太史官叫「扈多」，「占」就是卜，也是算卦。占卜以後，「謂是西域大聖人入滅之象」，西域的一個大聖人已經別世了，天空中才有這個相。我們現在四月初八要浴佛，要給佛洗澡，唱一個讚子，裡面有兩句就是「甲寅年四月八」，「甲寅年」，就是周昭王二十六年那一年降生的。

按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年佛降生，要算到民國七十五年，算到今年，應該

是三千零一十四年。按南洋佛教史，今年是二千五百三十年，因為我們中國佛教衰落，失去了自信力，現在多數都採用南洋佛教史，說是佛降生到今年，是二千五百三十年。為什麼不相信我們自己的佛教史，要相信南洋佛教史呢？中國自己大乘佛教衰落下來，朝廷與社會通通不相信出家人，我們自己很慚愧！到了南洋看看人家小乘佛教非常興隆，不但國王尊重出家人，社會上都尊重出家人像活佛一樣；於是說到我們中國佛教，沒有一好處處，都要模仿南洋佛教，這就是自己喪失自信力的緣故。不但信仰南洋佛教史，也崇拜南洋的僧裝，說到我們中國出家人穿的服裝，都是不高貴的，但是道源看見的，民國的法師如印光老師、圓瑛老師、太虛大師、慈舟大師他們出版的書，他們都是民國的法師，沒有用南洋佛教史，他們也不穿南洋僧裝，這就是他們這些老法師，都沒有喪失自信力。

再看註解的文，「明帝乃於七年歲次甲子」，他永平三年作的夢，要籌備到

西域去求法，但是因為當時交通困難，到了歲次甲子這一年才籌備好。「敕郎中蔡愔」，「敕」是黃帝的命令，「郎中」是官的名字。「中郎將秦景」，「中郎」是官的名字，「秦景」，還有「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」，「西尋佛法」，到西域去尋求佛法。這十八個人到了印度國，請來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這兩位高僧，還有印度的佛經用白馬馱著來的，叫「白馬馱經」，還有佛的舍利也請到了，還有畫佛像也請到了。把高僧、佛經、佛像、舍利都請來了，「以永平十年，歲次丁卯，至洛陽」，因為古時候交通不便，還非常的困難，一往一返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回到洛陽。「帝悅，造白馬寺」，「帝悅」，孝明黃帝大生歡悅、大生歡喜，造白馬寺，「譯四十二章經」，中國沒有寺院，最初第一座寺院，就在河南省洛陽，叫做白馬寺，翻譯經典翻譯出來大家都容易了解，由這兩位高僧在一切經典之中，摘譯出來這四十二章，叫「四十二章經」。四十二章經翻譯出來了，就流傳到全中國各地，「至

十四年正月一日」，這時候到了永平十四年，經過了四年的時間。「五嶽道士褚善信等」，有五嶽的道士於正月初一，來向孝明黃帝上了一道奏本，要跟佛教比賽。全中國有五座大山，叫做五嶽，有東嶽泰山、西嶽華山、南嶽衡山、北嶽恆山、中嶽嵩山，這五嶽上面都是道士的道場，爲全中國道士的總領，有個最高深的叫褚善信，這個道士他領頭，於是「負情不悅」，「負」是自負，「情」是心情，自負就是自己仗勢，仗勢著道教的教理很高，我們是中國的宗教，而你這個皇帝爲什麼信仰外國教呢？所以不歡喜，叫「負情不悅」。這個道士於正月初一，「表請較試」，奏請孝明皇帝要跟外國來的佛教作比較、來實驗，就是要用火來燒經。「乃於十五日」，正月十五日皇帝准許了，正月十五日來比較。「大集白馬寺南門」，於白馬寺的南門外邊，「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於東壇上」，在道壇的左邊，道士把它的靈寶諸經，置道於東壇上，在東邊建築一個壇擺在上面。「帝以經像舍利置

道西七寶行殿上」，皇帝這時候他相信佛教相信得厲害！他走到什麼地方，搭了一個臨時的房子，皇帝住的地方叫「行殿」，把佛教的經典、舍利，都擺在皇帝的行殿裏。「信等繞壇涕泣」，道士褚善信等，於是就繞壇涕泣，一面繞壇一面痛哭！「啓請天尊」，啓請他崇拜的天尊，情詞很懇切，「以栴檀等燒經」，以旃檀香來燒經典。「冀經無損，並爲灰燼」，「冀」是希望，他希望道教的經，火燒不了，不曉得一燒，通通變成灰燼，道教的經完全燒光了。「先時升天、入火、履水、隱形等法術」，先是道教啓天的時候，道教使用升天、入火、履水、隱形等法術，「皆不復驗」，到了今天，現在要跟佛教比賽時都不靈驗了。「而佛舍利，光明五色」，可是佛的舍利光明，現出五色光，「直上空中」，這個舍利放出五色光，用火一燒放出五色光，顯露在太空之中，「旋環如蓋」，像一個寶蓋，「徧覆大眾」，蓋覆著大眾，來參觀的大眾都在寶蓋之下。舍利放出五光，「光明如蓋，

映蔽日輪」，把日頭的光都給障蔽住了。「摩騰以神足通，於虛空中飛行坐臥」，這時迦葉摩騰這位高僧以神足通升於空中，在虛空之中行、住、坐、臥，變化自在。「天雨寶花，及奏眾樂。時眾咸喜，得未曾有」，這時來參觀的大眾都大生歡喜，讚歎從來沒看見過。「此即佛法入震旦之始也」，這是講道教和佛教的比賽，佛法傳入中國的歷史，再講這兩位翻譯經的高僧迦葉摩騰與竺法蘭，自古以來沒有看見翻譯，這是保存它的梵音，「譯」是翻譯的譯，就是用中國話把印度的話翻譯過來，叫做「譯」。

我們把這一段佛教歷史講過了，再講講道士與佛教的比賽，要用火燒經，如果是假的經，火一燒就燒燬了，要是真經不怕火燒，道士出這個主意，違背世間法，無論是真經假經，都是白紙寫的黑字，紙沒有不怕火燒的，而道士為什麼出這個壞主意呢？因為道教有避火咒，他平常允許的時候，拿一張紙用火點，他

唸避火咒，用火點這個紙就點不著，很有靈驗。平常在允許的時候很靈驗，今天跟外國佛教來比賽，他就出這個主意，因為他用避火咒，他的經不會燒壞，那麼佛教的經紙寫的，一燒就燒掉了，那你佛教的經一定是假的，所以他才敢出這個壞主意。再說佛教這兩位高僧，怎麼敢答應這樣的比賽呢？佛教的經典也是紙寫的，哪有不怕火燒的？因為這兩位高僧都是阿羅漢，都有神通，他們以神通力觀察到，用火燒的時候，有天龍八部來護法，火燒不壞的；還有佛的真身舍利在，更不會燒壞，所以這二位高僧才敢答應用火燒來比賽。正在用火燒經的時候呢？天龍八部都來到燒經的地方，那些道教的小鬼、小神都不敢來，所以道士唸避火咒時，不靈驗了，用火一燒，把道教的經就燒掉了。而佛教的經，不但沒有燒掉，而且還放光。這兩位阿羅漢都有神通啊！佛教裡有神通不許顯神通，兩位高僧到了中國四年之久，沒有顯過神通，佛教不許顯神通，要在什麼時候才會顯神通呢？



在降伏外道的時候，所以今天降伏外道才應該顯神通，所以迦葉摩騰就飛到虛空裡，現種種神變。道教唸避火咒不靈驗，把經燒掉了，他們最高首領褚善信當場氣死了，平常允許的時候，用火點不著，今天與外國佛教比賽，怎麼不靈驗了，當場就氣死了，而又看見佛教的經燒不壞，那個阿羅漢飛到虛空裡顯神通，當時五嶽的道士來了好多好多人，當時願意出家的道士就有六、七百位，還有當時來參觀的男人、女人有好幾千位都要出家，於是漢明帝，就在洛陽城內建了三座寺院，安頓女眾出家人；另外在洛陽城外建了七座寺院，安頓男眾出家人，這是中國人出家的故事。

以上把經題和翻譯人都講好了，下面開始講經文，在尚未講解經文之前，先奉告諸位幾句話，諸位留心聽到。

這四十二章經多半都是對出家人說法的，在家弟子或者聽到，這不是跟我

們在家弟子說的，認為這一部經是對出家弟子說的，我們不必要聽，你要是這樣解釋是誤解，大大的錯誤，所以我要先跟諸位講明白。釋迦牟尼佛出世為度眾生，令眾生了生死成佛道，了生死成佛道需要真實的修行用功，要真實的修行用功必須要出家，所以釋迦牟尼佛以身作則，給我們作一個榜樣，釋迦佛本人是出家的。釋迦佛本人出了家，他把全家人除了淨飯王一個人以外，通通度出了家，他的養身的母親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出家，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難陀度出了家，他自己的妃子，就是現在說太太耶輸陀羅度了家，他的兒子羅睺羅度出了家，淨飯國王因為國家大事沒人接手不能出家，所以才給淨飯王授了五戒，當了一個在家弟子，其他全家人都出了家。

釋迦牟尼佛出世，為度眾生了生死成佛道，了生死成佛道就要斷煩惱，斷煩惱一定要出家，不出家煩惱難斷，所以釋迦牟尼佛示現出家相，把全家人都度

出家，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淨飯國王的因緣不能出家，釋迦佛才開方便法門，作在家弟子給他授三皈五戒，要知道，在家弟子是開的方便法門，不是真實的法門。那麼有人會誤解，說是出家修行和在家修行不是一樣嗎？你如果這樣講，釋迦牟尼佛做事做錯了，在家與出家修行一樣，釋迦牟尼佛爲什麼要出家呢？所以你這個話不可以如此說，說了會講錯誤。我們修淨土法門的人，出家弟子念佛求生極樂世界，在家弟子也是念佛求生極樂世界，結果不是都生到極樂世界去了嗎？沒有兩樣啊！你要曉得，你在講的時候是沒有兩樣，但在事實上，可是不一樣。要按「十六觀經」上說的，往生極樂世界分爲九品，上三品全是出家人，在家弟子念佛生極樂世界，最高是中三品，所以都是生極樂世界，品位高下不同。在阿彌陀經上說，念阿彌陀佛七日，若一日、若二日乃至若七日，能念到一心不亂，都能生到極樂世界，不分三輩九品。那麼出家人念七天佛生極樂世界，在出家人念

七天佛也生極樂世界，哪有兩樣呢？阿彌陀經上沒有分出家在家不同啊！在這個念佛七天生到極樂世界，出家和在家沒有不同，但是要注意，你要念到一心不亂才能生極樂世界，要念到一心不亂，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的因緣則大大不同。在在家菩薩戒本最後，釋迦牟尼佛有一句話警策在家弟子，出家持菩薩戒很容易，在家持菩薩戒很難，爲什麼呢？在家菩薩多惡因緣，諸事纏繞故。在家是個煩惱惡，惡因緣很多纏繞著你，持戒都持不清淨，念佛怎麼能念到一心不亂，念不到一心不亂，怎麼能生極樂世界呢？這幾句話，就是糾正切不可說，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修行是一樣的，說是一樣，修行起來可不一樣。

我講在家菩薩戒講到這一句警策的話，就是在家菩薩持戒怎麼難，出家菩薩怎麼個容易，就拿吃素這一條，你出了家自然吃素，寺院是個吃素的環境，你根本不能吃葷，一出家你不要煩惱不能吃素，你出了家住在寺院，吃素有什麼困

難呢？可是在家弟子就困難了，因為你家庭的人不見得全家吃素，你一個人要吃素，他們要吃葷，你吃素可真困難了！尤其是當家庭主婦的人，在現在這個社會，有錢也請不到做飯的，你當家庭主婦就得自己做飯，你吃素他們要吃葷，你還得去買肉，買了肉你還得切肉、還得煮肉，那可真是煩惱，你煩惱有什麼辦法？你沒出家嘛！你出家不就很簡單嗎？一出家就吃素。

這幾句話，就是奉勸諸位，切不可執著說出家人與在家人修行是一樣的，那是你執著說出來的道理，實際不一樣。要知道，釋迦牟尼佛出世，為度眾生了生死成佛道，了生死成佛道一定要出家，所以現在講四十二章經，我們是學佛的說法，也希望諸位在家弟子都發心出家才好。那麼出家要聽四十二章經，先把出家的道理聽明白，你出家應該發什麼心出家？出了家應該做什麼事？假若你四十二章經沒有聽明白，出家不知道怎樣發心？糊里糊塗就出家了，出了家應該做什

麼事，也不知道，所以這樣辜負了自己出家的善根，出家不簡單呢！還得前生前世栽培的有善根，你把你的善根給糟蹋了。那麼出家不見得在家弟子全體都能出家，像淨飯國王就不能出家，你們在家弟子因緣不具足不能出家，先發個出家心，叫心出家而身不出家，身體雖然沒有出家，你的心已經出家了。那麼你發出家的心，現的居士身，出家的心是什麼樣子的心呢？你得聽四十二章經，你聽明白了，你才知道出家的心是什麼樣子，你才好發這個出家的心。你把四十二章經聽明白了，我是講出家的道理，讓我們在家弟子不能出家的，「取法無上，適得乎中。」取法取最上的法，我們修行用功剛剛得到中等的修行，這樣不會得到下等的果。所以希望諸位在家弟子，你能出家要好好聽，不能出家也要好好聽，切不可誤會，說這是爲出家人講的經，我不要聽，那是大大的錯誤。

世尊成道已，作是思惟，離欲寂靜，是最爲勝。住大禪定，降諸魔道。於是鹿野

苑中，轉四諦法輪，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。復有比丘所說諸疑，求佛進止。世尊教勅，一一開悟。合掌敬諾，而順尊敕。

講解經文，「世尊成道已，作是思惟」，「世尊」就是釋迦佛，前面講過，是「佛」的德號，都是超九界以獨尊，講佛具足三覺的義理，已經講過了。現再講「世尊」，也是佛的德號，「世尊」怎麼解釋呢？「世尊」者，為世出世間之所尊，「世」是世間，世間的六道凡夫，都尊敬釋迦佛；出世間，三乘聖人都尊敬釋迦佛，「尊」是尊敬，上面這個「世」，包括世間、出世間，包括世間、出世間就包括九法界，為世間眾生所尊敬，世間就是六道凡夫，這就超過了六凡法界。出世間是三乘聖人，三乘聖人都尊敬，這就超過了三乘聖人的法界，合起來六道凡夫、三乘聖人，這就超九界以獨尊，稱為「世尊」。「世尊成道已」，這就是世尊，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，在臘月初八早晨夜睹明星成正覺，已經成道了，叫「成道

已」。「作是思惟」，世尊成了道，就是成了佛，成了佛要說法度眾生，現在作觀想，釋迦佛「作是思惟」，「思惟」就是思想，就是平常講的作觀想，觀想，怎麼樣觀想法呢？「離欲寂靜，是最為勝」，這是釋迦佛是個過來人，他這個思惟，是追念他成佛以前的功夫，要想成道，必須「離欲」，「離欲」者，就是遠離五欲，五欲都要離開，離開了這個心才能寂靜下來。我們的心不寂靜，為什麼不寂靜？就是被五欲所擾亂，白天不寂靜，夜晚睡覺還夢想顛倒，所以眾生苦惱；要是遠離了五欲了，你就能夠寂靜下來，這一靜下來，就得到一個寂靜之樂，「是最為勝」，這是最超勝的一個境界。

「住大禪定，降諸魔道」，這就是跟著「離欲寂靜」那一句說的，「離欲寂靜」也是禪定啊！但是這個禪定，有小乘的禪定和大乘的禪定之別，恐怕你誤解到「離欲寂靜」是小乘的禪定，這再加一個「大」字，叫「住大禪定」，「住」是安住，



安住在大禪定的境界之中，這叫出世間的上上禪定。「降諸魔道」，降是降伏，降伏諸魔道，「諸」不是一種，大別來說有四種魔道，第一、煩惱魔，第二、五陰魔，第三、死魔，第四、天魔，把這四種魔道都降伏了。

第一、煩惱魔，就是我們貪圖五欲之樂這些貪煩惱，貪不到就動瞋恨，叫瞋煩惱；不應當貪的去貪，不應當瞋的去瞋，這叫愚癡煩惱。被貪瞋癡煩惱擾害著你，你無法用功修行，這叫做煩惱魔。

第二、五陰魔，五陰在心經上叫五蘊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陰，就是我們的身體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們的妄想心。不是身體魔，就是妄想心在魔。身體魔，比方你不修行用功不生病；你要修行用功，不是這個病，就是那個病，魔到你不能用功。受想行識是妄想心，你不用功妄想還少一點，你越用功妄想心越多，擾亂得讓你不能用功，這就叫受、想、行、識的魔，合起來叫五陰魔。

第三、死魔，有生必有死，尤其我們人命短促，活不到一百年，就算讓你活到一百二十歲，也是轉眼就到。在年輕的時候沒聞到佛法，聞到佛法了已經到了中年以後了。也有年輕人，那是善根深厚，多數都是中年以後才聞到，聞到並沒有發心修行，發心修行也沒有真正發了生死的心，沒有死心踏地的修行，等到你的道心真正發起來了，一定要了生死、要成佛道，認真的修行，生命到了，死了！這一死怎麼樣呢？來生來世不曉得轉到哪一道？就讓你轉到人道吧！間斷了，我們前生前世都修行過，要是前生前世沒有修行過，你今生今世不會坐到講堂裡來聽佛經，那前生修行過，是不是出了娘胎就接着修呢？不會，他一入母胎就迷糊了，所以說是間斷了，不能接續著修，前生剛剛發了個道心，要認真修行了，結果生命到了盡頭，要死了，這叫死魔。

第四、天魔，天魔是到你成佛的時候才下來，天魔就是魔王，就是欲界第六

層天的天主，叫魔王。他把欲界的眾生，都當成自己的兒孫，要是有一個人成佛，認為他的兒孫就少了一個，他一定要下來魔你。像釋迦牟尼佛要成佛的時候，魔王派他三個女兒來魔，魔不了，於是他自己帶著天兵、天將下來，要殺佛，這都屬於天魔。

釋迦牟尼佛成道以後，「作是思惟」，要是眾生能以遠離五欲之境，「離欲寂靜」，住到禪定的境界，「是最為勝」，要住在大禪定，能以「降諸魔道」，煩惱魔、五陰魔、死魔都降伏了，連天魔都給降伏了，這不是太好了嗎？希望眾生都得到這個利益，於是釋迦牟尼佛，就到鹿野苑去度五比丘。「於鹿野苑中」，釋迦牟尼佛在菩提場起來，走到鹿野苑這個地方，在鹿野苑之中「轉四諦法輪」，這四諦法輪，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法輪。「諦」字是怎麼講呢？真實不虛之理，曰諦。這個真實不虛之理有四種，叫四諦法。四諦法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。苦、集

二法是俗諦，是世俗之諦；滅、道二法，是出世之諦，出世間的真諦，合起來就是真俗二諦。這世俗之諦有二種，第一、「苦諦」，眾生得了這種果報叫苦果，苦是逼迫性，怎麼叫苦？逼迫身心，叫你的身心難受，所以叫苦。第二、「集諦」是招感性，就是煩惱，煩惱能招感苦果，所以叫集諦。這世間二諦，都是世間真實不虛之理，苦是真苦，能逼迫你，讓你難受，「集」能夠招感煩惱，能招感苦果，這都是真實不虛之理，世俗之諦有二種。第三、「滅諦」，是出世間果，滅是寂滅，梵語叫涅槃，翻成中國話叫寂滅，寂滅者，不生不滅，了脫生死了，證得涅槃，叫寂滅不動，所以叫寂滅，這是出世間果。出世間果怎麼能證得呢？要修道，所以「滅是可證性，道是可修性」，要修道才能夠證得滅諦，滅諦、道諦這二種是出世間之真實不虛之理，所以叫真諦。

應該是先因後果，四諦法爲什麼先說果後說因呢？因爲眾生對於果報法容易

明白，對於因很難明白，所以世尊初轉法輪，轉四諦法輪，先說果法，後說因法，讓眾生容易了解。所以眾生第一、不知道「苦」，先告訴他，眾生除了苦還是苦，你這個苦是由「集」的煩惱招感來的，煩惱是個因，苦是果，叫做先說果後說因。那麼你要想證得出世間寂滅的樂果，你得修道，也是先說果後說因，這叫「知苦斷集，慕滅修道。」你知道苦了，你要斷這個集諦、斷這個煩惱，知苦、斷集。慕滅，要仰慕這個寂滅之法，而去修道法，叫做慕滅修道。這是世尊初轉法輪，先說果後說因，讓眾生容易了解。

「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」，這就是所謂度五比丘，這五位比丘的名字，第一、阿濕婆、第二、跋提、第三、摩訶男、第四、憍陳如、第五、十力迦葉。首先說憍陳如他是最初開悟證果的，他是第一個人，所以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得道果。「而證得道果」就是證得寂滅的道果。釋迦牟尼佛成了佛道，最初轉

四諦法輪，度五個比丘都證得道果，這五個比丘第一個開悟證果的就是憍陳如，憍陳如的前生，就是金剛經上的歌利王，釋迦牟尼佛在那個時候前生是個忍辱仙人，因為遇見歌利王節節支解他的身體，就證明這位忍辱仙人沒有瞋恨心，不是報復他，就發個願，我要是沒有瞋恨心，你給我節節支解的身體通通復原，耶！發了這個願就復原了。節節支解的身體復原了以後，就告訴歌利王，我要成了道以後我最先度你，所以釋迦牟尼佛成了佛，因憍陳如就是歌利王轉世的，所以最先度他得道。

「復有比丘所說諸疑求佛進止」，這就是度了這五個人以後，再度那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，還有再度其他無量數的比丘，叫「復有比丘」，那麼這些比丘沒有得道果之前，都有疑惑不解道理的心，就來求佛開示，「求佛進止」，就是哪一個法是對的，我就精進，哪一個法是不對的，我就停止，所以求佛開示，應作則

作，應止則止。「世尊教敕，一一開悟」，世尊說法，世尊他成了佛了，他能應機說法，能以觀機逗教，跟名醫看病一樣，他會知道你的病源，因病予藥。所以應著眾生的根機給他說法，一個一個都開悟了。

「合掌敬諾，而順尊敕」，這是世尊教導他們一一開悟了，在尚未開悟之前，他們來請法時，請法就要合掌、要恭敬、要承諾。「諾」就是答應「是的」，世尊說什麼就聽什麼，「而順尊敕」，「尊」就是世尊，「敕」就是救命。世尊叫他精進就精進，叫他停止就停止，「而順尊敕」。

講到這裡，這四十二章經還沒有開始，這一段算是序分，是敘述四十二章的。這一段序分，就是三寶出現世間，「世尊成道已」，這就說明佛寶出世。「轉四諦法輪」，這就是法寶出世。度五比丘以及諸比丘，就是僧寶出世，這個時候世間就有了「佛」、「法」、「僧」三寶了。

現在開始講正宗分，就是四十二章的第一章。

佛言：辭親出家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爲法，名曰沙門。常行二百五十戒，進止清淨。爲四真道行，成阿羅漢。阿羅漢者，能飛行變化，曠劫壽命，住動天地。次爲阿那含者，阿那含者，壽終靈神上十九天，證阿羅漢。次爲斯陀含，斯陀含者，一上一還，即得阿羅漢。次爲須陀洹，須陀洹者，七生七死，便證阿羅漢。愛欲斷者，如四肢斷，不復用之。

「佛言，辭親出家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爲法，名曰沙門。」，「沙門」是梵語，翻成中國話叫「勤息」，「勤」就是精勤，勤修戒定慧，「息」是息滅，息滅貪瞋癡。這是出家人的通稱，出了家通通叫沙門，沙門應該做什麼事呢？勤修戒定慧。勤修戒定慧有何利益呢？可以息滅貪瞋癡，這三個根本煩惱，所以「勤息」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，這叫做沙門，這叫做出家人。



「佛言」以下，這是第一章，下面四十二章通通是「佛言」。這就是那些諸比丘請的開示，「求佛進止」，佛為他們說的法。說你們「辭親出家」，「辭」是辭別親生的父母親，你辭別了父親、母親而來出家，出了家幹什麼事呢？就要學佛法，就要「識心達本」，我們眾生的心是妄想心，「本」，一個本來的真心，這個真心被妄想心覆蓋住了，我們眾生不學佛法，不了解自己的心，所以你要先認識你自己的心，你這個心不是本來的真心，是妄想心。曉得了妄想心了，要把妄想心破除掉，破除掉以後就了達本來的真心了，叫「識心達本」。「解無為法」，這個「解」字要唸「謝」，解就是開悟了，開悟了無為法，無為法是什麼呢？無為法就是真心之法，也就是實相妙理，這個真心、這個實相本來有的，不是我們修行成功的，不是我們把它作為出來的，「無為」是無所作為，無所作為之法是本來俱有的，就是叫做「無為法」，「無為法」就是真心，就是實相。這個時候你開

悟了，解悟了，解悟了我們人人有一個真心，有一個實相理體，這就叫做沙門，這才是真正一個出家人。

「常行二百五十戒，進止清淨。」學佛法有四個次第：信、解、行、證。前面「辭親出家」，是你發了信心，信心發了你要學佛的道理，能以「解無爲法」。「識心達本」是「解」，再深一步解悟、開悟了，念「謝」，這是第二步功夫；第三步功夫要修行，修行要持戒。持戒不是今天持，明天不持，要常行二百五十戒，這是出家二眾有比丘、比丘尼，比丘是第一眾，這是說比丘，包括比丘尼，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，比丘有二百五十戒，這是說比丘戒，包含的有比丘尼戒。「進止清淨」，應進則進，應止則止，通通清淨，戒律清淨，戒律清淨要修行，就要證果，修什麼行呢？修「四真道行」，就是前面所說的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法，要修這個「四真道行，成阿羅漢」，於是你證果了。信、解、行、證嘛！修行了

證果，證得了阿羅漢果。證了阿羅漢果，那是聲聞乘最高的果位，聲聞乘四聖果，這是第四果，證了阿羅漢果，就「飛行變化」，得了神通，能以在空中飛行，能現十八變及種種變化。「曠劫壽命」，證得阿羅漢了，了生脫死了，了生脫死了他可以隨意住世，能住世曠劫，是久遠劫而住在世間，壽命長遠得很。「住動天地」，有二種解釋，一種阿羅漢所住的地方，能驚動天神、地祇來護法，「祇」也是神，天神、地神都來護法。二種解釋，阿羅漢的威神不可思議，他一住這個地方，能震動天地，叫「住動天地」。「阿羅漢」是梵語，內含三種意理，第一、殺賊，第二、應供，第三、無生。殺賊是個譬喻，煩惱等於一個害人的賊，他把煩惱賊殺死了，就是把煩惱斷盡了，叫殺賊，殺煩惱賊。第二、應供，他應受天人的供養，叫應供。第三、無生，他了脫生死了，再不受生死，叫無生。前面還說的比丘，「比丘」是梵語，也有三種意義，第一、怖魔，第二、乞士，第三、破惡。「怖

魔」是這一個人出了家，要受比丘戒的時候，魔宮震動，魔王生大恐怖，叫怖魔。第二、乞士，釋迦牟尼佛訂的規定是出家弟子，應把家裡的資財要通通捨掉，但是出了家還是要生活，去托鉢化飯吃，叫乞士。第三、破惡，出了家做什麼事呢？破除煩惱惡法，叫破惡。

比丘的三義與阿羅漢的三義，因果一對，比丘的三義是因位中的三義，阿羅漢的三義是果位上的三義。在比丘因位之中，「破惡」，是破除煩惱惡法，證得阿羅漢的果位了，「殺賊」，把煩惱賊殺死了。比丘因位是「乞士」，托鉢化飯吃，到證得阿羅漢的果位時，應受天人供養，不用托鉢化飯了，人天都來供養他，叫「應供」。在比丘因位之中「怖魔」，恐怖魔王了，魔王是好樂生死的，到達阿羅漢果位的時候，「無生」，了脫生死，叫「無生」。

接着講「次爲阿那含」，「阿那含者，壽終靈神上十九天，證阿羅漢」，出世

間的聖人，有四種：小乘二種，大乘二種。小乘二種：第一、聲聞、第二、緣覺；大乘二種：第一、佛、第二、菩薩。除了佛是極果的聖人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合起來叫三乘聖人。聲聞乘所證聖人的果位有四種，叫四聖果：初果須陀洹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阿那含、四果阿羅漢。這四十二章經上翻譯的人，先從四果說起，就是令眾生起一個敬仰之心，可證得四果阿羅漢，所以先從第四果最高的果位說起。前面講過阿羅漢具有三義，第一、殺賊、第二、應供、第三、無生。接着講第三果，叫「阿那含」，翻成中國話也叫「不來果」，也叫「不還果」，就是他超出欲界，再不還來欲界受生了，叫做「不來」，也叫「不還」，這第三果叫「阿那含」。

再看經文，「阿那含者，壽終靈神上十九天」，阿那含證了三果了，他的壽命終了，壽命終了就是指欲界的壽命終了，他的靈神就超出了欲界了。「上十九天」

這個「上」字要注意！「上」字是超上，超越十九天之上。三界以內的諸天一共二十八天，欲界有六層天，色界分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每一禪天有三天，三乘以四等於十二天，再加上欲界的六天，這就有十八天；這四禪間還有一個外道的無想天，這就十九天；十九天再上面還有五層天，都是三果聖人住的地方，三果聖人叫「不還果」，這五層天叫「五不還天」，不還果的聖人住的地方；那麼十九天再加五天共二十四天，再加上無色界的四天，一共有二十八天。三果聖人是超於十九天之上，住在五不還天，就證得阿羅漢果。

「次爲斯陀含」，這是二果，「斯陀含者」，「一上一還，即得阿羅漢」，「一上」，就是一上欲界天，「一還」，還來人間受一次生死；二果斯陀含翻成中國話叫「一來果」，就是還一來天上、一來人間，就證得三果，這二果叫一來果，一來天上、一還人間即證阿羅漢。

「次爲須陀洹，須陀洹者，七生七死，便證阿羅漢。」這是初果聖人，「須陀洹」翻成中國話叫「入流」，已經入於聖人之流類了，就是超出了凡夫的境界，而證得聖人之流，叫「入流」。他還有七翻生死，叫七死七生。他還有七翻生死，怎麼稱聖人呢？因爲他的生死已經有限量了，我們凡夫的生死是無限量，無窮的生死，他雖然還有生死只有七翻，七翻生死之後就證二果了，所以稱他爲聖人。

四十二章經說這個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都是即證阿羅漢，這是一種超越的翻譯，按次第翻譯呢？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到四果才證阿羅漢，這三界以內的煩惱，也叫做惑，惑是迷惑的惑，有見惑、有思惑，「見惑」是迷理之惑，「思惑」是迷事之惑。初果聖人斷了見惑，見惑是迷理之惑，三界的理只有一種理，要是開悟了，一下子就轉過來，所以初果聖人，他斷見惑是斷了三界的見惑，一斷一切斷，斷了見惑即證初果。初果聖人受七死七生，在這七死七生之中，他再用功修行，斷

欲界的思惑，思惑每一地分九品，這欲界的思惑最難斷，他用功修行斷思惑的迷事之惑。理是明白了，而對事相還迷，所以他要斷思惑的前六品，就證得二果。二果還要一來天上、一還人間，斷欲界後三品的思惑，就證了三果。證了三果就超出欲界，上到十九天之上住在五不還天，斷了上二界的思惑。上二界有八個地，八乘九等於七十二品的思惑，但是斷起來很容易。最難斷的是欲界，欲界要分二次，初果斷前六品，二果斷後三品。那麼證到三果了，上到五不還天，上二界的思惑七十二品，一下子斷掉了，斷掉了就證了四果，就超出三界，了脫生死了。

證到四果阿羅漢果，把這三界以內的見惑、思惑都斷了，這個見惑思惑變一個名字，就叫「愛欲」。愛欲是生死的根本，把愛欲斷掉了，生死就了脫了，所以證到四果阿羅漢果，把愛欲的煩惱斷盡了，斷盡了再也沒有了，這經文上說個譬喻，「如四肢斷，不復用之。」等於人的四肢斷了，四肢就是人兩隻手和兩隻



腳。

佛言：出家沙門者，斷欲去愛，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，悟無爲法。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。心不繫道，亦不結業。無念無作，非修非證。不歷諸位，而自崇最，名之爲道。

看第二章，「佛言，出家沙門者，斷欲去愛，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，悟無爲法。」這第二章還是說出家修行，他是真實的修行，「出家沙門者」，他出家做什麼事呢？「斷欲去愛」，愛欲是生死的根本，前面第一章的名詞，就叫「愛欲」，這個地方把它分開了，「斷欲去愛」，欲是欲，愛是愛，分成二個了，怎麼分法呢？「欲」是心外之境，叫做五欲的境界；「愛」是內心的貪愛之心。你要修行用功，先斷除外面五欲之境，五欲之境你不貪了，內裡面還有個貪愛之心，再把貪愛之心給它斷掉，這就是「斷欲去愛」。把欲愛都斷去了，就「識自心源」，就認識了

自己的真心本源，前面講過「識心達本」，我們的心是妄想心，妄想心它沒有本體自性，它的本體自性就是真心，真心才是心的本源，我們現在爲什麼沒有認識我們的「心源」呢？被愛欲給蔽覆住了，給障礙住了，把「欲」斷掉了，「愛」也斷掉了，真心就現前了，就「識自心源」了。

「達佛深理，悟無爲法」，認識了自己的真心本源了，可以了達佛的甚深的道理，了達佛的甚深的道理就能開悟了，悟到什麼呢？「悟無爲法」，前面說的「解無爲法」的「解」唸「謝」，「解」就是個「悟」字，悟到是什麼？就是開悟了，無爲法，是無所作爲之法，無所作爲就是本來有的，就是我們人人的佛性是本來俱有的，不是作爲出來的，叫無爲法。要學大乘法，先求開悟，悟無爲法之理，依著悟的無爲法之理，就是佛的甚深之理，你再起修、再去修行，我們現在沒有開悟之前的修行，都是斷煩惱、破無明的，我們的佛性不是修出來的，佛性

是無所作爲之法，本來俱足的，因為被煩惱給蔽覆住了，必須修行用功，把煩惱斷掉了、破除了，佛性現前了，佛性現前不是你作爲出來的佛性，所以叫「無爲法」。我們爲什麼要修行？不修不能斷煩惱，不斷煩惱還悟不了無爲法，所以你要把這一章的道理懂得，我們天天修行用功，不是修佛性的，是斷煩惱破無明的。

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」，這都是了達了佛的甚深之理的境界。大乘的深理要注意聽著，不然，你對於佛的甚深之理你不了解，開悟無爲法，你也不能以夠開悟，要了解下面所講的這些道理，都是大乘甚深之理。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」，我們沒有了達甚深的佛理，我們要修行，有所求，求了自己的修行，有個所得，實實在在，在理性上講，「內無所得」，「內」是我們的心內，我得到了佛法了、得了道了，「無所得」，怎麼無所得呢？因為佛性不是從外面來的，佛性是我們內心本來俱有的，本來俱有的怎麼好說個「得」呢？在法華經上的譬喻，叫「宅內

的寶藏」，我們自己的家宅，家宅裡頭有個寶藏，就是金銀、琉璃、七寶之類，過去是在叢林埋著不知道，現在把這個土搬開了，耶！七寶現前了，七寶現前是我家裡的七寶，不是從外面得到的，你只能說發現了，不能說「得」，說「得」講不通，是我本家的東西嘛！得個什麼呢？所以我們證得佛性的時候，是發現了，本來有的佛性嘛！怎麼能說個「得」呢？這叫「內無所得」；「外無所求」，我們求佛法求佛道，不在心外，心外無法，要是心外沒有法，你在心外求個什麼呢？心外無所求，要求佛法在自己心裡面去求，不要在心外去求，所以其他的宗教，我們佛經上都給它取個名字叫外道，外道兩字怎麼講呢？心外求道，名為外道。一切外道不明白道在內心，都在心外去求道，所以叫外道。我們是學佛的人，我們要明佛的深理，心外無法，所以「外無所求」。

「心不繫道，亦不結業」，我們要修行，就是要求佛的道，求佛的道不要執着，

這個「繫」就是拿繩子綁上了，叫「繫」，這就是對於佛道起了執着，這叫「法執」。你要曉得，佛說的法都是如筏喻，金剛經上說的有，佛說的法如過河的筏，我們要過河須要用「筏」，「筏」就是船一類的，「過河須用筏，上岸不須舟。」你登了岸了，還背著舟筏走嗎？所以登了岸了，則不須舟，舟就是舟船，就是筏之類，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說的法，都是過河用的筏，因為我們生死大河要渡過岸，須要佛的法來修，但是你不要起執着，你過了河就不用了嘛！所以說「心不繫道」，對於佛道不要起執着。「亦不結業」，「結」就是結縛，跟上面的「繫」字一樣的解釋，拿繩子把你綁上了，叫結縛。我們眾生被業所結縛到了；修行的菩薩，他把煩惱的種子都給它破掉了，他不會生新的「業」出來，也不會結縛新的「業」，這一句話就配到破「我執」。「心不繫道」，不執着法，叫破「法執」；「亦不結業」叫破「我執」，沒有了我了，誰去生新的「業」呢？

「無念無作」，內無所念，外無所作，我們學大乘法，先要求悟得根本實智，這個智慧就是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按體用上講分二個：一個叫做真實智，一個叫做權教智。真實智就叫做「無分別根本智」，它不起分別，你才能以大徹大悟；它既然不起分別，他內心無所念，沒有分別，證得真實的智慧了，證得真實的智慧得了智慧的本體了，再生起一種妙用，此妙用叫做「後得智」，就是證得根本實智以後而得到的智慧，這就叫「後得智」，後得智是權智，對著真實的智慧講，這叫權教方便之智，用權教方便之智幹什麼呢？度眾生，怎麼度呢？要講經說法，外無所着，我天天講經說法，無法可說；天天度眾生，無眾生可度，叫做「外無所着」。說法無法可說，度眾生而無眾生可度，金剛經上都有明文，金剛經上說：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你要是執着說法之相，你不名說法，要說法而無法可說，這才真說法；度眾生要是你着了度眾生相，你度不了眾生，所

以金剛經上說：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，而滅度之，如是滅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，令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，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度一切眾生皆成了佛，實實在在沒有眾生可度，這才是真度眾生，既然說法無法可說，度生無生所度，「外無所着」。

「非修非證」，我們要修行才能證果，但是按大乘深理講，「修即非修，證即無證。」為什麼我們修行叫「非修」呢？叫依性起修，依着我們本具的佛性來起的修行，佛性上它沒有相，所以沒有修行之相。「依性起修，修即非修。」那麼證得了佛果呢？「全性即證，證無所證。」我證得了佛果，是證得我的本性，本性本來有，哪有個性可得呢？所以「證即非證」。

「不歷諸位，而自崇最，名之為道。」佛法分漸法和頓法，前面所講的是漸次悟理，漸次修行，「漸」就是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來。這二句就解釋到頓法、

頓超，「不歷諸位」，要講小乘、聲聞乘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有四個位。大乘的階位更多，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有五十個位次，再加等覺共五十一個位，有五十一個因位，才能成佛。這都是漸次的教法，講到頓超的法門，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」哪裡有什麼階級？有什麼地位？不用經歷這麼多的階級地位，這才是最崇高最爲勝，這才「名之爲道」。「名之爲道」，是強名爲道，本來沒有可名的，沒有「名」眾生不了解，所以強名叫道。就是在沒有了達佛的甚深之理的時候，慢慢的悟叫漸，漸次的悟，它有個地位；要是你能了達佛的深理，一下子悟到了無爲法了，悟到無爲法哪有個什麼階級次第的？所以永嘉禪師的證道歌上說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這裡的「六趣」，就是六道，三善道三惡道流轉生死，這是在作夢的時候有的，「覺後」，你這個夢覺悟了以後呢？「空空無大千」，大千世界都沒有都空了，大千世界都空



了哪還有個階級次第呢？所以這叫最崇最高。

佛言：剃除鬚髮而爲沙門，受道法者，去世資財，乞求取足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慎勿再矣！使人愚蔽者，愛與欲也。

第三章，「佛言：剃除鬚髮而爲沙門，受道法者。」這還是先指着第一種比丘作個榜樣，「剃除鬚髮」，就是比丘，作一個出家人叫沙門，「受道法者」，來接受佛的道法者，他得腳踏實地的修行，前面第二章要悟佛的深理，悟後還要起修，不是開了悟就成佛了，悟是悟到理，而實實在在還是個凡夫，所以你還要腳踏實地的修行。出了家接受佛的道法要修行，從哪個地方下手呢？「去世資財」，把世間資養生命的錢財、財物，通通把它捨掉，這才出家。出了家還是個凡夫，他還要生活，「乞求取足」，去托鉢化飯吃，托鉢化飯吃還要「取其足」，知足者常樂，只要夠活道行，可以修行就可以。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」，這就叫頭陀行，

梵語「頭陀」，華言叫做「抖擻」，就是振作精神，打起精神來斷除煩惱，要生活不吃飯不能活著，日中吃一頓飯就可以了；不睡覺也不行，睡覺也是果報法，在樹底下睡一覺，「樹下一宿，慎勿再矣」，你不要再貪圖多吃多睡。「慎勿再矣」，這就是「取足」，「日中一食」，這叫「取法無上」，最高修行的方法叫頭陀行，就是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我們「取法上乎，適得乎中」，前面跟諸位講過，你是當居士的也要學出家的法，你不能出家，當一位居士剛好合適嘛！我們現在已經出了家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的比丘，不是沒有，實在太少！我們學了這個道理生慚愧心，我們現在「日中一食」，早上起來還要吃稀飯，中午還可以吃點心，叫小食，就已經吃太多了，不可以再多吃了。「樹下一宿」，我們現在住的有房屋，還有眠床，已經夠享受的，何必再多貪睡呢？所以「慎勿再矣」！

「使人愚蔽者，愛與欲也。」爲什麼要行苦行呢？因爲要去除煩惱，使人愚

癡，使人蔽覆，就是「愛與欲」，「愛」是內裡面有一個貪愛之心，外面貪圖五欲之境，叫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貪財、貪色、貪名、貪食、貪睡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前面「去世資財」，不要貪財，「日中一食」，不要貪吃，「樹下一宿」，不要貪睡，就是除五欲，不要貪愛五欲；因為你一貪愛五欲，你就愚癡了，就把你本來俱有的智慧給蔽覆住了，再想開悟不能開悟了。所以使人愚癡蔽覆者，就是愛與欲，就是內心的貪愛之心，外面貪愛五欲之境，那你永遠不會開悟。

佛言：眾生以十事爲善，亦以十事爲惡。何等爲十？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身三者：殺、盜、婬。口四者：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。意三者：嫉、恚、癡。如是十事，不順聖道，名十惡行。是惡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

第四章「佛言：眾生以十事爲善，亦以十事爲惡。」眾生就是凡夫，以十事爲善法，亦以十事爲惡法。「何等爲十？」哪十種呢？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」，就

是我們身口意三業，分開來有十種，我們修行用功，就是修身口意三業，身業、口業、意業。身業有三種、口業有四種、意業有三種，合起來十種。

先講「身三」者，身業有三種，這是講惡業：殺、盜、姪。殺生害命，殺害眾生的生命，這叫殺業。「盜」，不予而取曰盜，眾生沒有給你財物，你給它拿來了，這叫盜，或者是偷，或者是盜，盜是強盜，都屬於「盜」。「姪」，二身交合叫姪，就是色，這都屬於身業。殺生也是身體做的，偷盜、強盜也是身體做的，行姪也是身體做的，叫身業，身體上的三種惡業。

「口四者」，我們的口，就是語業說話，有四種惡業：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。這口業最重的是兩舌語，兩舌是個形容詞，他鬪構兩頭，離間恩愛，他見了甲方，說乙方怎麼好；他到了乙方，他又說甲方怎麼不好，等於一個人生兩個舌頭。「離間恩愛」，譬如說，人家兄弟感情很好，很有恩愛，他見到了他哥哥，

便說你弟弟怎麼罵你，怎麼樣說你不好？那麼他見了弟弟，他又說你哥哥怎麼罵你，怎麼說你不好？本來人家兄弟感情很好，結果結冤仇，都是這一個人兩舌造成出來的。第二種口業，叫「惡口」，出口罵詈人屬於惡口，就是你說一些粗惡的話、罵人的話，凡是說出的話會令人很難過、很傷心，出口傷人，這都屬於惡口。第三種口業，叫「妄言」，口與心違，叫做妄言，平常講，就是講謊話，他的口與他自己的心相違背，他心裡知道是這個樣子的，他口裡說的是那個樣子，口與心違背，叫妄言。第四種口業，叫「綺語」，「綺」者是不正，不正當的話，就是浮言蜜語，是不是兩舌語呢？不是！是不是罵人的惡口語，也不是，是不是謊言騙人？也不是，但是不是正當話，都屬於綺語，也是口的惡業的一種。

「意三者」，意是我們的心，我們的心意有三種惡業：「嫉、恚、癡」，嫉是嫉妒，恚是瞋恚，癡是愚癡，這是四十二章經最初的翻譯，翻譯成嫉、恚、癡。

以後佛經上翻譯的意業，三種都翻成貪、瞋、癡。這個嫉妒，意業的三種，第一種叫嫉妒，嫉妒是貪心的一種，嫉妒心怎麼生起來的？不耐他榮，「他」是指別人，別人有了榮華之事，有了光榮之事，他心理耐不得，他就要去障礙人家，叫嫉妒障礙。貪心，就是自己貪財貪色，還不至於嫉妒人，「嫉」是貪心的一種，嫉妒是專障礙人的心，這個最要不得，叫嫉妒心。「恚」是瞋恚，以後就翻成「瞋」，就是發脾氣、發怒。「癡」，是愚癡，不明佛理，佛的因果報應之理，他通通不了解，叫愚癡，這是意業的三種。

「如是十事，不順聖道，名十惡行」，上面這個身三：殺、盜、姪。口四：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。意三：嫉、恚、癡。這十種事，不順佛的聖道，「聖」就指著佛，不順佛道，名字叫十惡行。「是惡若止，名十善行耳。」上面這十種惡行，你們能停止下來不做，止惡就是善，反過來就是十種善行。這個去惡修善

很容易，叫做易如反掌，我們的手掌，就是十種惡業，你把它一翻過來就是十種善業，很容易嘛，一翻就是，因為手掌和手背還是一隻手，還是我們的身口意，你把那十種惡業不要做，就是十種善業。

前面第二章是叫我們解悟深理，解悟深理要了解佛的深理，理要解得圓。第三章和第四章，是要腳踏實地的修行，這是屬於事相。學佛法，要理事無礙，理，要解得圓，事，要行的方，所以要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，你學佛法才不會有偏差。拿我們現在講經作一個例證，我們請法師升座說法，是解釋佛的深理的，解釋佛的深理，理要解得圓，要圓融無礙。法師升座以前，要拈香、禮佛，要做那些事幹什麼呢？因為拈香也屬於修行，禮佛也屬於修行，修行屬於事相，這個事相必須要方正，一步不能做錯，這是屬於事相的修行；等到升座解理，要解得圓融無礙，所以理要解得圓，事要行的方。第二章是要解「理」，「內無所得。外無所求。

無念無作，非修非證」，這解理要解得圓融無礙。第三章就叫我們修行了，要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」，這不能講圓融無礙，要腳踏實地的修行，「斷欲去愛」。接著第四章，要斷除十種惡法，要修行十種善法，這個事相修行，要按步就班，一步不能走錯，不能講圓融無礙，一定要按步就班一步一步的做。你要是解理，要解得圓融無礙，一定要腳踏實地的修行，單解理，你不修行，十種惡法不能斷，十種善行你不修，你生死不能了脫。你生死不能了脫歸閻羅王管，你要見了閻羅王，你給他講圓融無礙的道理，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，無念無作」的道理，閻羅王聽不懂啊！你生死沒有了，他就管得了你，所以你了解了佛深理，理不礙事，要腳踏實地的修行。

那麼說來說去，還是要修行，我修行就好了，講來講去，還是要修啊！可是你不聽經，怎麼知道圓融無礙之理呢？你不知道圓融無礙之理，你去修行，「外



有所求」，外有所著，心外求道，變成外道。你本來是佛的弟子，結果在佛門修外道，爲什麼？心外求道，所以你要曉得，圓融無礙之理，再去腳踏實地的修行，這叫理不礙事，事不礙理，才理事無礙，才不會有偏差。

佛言：人有眾過，而不自悔，頓息其心，罪來赴身，如水歸海，漸成深廣。若人有過，自解知非，改惡行善，罪自消滅，如病得汗，漸有痊損耳。

第五章，「佛言：人有眾過，而不自悔，頓息其心，罪來赴身，如水歸海，漸成深廣。」第五章是跟著第四章來的，第四章是叫我們按部就班腳踏實地的修行，要斷除身口意十種惡業，而行十種善業。這第五章要我們求懺悔，修行就好了，爲什麼要求懺悔呢？你要曉得我們是一個凡夫，身口意三業不清淨，今天發心要修行了，今天以前身口意造了很多的罪，這個罪叫罪障，它給你發生了障礙，叫你不能修行。你今生發心修行之前造的，還有前生前世，還有多生多劫造的罪，

通通要生障礙，所以你不發心修行，還不知道有業障，你要發心修行了，業障全發現了，叫你不能修行，必須要懺罪、要懺悔。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，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。十大願王第一願，我們在佛的面前先要頂禮，這叫禮敬諸佛；再唱個香讚，叫讚嘆如來；三者廣修供養，點蠟燭、點燈、獻花、獻香、獻水果等等，這都是廣修供養；那麼拜佛，拜好了，香讚也唱好了，供養也供好了，好修行了，先懺悔業障，你不把業障懺悔清淨，它給你障礙住，讓你不能修行，所以第四個大願先要懺悔業障。地藏經上說的：「業力甚大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，能障聖道。」不學佛、不修行，不知道什麼叫業力？等你學佛要修行了，才知道這個業，有一種力量，「業力」，這個業力甚大，並不是小可。說兩個譬喻，「業力甚大」，有多麼大呢？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。」須彌山最高，它能夠砥住須彌山。大海甚深，他能夠深過大海，這二句是

比喻。第三句，「能障聖道」，這業力之大，它障礙著聖道，就是佛道，叫你修佛道修不來，它給你生了障礙，所以這個業力太大了。

再看着經文，「佛言：人有眾過，而不自悔」，前面講身口意三業，分開來有十種惡業，身三者：殺、盜、姪。口四者：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。意三者：嫉、恚、癡。這十種惡業還是個總綱，詳細分起來是無量無邊的罪業，所以「人有眾過」，這個罪過很多很多，叫做「眾過」。「而不自悔」，自己不知道懺悔，不知道悔改。「悔」就是懺悔，懺悔就是改過，要學佛了，要修行了，才知道懺悔改過，不學佛，不知道自己的錯誤。「頓息其心」，要懺悔，要改過，就要一下子把造罪的心放下來，不能慢慢的放，叫「頓」，頓時把它放下來，這個罪從哪兒造的？「罪從心起，將心懺」，罪是由身口意三業造的，但是身、口的業，由意業推動，意業就是我們的妄想心，這個妄想心它造了罪，造了罪你現在知道錯誤

了，一下子就把它放下來，不能再造惡業，不能造罪，造了惡業造了罪就生障礙，不能修行用功。「頓息其心」，息就是息滅，就是斷除。斷除什麼呢？斷除你造惡業的心，這在懺悔法上，叫斷相續心。我們妄想心，妄想不會停止，你若造了惡業，就繼續造繼續增加，永遠不能修行了。現在懺悔，要斷相續的心，就是繼續不斷的造惡的心，把它頓時息滅下來，頓時把它斷除了，斷其相續心。要是懺悔不斷相續心呢？這懺悔不成懺悔，說一個例證，譬如，你喜歡喝酒，但現在要修行了，知道喝酒是一種罪過法，我不能再喝酒了，我要修行了，要修行過去喝酒有罪過，今天我要懺悔，懺悔怎麼樣呢？不能斷相續心，今天喝了酒，今天懺悔；明天還是要喝酒，喝了酒，自覺不對啊！還要再懺悔；懺悔之後再過一天，還再喝酒！這種懺悔變成惡習，這種懺悔不成懺悔，自己跟自己開玩笑，對佛祖也是，在佛祖面前打妄語，所以要斷相續心，我知道喝酒不對，頓時把它息滅下來，從

今天起，我永遠不喝酒，把飲酒的相續心把它斷掉，這個懺悔法，才稱懺悔。

這就是「人有眾過，而不自悔」，也不能「頓息其心」，不能頓息其心，有何不好呢？那麼你造這業造成了罪，「罪來赴身」，這個罪赴到你的身上來了，「如水歸海」，像水歸到大海裡，「漸成深廣」，本來是條小水，歸到大海裡變成深水，變成廣大的水，這個罪業到達身上，越來越重，就是罪業越來越大，變成深廣之罪。前面說的你有了眾過，你不知道改過，不知道懺悔，不斷除造罪的心，那麼越來這個業造得越多，像水歸到大海裡，「漸成深廣」。

佛下面就告訴我們，消滅罪業的方法。「若人有過，自解知非」，你自己有了過錯，有了罪過，自己了解了，知道它是「非」，它是不對的，它是錯誤的，叫做「非」。「改惡行善」，罪過就是惡法，前面講的身口意十種惡法，你把惡法要改正過來，改正過來就是行十種善法，那麼惡業就變成善業了。「改惡行善，罪

自消滅。」這是消滅罪過的一個妙法，千般罪業，抵不住一個「悔」字，那個造罪的業力甚大，懺悔的力量也很大，比造罪的力量還要大，所以千般罪業抵不過一個「悔」字，你只要真心懺悔，誠心懺悔，那過去所造的罪業，自然就消滅了。

下面說一個譬喻，「如病得汗，漸有痊損耳。」如我們害病，比方說感冒了，感冒要吃藥使它發汗，汗一出來，病就好了。如人有病得了汗，把汗出來了，這個病「漸」慢慢地、逐漸的，「痊」是痊癒，完全好了；「損」是損減，雖然不能完全好了，一天一天的減少，也就慢慢地完全好了。

下面講第六章，第五章就是自己有罪過，自己求懺悔了，懺悔好了，好修行了。還不簡單，還有人來擾亂你，那麼你怎麼樣來對待他？所以第六章告訴我們一個對待惡人的方法。

佛言：惡人聞善，故來擾亂者，汝自禁息，當無瞋責，彼來惡者而自惡之。

「佛言：惡人聞善，故來擾亂者」，你要修行行善法了，這個惡人才要來擾亂你，我在行善法，他爲什麼要來擾亂我呢？因爲他是個惡人，惡人見不得你做好事、說好話，所以你越行善，他越來擾亂你，要不然他怎麼叫惡人呢？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一個對治惡人的方法。「汝自禁息，當無瞋責」，你看見惡人要來擾亂你，你要是動瞋恨心，要責備他，認爲我現在在修行善法，你爲什麼要來擾亂我？你想報復他一下，那麼你就上了惡人的當了，你舊的罪業剛剛懺悔了，又要造新的業了。「汝自禁息」，所以你應該自己「禁息」，想要動瞋恨心，責備惡人時，要把它禁止住，把它息滅下來。這個瞋恨心不能發起來，你也用不着責備那個惡人，因爲惡人他要作惡，你責備他，他還是要作惡的，所以你應該禁止息滅，這個瞋責之心。

「彼來惡者而自惡之」，你不要對付他，你不要責備他，你只不理他，他來

惡你了，他來擾亂你，他還要作惡法，他作惡法一定要得惡的果報，他自己惡他自己，他惡不到你。你對待惡人，有一個妙訣！就是「不理他」，因為惡人你理不得，他要來擾亂你、或者他罵你，讓你忍不住，你要是跟他對罵，本來他罵你一句就好了，你跟他對罵的結果，他就多罵你兩句、三句，格外罵得多，如是，你上了惡人的當，所以你只有不理他，不理他如呢？他自有因果報應，所以彌勒菩薩告訴我們，如果有人來侮辱你、罵你、打你、欺侮你，你要忍讓；忍他！耐他！讓他！再過幾年你去看他如何？你忍讓不是吃虧，因果報應會替你報復的，你再過幾年看看，他非遭惡報不行。這個因果報應，有三種：有現世報，有來生報，有多生報。你看見那些作惡的人，他今生作惡沒有遭到惡報，他來生要報；來生還沒有報，多生報，早晚總得要報。今生你就能看到，不是等到來生看到，或多生看到，再過幾年他就遭惡報，這叫現世報。他為何得現



世報呢？因為他太惡了，你是要行善的人，他故意要來擾亂你，他的惡力太大了，惡力大這個力量強，就是種子種得太強了，發現行發得很快，所以他惡因造得厲害，但是惡果也快，都現世現報。佛經上說的因果報應有三種：有來生報、多生報。現代人不相信來生報、多生報，那麼「一切法唯心造」，你不相信，他也不相信，這個心的力量大了，是造惡業通通變成現世報，所以你造的惡業，你等著，過不了幾年，他就要遭報。

佛言：有人聞吾守道，行大仁慈，故致罵佛，佛默不對，罵止。問曰：子以禮從人，其人不納，禮歸子乎？對曰：歸矣！佛言：今子罵我，我今不納，子自持禍歸子身矣！猶響應聲，影之隨形，終無免離，慎勿為惡。

第六章叫我們要對待惡人，不要理他。再講第七章，「佛言：有人聞吾守道，行大仁慈，故致罵佛」，佛拿自己作一個例證，這叫現生說法，看佛對待

惡人怎麼對待的？我們是佛的弟子，我們就學習佛就對了。佛說：「有人」，有個人，「人」就是惡人，「聞吾守道」，他聽說我在修行，守持菩提道，要「行大仁慈」，要教化一切眾生，改惡去善，了生死成佛道，要行大仁慈。「故致罵佛」，我成了佛，他應該恭敬才對，他不恭敬，「故致罵佛」，還故意要來罵我，我如何對待他呢？你就看著我，「佛默不對」，「默」是默然不說話，對方那個人在那兒罵佛，但佛不開腔，默而不言，這個樣子，不對待他。「罵止」，如此，對方就不罵了，他罵得沒有勁兒了。要是你還他的罵，本來他罵兩句或罵一句就好了，你要是回他的罵，他罵三句、四句沒有完了。佛不還他，不罵他，「默而不對」，他罵得沒勁兒了，就不罵了，「罵止」了。

罵人的人他不罵了，「罵止」不罵了，佛就說話了，「問曰：子以禮從人，其人不納，禮歸子乎？」「子」就是「你」的客氣稱呼，就是你，你們跟他說

客氣一點，就是稱「子」。「子以禮從人」，「以」就是用，你用禮品來「從人」，來送人，比方，買些糖果和餅乾要送人，「其人不納」，對方不接受你的禮品，你的糖果和餅乾怎麼辦呢？問他：是不是要歸你自己呢？對方那個人就說：「歸矣！」，我拿禮品送人，對方他不接受，當然禮品就歸我自己了，那麼，對了，佛就再說了，「佛言：今子罵我，我今不納，子自持禍，歸子身矣！」，你現今罵我，我不接受你的罵，你這罵人的罪禍，終歸到你自己身上，等於你送人的禮品，人家不接受，你這個禮品還是歸你自己一樣。

「猶響應聲，影之隨形，終無免離，慎勿爲惡。」你罵人，有罪禍歸到你自己身上，絕對免離不了，等於響子應聲，比方有個迴響的地方，我們這裏叫一聲，那對方的響就應你一聲，如迴響應你的聲，你有聲它就有迴響；又如影子隨形，你有個身形，就像個影子，絕對沒有免離。你不要有聲音，它就不會

有迴響，你若沒有身形，它就不會有影子；有聲一定有迴響，就有身形一定有影子，那是一定的道理。佛這樣是希望他遭果報嗎？不是的，還是要勸他、要攝化他，叫他「慎勿爲惡」，你從此以後要改過自新，不要再作惡，你作了惡，你惡你自己。

佛言：惡人害賢者，猶仰天而唾，唾不至天，還從己墮。逆風揚塵，塵不至彼，還坌己身。賢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

第八章是解釋第六章的，惡人惡他自己，再解釋第七章，你要是罵人，對方不接受你的罵，你是罵你自己。第八章再說一個比喻，一方面勸我們要忍辱，他害不了你，他害他自己，一方面勸那個惡人，你不要再作惡了。

「佛言：惡人害賢者」，「賢者」就是賢善的人，惡人看見賢善的人，他就要加害於他，這等於什麼呢？「猶如仰天而唾」，猶如仰著臉要吐口水，吐到

天上去，可是你吐的口水，不會吐到天上，不但不會吐到天上，你吐的口水如何呢？「還從己墮」，你用口水吐天，吐不到天那裏，這個口水落了下來，反從你自己墮落下來，你這口水，是吐到你自己的臉上，吐到你自己的身上了。

這再說一個比喻，「逆風揚塵，塵不至彼，還坌己身。」「坌」這個唸「ㄉㄨㄥˋ」。「逆風揚塵」，你抓一把塵土，要灑到對方人的身上，可是逆着風，抓一把土灑過去，塵土沒有灑到對方的身上，因為逆着風，你「還坌己身」，土卻反而落在自己身上了，污染了自己的身體。

「賢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」這是懇切的勸這個惡人不要作惡，不要加害賢人，賢人你不可以毀，你毀他毀不了，等於「仰天而唾，逆風揚塵」，賢者你毀害不了，你造的罪業，「禍必滅己」，結果毀滅了自己。

佛言：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；守志奉道，其道甚大。

第九章，「佛言：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；守志奉道，其道甚大。」前面要想修行用功，被罪業給障礙住了，必須先懺悔罪業，罪業懺悔了，要修行用功了，惡人來擾亂，於是我忍辱，我不理他，這把惡人對待好了。那麼現在可以開始修行了，開始修行，佛要告訴我們修行的方法，用功不要用錯了，「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」，會是會悟，要開悟，要開悟先要學佛法，廣學多聞，叫做「博聞」。博是廣多的意思，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啊！這個地方錯了，怎麼錯了呢？你博聞專記名言，不能隨文作觀，你廣學多聞，自己看經，聽講經，你要隨著經文作觀想，觀想它的理，這就是用功。你專記名言，過去沒有看過經，也沒有聽過經，佛教的名相不懂不熟，現在看多、聽多了。記著，儘記些名言，不能隨文作觀，一講起來，你知道了很多，比方過去不知道什麼叫做六度？現在什麼都知道了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你這些名相很熟，

很熟你作了觀想了沒有呢？你依著六度法門去修了沒有呢？沒有，專記這些名相，以爲自己學到了佛法，這就是錯誤了！「愛道」，是愛好佛道，要修行用功，但錯誤了一點就不能開悟，怎麼錯誤呢？他不知道「道」是自己的心，他心外求道。「愛好佛道」，要修行了，以爲心外有個道，可以得道，這樣就開不了悟了。所以「博聞」是求「解」，「愛道」是「修行」，一走錯了路，那你想開悟也開悟不了，所以博聞求解是對的，要隨文作觀，不可以專記名言；要愛道，要修行是對的，不可以心外求道。

「守志奉道，其道甚大。」怎麼樣才是正確的呢？「志」是志願，你這個志願的心，就是菩提心，發了菩提心就發了菩提願，這叫「守志」，你依着你的願來修行。「奉道」，就是奉行菩薩道。「守志」，發菩提心，「奉道」，行菩薩道，那你這個道就大了。

佛言：覩人施道，助之歡喜，得福甚大。沙門問曰：此福盡乎？佛言：譬如一炬之火，數百千人，各以炬來分取，熟食除冥，此炬如故，福亦如之。

第十章，「佛言：覩人施道，助之歡喜」，這就是勸我們要隨喜功德，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，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見人家做功德，你就發隨喜心，這就是大修行。

再看着經文，「佛言：覩人施道」，「覩」是看見，你看見人家在行布施之道，或者是施財，或者是施法，你看見很歡喜，並盡你的力量去幫助他，叫行布施之道的那個人，叫他生歡喜。比方說，人家要行財布施，你看見了，我也參加一份，我也行布施，把這個功德可以做圓滿，對方那個人一定很歡喜。比方對方那個人要發心行法布施，講經說法，講經說法沒有講堂，我有個房子很大，可以給你作講堂；或者人家有了講堂，我爲他搬搬桌子、搬搬椅子，這都是做得喜，幫助他



行法布施。「助之歡喜」，我幫助隨喜，「得福甚大」，法華經上有明文，有人在講法華經，大家都來聽，最後來了一個人，找不到座位要走了，你把你的座位讓出來一半，讓給那個沒位子的人坐下來聽法華經，法華經上形容的很多，那你得福得的很大！法華經上說，把自己的座位讓一半給人家聽經，拿現在說，你發心幫忙，給那個聽經的人找一個座位，「得福甚大」，怎麼得福甚大呢？他要是到講堂來，找不到座位，那經聽不下去，他不能站着聽，他要走了，你給他找一個座位，讓他坐下來聽，他種了大善根。而且眾生的根機不等，你聽經聽的很多了，他第一次來聽經，你幫他找個座位，但是他的善根發現的很快，勇猛精進，這個人走到你前面去了，他修行辦道進步的很快，他進步的很快不也是你成就的嗎？所以你得福甚大。

「沙門問曰：此福盡乎？」沙門就是一個比丘，聽見佛講到這裏，自己有一

點疑惑，就出來問佛：「此福盡乎？」佛說人家在那作功德，這個人出來幫助令他歡喜，這個幫助的人得的福得的很大，得了那麼大，把那正當作福那人的福，被他給佔去了，是否那正當行布施的人的福，被他給佔完了呢？問這問題。問這問題做什麼呢？這就是初發心作功德的人，怕別人分了他的功德，人家要幫助他，他反而不歡喜，怕別人搶了他的功德，他不叫別人幫忙，所以才起疑惑問佛，佛因而解釋。

佛就給他說一個譬喻，「譬如一炬之火」，你這個人有一個火把，就是「一炬之火」，或者有一盞燈火。「數百千人，各以炬來分取，熟食除冥，此炬如故。」這很多的人，有數千百人，各人拿了一個火把，來分取你火把的火，分取了幹什麼呢？「熟食除冥」，「熟食」，或者作飯；「除冥」，或者晚上點燈照明，除黑暗之冥，那麼你的火炬是不是分過去了，你這火把會滅掉嗎？不會，各人都分走了，

變成他的火炬，你的火炬如故還在，「福亦如之」，你所修的福，別人分不了，你的福還是你的福。

維摩詰經上，叫無盡燈的法門，比如你有一盞燈火，別人也要點燈，到你這燈火上來點燈，那麼你的燈火是否有受了損失呢？不會，他把燈火點著了，你的燈火還是如故，不會受損失。維摩詰經上還要我們發心，叫他來點燈，他一個人來點燈，或多個人來點，大家有了燈火了，再希望別人再來點。這就是你一個人在講經說法，希望大家都來聽，聽了法了都去弘法，再各人一個講堂，比方我們現在講堂有一百多人，你們都成了一百多個法師，在一百多個講堂講經，講了變成幾千個法師，幾千個講堂，這叫無盡燈，一個燈能夠分開來分成無盡的燈，叫無盡燈法門，這個功德無量。

佛言：飯惡人百，不如飯一善人。飯善人千，不如飯一持五戒者。飯五戒者萬，

不如飯一須陀洹。飯百萬須陀洹，不如飯一斯陀含。飯千萬斯陀含，不如飯一阿那含。飯一億阿那含，不如飯一阿羅漢。飯十億阿羅漢，不如飯一辟支佛。飯百億辟支佛，不如飯一三世諸佛。飯千億三世諸佛，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。

第十一章，「佛言：飯惡人百，不如飯一善人。飯善人千，不如飯一持五戒者。」上面講到「睹人施道」，是看見人家行布施之道，這第十一章就講到行布施之道，布施有財布施、法布施，這個地方講的是財布施。財布施有上施、下施，上施對我們在上的人行布施，叫做上施；對我們在下的人行布施，叫做下施。按現在我們佛門的說話，上施叫供養，下施叫結緣，這比較好分別。現在先講布施，有上施、有下施，有供養、有結緣。爲什麼釋迦牟尼佛開示我們，叫我們行供養，叫我們結緣呢？叫我們種福田的，種福田，一種是要我們發心，二種是要分別這

個福田。這四十二章經是分別福田，就是你種福種在田裏，這個田不一等，你種在不好的田裏，收的福就很少；你種的福田好，得的福就很多，較量這個福田的不同。下面一共有九翻的比較，就是有九種的福田，田不同。

看着經文，「佛言：飯惡人百，不如飯一善人。」「飯」字作動詞，應該唸「ㄇ反」；作名詞解，應該唸「ㄇㄋ、範」，現在考究字義的少了，就唸「ㄇㄋ、範」可以。財布施在這個地方叫打齋，平常講打齋供眾，要是你打齋供養佛菩薩，你福報大了！這個地方說世間的惡人，我們也應該與他結緣，但是你供養惡人，他的田地太不好了，你得的福很少；要是供養善人，那個田好了一點，就得福多。前面三翻的比較，都是供養凡夫，第一是供養世間的惡人，你供養惡人一百個，不如供養一位善人；你供養善人一千人，不如供養一位持五戒的居士，這三種較量都是凡夫，我們不應該說供養，就說跟他們結緣，打齋結緣。

下面的比較都是上施，就是供養這些聖人，聖人也有不同，得的福報也不同。「飯五戒者萬，不如飯一須陀洹。」你跟持五戒的有一萬個人結緣，「不如飯一須陀洹」，「須陀洹」是初果聖人，翻成中國話是「入流」，他已經入了聖人之流類了。那麼你「飯百萬須陀洹，不如飯一斯陀含」，不如供養一個二果聖人，「斯陀含」叫「一來果」，一來天上，一來人間，就超出欲界了。那麼你「飯千萬斯陀含，不如飯一阿那含」，「阿那含」翻成中國話，叫「不還果」，他上到色界天去修行，他不再還來欲界受生了，叫不還果。你「飯一億」，「億」就是萬萬，「飯一億阿那含，不如飯一阿羅漢」，「阿羅漢」是聲聞乘的最高果位第四果，翻成「無生」，就是他不再來三界受生死了。「飯十億阿羅漢，不如飯一辟支佛」，「辟支佛」翻成中國話叫「緣覺」，他觀十二因緣而覺悟的叫緣覺。「飯百億辟支佛，不如飯一三世諸佛」，佛果是最高的果位了，你飯百億辟支佛，不如飯一個三世諸佛，

三世叫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你只要供養到一位佛，就遠超過供養了百億辟支佛的功德。「飯千億三世諸佛，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」，前面有八翻的比較，最後再加上一翻，變成九翻的比較。你供養了千億三世諸佛，不如供養一個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，先消文，再釋義。「無念」，內無心念，「無住」，外不住境，金剛經上說：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」叫我們行菩薩道應該行布施，行布施要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，就是你行布施，不住於六塵來布施，六塵就是六塵境界，就是「無住無念」，內心無念，心外無境。「無修無證之者」，它是稱性起修，修即無修，全修作證，證無別證，故是「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」，以上是消文。

我們學佛，知道佛果是最高無上的，怎麼最後又來一個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，這是個什麼人，比佛還要高？要解釋這個道理，就得研究教義。佛有三身：

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法身沒有相，報身有相，化身有相。報身應該是翻成「盧舍那佛」，但是華嚴經它翻譯成「毘盧遮那佛」，毘盧遮那佛應該是法身，因為是梵語，翻譯的有點不同，我們就知道是法身、報身就好了。這個法身佛沒有相，報身佛有相，報身佛是佛修了無量的因行，而得了這個功德之報，這叫報身。按梵網經說法，我們住這個世界的總名字叫華藏世界，教化一個華藏世界叫報身佛，華藏世界像一朵大蓮花，外邊有一千片蓮花葉，就是蓮花瓣，蓮花不是一瓣一瓣的嗎？有一千片蓮花瓣。蓮花就是個華藏世界，教化一個華藏世界的報身佛，叫毘盧遮那佛，這個蓮花有一千片蓮花瓣，經上叫蓮花葉，有一千片蓮花葉，一片蓮花葉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每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尊釋迦牟尼佛來教化，這由報身佛毘盧遮那佛變化出來一千尊釋迦牟尼佛。這一千尊釋迦牟尼佛，每一尊釋迦牟尼佛，教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；這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有一百億個小世



界。這一百億個小世界，每一個小世界有一尊釋迦牟尼佛，這就由一千尊釋迦牟尼佛再變化出來，每一尊釋迦牟尼佛再變一百億尊釋迦牟尼佛。按他們的名字，這化身，也叫應身、應化身，教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叫勝應身，是殊勝的應化身；而教化一個小世界，這叫做劣應身，劣就是不太尊勝、不太殊勝的劣應身。那麼我們容易了解的，勝應身就是大化身佛，劣應身就是小化身佛。那麼我們念釋迦牟尼佛的德號，是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，怎麼叫千百億呢？就是由報身佛先變化出來一千尊大化身佛；由一千尊大化身佛，每一尊再變化出一百億小化身佛，叫做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。那麼我們就知道，這經上所指的三世諸佛，就是指的是小化身佛講的，因為小化身佛，他是小乘教的佛，比辟支佛高一級，實際若是圓教菩薩，他連十信位都還沒有修圓滿，在圓教菩薩來說，這小化身佛只是第九信的菩薩。那麼再講最後這個比較，「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」，是什麼人

呢？是圓教初住以上的菩薩，初住叫做發心住，這是圓教的菩薩，是藏、通、別、圓分四教，圓教的菩薩，他證到初住以後，能分身百界作佛，分化自己的身，在一百億三千大千世界作佛。再比較算這個數目，前面這個「千億三世佛」，每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百億，一千億才有十個世界，這個圓教初住的菩薩，他能在百億世界，就超過三世諸佛十倍，所以，不如飯一個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。

這是要研究教義，才能知道，在我們中國大乘有八個宗派，都有判佛所說的教法，就是佛經很多，有的一部經在談「有」，有的一部經在談「空」，有的說「不有不空」，有的說「亦有亦空」，這些道理很難分別。過去有大祖師，第一個就是隋朝天台宗智者大師，他把一切佛經都研究好整理一下，分成藏、通、別、圓四個教。藏教就是小乘教，通教是初步的大乘，通於小乘通於大乘。小乘教等於現在的小學，通教等於初中，它通於小乘通於大乘。別教是別為菩薩說的教，等於

高中，再上去就是圓教，等於大學，這樣佛經用由淺至深，分成四個教。到了唐朝賢首國師，因為這時候頓教禪宗大興，得把頓教禪宗蒐羅到教典裡面去，就分五個教，叫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。第一、小教。第二、始教，「始」是開始的始，大乘初門。第三、終教，大乘的道理講到究竟之處了。第四、頓教，頓教禪宗。第五、圓教。賢首的五教與天台的四教一樣的，天台的四教，藏教就是小教，通教就是始教，別教就是終教，圓教和五教的圓教一樣，就是少一個頓教，因為天台智者大師是隋朝人，那時候頓教禪宗還沒有，頓教禪宗是由六祖大師，在唐朝才興起來的，所以四教和五教一樣的。

懂得教義了，「三世諸佛」那個佛，就是指小乘教的佛，這個「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」的菩薩，是圓教的菩薩，圓教的菩薩是初住以上的菩薩。這個小乘教的佛，到了圓教裡十信沒有修圓滿，這是第九信的菩薩，十信修圓滿才入了初

住位，所以這個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這個菩薩，超過了三世諸佛，超過了小乘教的佛。

希望諸位研究教義，我介紹兩部書，一部是天台四教儀集註，一部是賢首五教儀開蒙增註。研究教義，不看註解不行，但註解的書到哪裡請呢？這兩部書在台北佛教書局都有流通，可以去請回來研究。

福田有九翻的比較，得福不同，地藏經上說的，你要是布施，一個貧窮下賤的人或六根不具的人，得福比供養百億恆河沙佛的功德還大，那怎麼講呢？這四十二章經上講的，是心外的福田，這個田地不同。地藏上講的是發心的不同，如果你發心發的是發的平等心，得福報比供養佛還大，這個地藏經上說，你是個富貴人或者是國王或者是大臣，你要來行布施，布施貧窮下賤的人，或者六根不具的人，布施給他們吃飯，還要軟言慰語，要說盡安慰他們的話。這個國王、大

臣是社會上最高地位的人，他能夠這樣發起最平等的心，來供養這些社會上最下賤的人，他的心發得大，供養一個貧窮下賤、六根不具的人，得的福等於供養一百億恆河沙佛的功德。

佛言：人有二十難。貧窮布施難，富貴學道難，棄命必死難，得覩佛經難，生值佛世難，忍色忍欲難，見好不求難，被辱不瞋難，有勢不臨難，觸事無心難，廣學博究難，除滅我慢難，不輕未學難，心行平等難，不說是非難，會善知識難，見性學道難，隨化度人難，覩境不動難，善解方便難。

第十二章，「佛言：人有二十難。貧窮布施難，富貴學道難」，前面是要我們去種福田，當然要種到那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的圓教菩薩，得福最多了。但是我們一個人，要是想修行用功，還要透過這二十個難關，一個難等於一個關，恰把你關到了，要透過去這二十難，你才能修學佛道。

人有二十難，不是一個人，人各種不同，眾生以差別為性，或者你有這一種難，或者他有那一種難。「貧窮布施難」，這就是你要是一個貧窮的人，貧窮行布施最難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自己衣食住行不具足，才叫做貧窮人，他自己生活都顧不來，他怎麼能來行布施呢？這叫「貧窮布施難」。但是佛經上釋迦牟尼佛看到很多的公案，都是貧窮人行布施，得的感應很大，所以貧窮布施難，透過這個難關，我自己省吃儉用，還要去行布施，那麼你得的福報得的最大了。

「富貴學道難」，大富大貴的人，受持佛道最難，像持戒、修定、求智慧，這都是佛的道法，戒定慧，這個富貴的人，他都是前世修來的，他都有善根，因為有善根，所以他和佛教很容易接近，但是聞了戒定慧的佛道，他不能受持，為什麼？因為富貴的人，他的五欲之樂太多，所以叫他持戒也持不好，修禪定也修不好，求智慧也難，被這個五欲之樂給障礙了！那麼你要把難關透過去，你要是

大富大貴的人，我一定要守持佛道。釋迦牟尼佛就是以身作則，釋迦牟尼佛不是一個大富大貴的人，他怎麼能出家修道啊？

「棄命必死難」，古人說：千古艱難爲一死。什麼都容易捨掉，生命捨不掉，爲什麼？命只有一條，到了大災大難，要逃命的時候，平常捨不掉的他都能捨，比方家財能捨，眷屬能捨，但是他的命不能捨，因爲命只有一條。要想把這命捨棄掉，說死就死，叫棄命必死，這是很難的。爲什麼釋迦牟尼佛說這一個難呢？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定的戒律，要受持這個戒律，都是寧捨生命，不犯戒，乃至於失命因緣，戒律不犯，尤其是重戒，出家戒，在家菩薩戒，六條重戒都是這樣，到了要我的命的時候，我還是不犯戒。這樣才能把這些戒受持住，所以棄命必死的難關，我要透過去。

「得覩佛經難」，佛經是文字般若，有了文字般若，你才能夠學會修行，再

去觀照般若，才能證得實相般若。所以佛經是成佛的根本，一切佛都在佛經裡生出來的，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善根，看不到佛經。看不到佛經，有的人看到了還會造業，看到佛經他沒有善根，把佛經當廢紙，所以他不但無法得到佛經的利益，反而造業。著唯識三字經這個人，叫唐大圓居士，他對於唯識宗研究的最好，作了一部三字經，可以令初學的人很容易學到這唯識宗。那麼唐大圓居士怎麼樣來的呢？最初他也不懂佛法，但是有一次他到了一個大寺院裏去參觀，參觀到後面藏經樓，他就走上去到達藏經樓上，藏經都是清朝的龍藏，很大的摺子本，一個樓上就是一部藏經。有一個當兵的，拿出藏經練大字，因為大陸上軍隊都住在寺廟裏，住在寺廟裏出家人不敢惹他，他自己到藏經樓上，他一看那裏多的經本子，他想練習大字沒有宣棉紙，正好利用。那麼唐大圓居士有一點善根就問他，你這位先生，怎麼拿佛經來練字？他說這佛經有什麼用，正好廢物利用，沒有用的東



西，我利用它來練大字。唐大圓也不敢惹當兵的，不敢跟他較量，就看這個藏經，一看，有幾部唯識法相宗的經很好，藏經樓上沒有出家人，都沒有人管，於是他就拿了幾部唯識宗、法相宗的經，唯識宗也叫法相宗，拿了幾部藏經回家看，一看就看入門了，以後就出一個唐大圓居士，所以「得覩佛經難」，有善根的才能看到，沒善根的，看到就像那當兵的他造業，反而拿佛經來練大字。再說到我們自己身上，現在諸位看佛經不算難，而且不用拿錢買，印出來的經送人的很多，就怕你不看。你要曉得，這都是我們的善根，你要是前生前世沒有種善根，你看不到佛經，所以看到佛經了，這就把「得覩佛經難」，這個難關透過去了，你千萬不要辜負你的善根，你要好好的研究佛經，好好的依著經義而修行。

「生值佛世難」，你出世爲人，「值佛世」正好遇到佛出世，這個很難，你遇到佛出世了，佛能觀機逗教，他知道你是什麼根機，說的法正應你的機，一

說法你就得道，等於名醫治病，應病予藥，給你開一個藥方，吃了藥你病就好了，所以「生值佛世難」。那麼這一個難關，我們透不過去，我們的善根太小了，太淺薄了！出世爲人的時候，佛已經涅槃了三千年，那麼我們方便作解釋，這個佛法能以住世間，等於佛還是佛世，釋迦牟尼佛涅槃了，這個法還在，正法一千年、像法一千年、末法一萬年，前面我講中國佛教史三千零一十四年，就是正法一千年過去了，像法一千年也過去了，末法才過了一千年。末法有一萬年，還有九千年，我們這個難關還算透過去了，但是你要好好的修行，你不修行，不能了生死啊！再轉一面過來，這九千年已經過去了，那才是真實遇不到佛世。

「忍色忍欲難」，這個欲就是五欲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貪財、貪色、貪名、貪食、貪睡，爲什麼要貪呢？它是一種欲樂，叫做五欲之樂。這個五欲

之樂最重的是「色欲」，色就是男女之色，這個男女之色它是生死的根本，所以把這個五欲裏面的「色欲」提出來。單說一句「忍色忍欲」，我們是個凡夫煩惱沒斷，見了五欲之境就動心，佛開示我們，遇到五欲之境界的時候，要忍耐，要安忍，叫這個貪欲之心，不要叫它動，你就把這個難關透過去了。

「見好不求難」，這個「好」就是外面的五欲的境界，上面所講的五欲，是粗重的五欲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廣泛的五欲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「色」是物色，不是男女之色，是眼睛所看到的都叫「色」。「聲」，就是聲音；「香」就是鼻子所對的香；「味」就是舌頭所對的味；「觸」就是身體所接觸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都是令人易生起貪愛心的，你見的好的你就求；要是不求，這個難關就透過去了。

「被辱不瞋難」，上面說是「忍色忍欲難」，「見好不求難」，都是要去諸貪

欲煩惱。三個根本煩惱：貪煩惱、瞋煩惱，還有一個愚癡煩惱。這是瞋煩惱，你要忍受它，這個瞋煩惱是被人家侮辱了，你要動瞋恨，被人家侮辱，就是被人家欺侮，或者罵你，或者打你，或者殺你，不動瞋心，這是很難的，金剛經上說自己的故事，他過去當忍辱仙人遇見歌利王，節節支解他的身體，他不動瞋念，這是很難很難的一個難關，你要透過去，不然，一動瞋恨心，比動貪心來得厲害，叫做「瞋恚火能燒功德林」，你過去修了多少功德，一動瞋恨，等於一把火燒掉了，把功德林給燒掉了。

「有勢不臨難」，有勢力就是富貴人，富人有財勢，貴人有官勢，有這個勢力「不臨」，臨是加臨，不加臨於人，現在說不壓迫人，不用自己的財勢力，不用自己的官勢來壓迫人，這也是個難關，很難的，要能透過這個難關。

「觸事無心難」，「觸」是接觸，我們一個人，天天都有事情跟你接觸，接

觸是怎麼接觸？辦事是要辦，但是不要動心，這是一個難關。遇到事情，好的事，順境的事，你就動貪心；遇見逆境的事，就動瞋恨，所以「觸事無心」，接觸事只管接觸，而不動心，這是很難的。

「廣學博究難」，「廣學」，廣學一切文義，廣學一切文字。「博究」，博究其義理；廣學就是包括「聞」，多聽講，包括看，多看經，這都屬於「廣學」，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。廣學多聞，但是還要博究經義，博也是廣，多研究經的義理。「廣學」屬於聞慧，「博究」屬於思慧，聞、思、修三慧，前面有一句，「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。」不叫「博聞」，這個地方叫「廣學」通不通？釋迦佛怎麼前後文不對呢？前面你要是「博聞」，執着名言，不深究義理，那你就成了文字障，不能以開悟，所以前面是叫你不要執着文字相，不要生文字障。這個地方，不但要你多聞，還要多研究其義理，才不會障礙。

「除滅我慢難」，「我慢」貢高，自己覺得自己了不得，這就是我慢煩惱。平常講三根本煩惱，貪、瞋、癡。講五個根本煩惱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這個「慢」是第四種根本煩惱，你有我慢，生了一種障礙，學到不會學下去，所以把我慢貢高，能以除滅，這也是很難的一個難關，要透過去。

「不輕未學難」，這就對著「我慢」說的，你有我慢煩惱了，你對於沒有學的人，一定輕視他，「輕」是輕忽、輕視。比方我們學了佛法，你認為你是一個了不得的，你學佛法學多年了，這一個人還沒有學佛法，你怎麼能看得起他呢？自然就輕視他、輕忽他，這個要不輕視未學的人，這個心理也很難發起來。

「心行平等難」，「心行」就是心念，你這個心生心動念，不起差別，管你是久學的，管你是未學的，都有佛性，佛性是平等平等，我的心也應該是平等

平等的，這也是很難的。因為我們一生心動念，即是起分別。講到這裡都是意業，前面是不起我慢，不輕未學，心行平等，講的是意業。

「不說是非難」，這講修口業，一開口說話，不是「是」，都是「非」，尤其是我們佛弟子，無論是出家弟子在家弟子，都是學佛法的，你一開口說話，就講佛法，講不好！講是非可不用看本子，一講講得頭頭是道，頭頭是道說是佛道是嗎？不是的，全都是一些是非，那是造口業，這也是大的難關。

「會善知識難」，這個善知識，就是良師益友，最好的師長，最好的道友，就是良師善友。如何好法呢？行解並重，佛法他了解，能講能說，他修行修得很好，行解並重的師長，行解並重的朋友，這都是善知識。你要是遇到這樣的善知識，這也是很難很難。我們中國大乘佛法有八大宗派，其中有一宗是淨土宗，淨土宗的初祖，開淨土宗的祖師慧遠大師，他在東晉朝親近道安法師二十

五年之久，他不離開，後來前秦苻堅帶著兵，要去攻打湖北省襄陽這個地方，兵災來了，道安法師散眾，說你們各人都逃難去，打戰起來很危險的，這個時候散了眾，慧遠法師才離開道安法師，以後到了廬山才開淨土宗，是淨土宗的初祖。怎麼樣會出來一個淨土宗呢？他親近道安法師善知識，親近了二十五年之久，學道來的。

「見性學道難」，學佛法先求明心見性，先學個開悟佛理，悟了佛理以後再學道，學道就是悟後起修，這個是很難的，開悟不容易，開了悟他以爲就成了佛了，不要再學道了，所以開了悟見了性，再學道，悟後起修，這個很難很難！

「隨化度人難」，教化眾生，眾生以差別爲性，隨著眾生的根機而教化他，這也是很難很難的難關。



「覩境不動難」，遇到任何境界你都不動心，前面要「觸事無心」，遇見好的境界，不動貪心；遇見不好的境界，不動瞋心，這是很難很難的。

「善解方便難」，這是第二十個難，你要教化眾生，教化眾生能以隨化度人，這個難了！隨化度人，但人不是好度的，你要能以善解方便，直來直去的跟他講佛法，他不能接受，他聽不懂，要善解方便，叫應機說法。我們打念佛七，念大迴向文最後兩句：「善知方便度眾生，巧把塵勞爲佛事。」你要度眾生，不知道方便法門，你度不了眾生的。方便法門是什麼？「巧把塵勞」，這些六塵境界，你都能拿來利用，巧把塵勞，就是煩惱的境界，拿來作佛事，這個很難很難。怎樣「巧把塵勞爲佛事」呢？怎樣「善知方便度眾生」呢？比方我們要度這一個人，人各有一個嗜好，他這個人歡喜畫畫，或者畫山水，或者畫人物。那麼遇到這個人，你就要善知方便，把他的塵勞轉爲佛事，你說：你

要是歡喜畫畫，你不如畫佛菩薩像，畫了佛菩薩像能以叫你種善根，他能接受你這個方便法門，那你就度了一個眾生了。比方這個人他歡喜插花，插花是給人看的，你說你給人看沒有功德，還引起人貪愛的煩惱，你會插花很好，你不如插花供佛，供佛有功德，這都是巧把塵勞為佛事。

沙門問佛：以何因緣，得知宿命，會其至道。佛言：淨心守志，可會至道。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，斷欲無求，當得宿命。

第十三章，「沙門問佛」，就是出家人來請問佛，「以何因緣，得知宿命」呢？他看見佛過去的事都知道，還有這些諸大阿羅漢，也是過去的事都知道，這叫「宿命通」。阿羅漢有六種神通，第一就是他心通，第二、天眼通，第三、天耳通，第四、宿命通，第五、神足通，第六、漏盡通，阿羅漢就有六種神通，佛當然有，於是沒有得神通的出家人就很羨慕，也想得到神通，尤其是過去的

事都會知道更羨慕，於是就問這個六種神通，它只問一種，以何因緣能得宿命通呢？帶著又問了一句，「以何因緣，能會至道？」「至道」，就是佛的道，佛的道至高無上，所以叫「至道」，問這兩個問題。

佛就答覆他，佛是答覆這一個來請問佛法的這個出家人，但是我們大家都要注意聽到，這是答覆我們的。「佛言：淨心守志，可會至道。」「會」就是會悟、開悟了，可以悟到自己無上的佛道，怎樣能悟到佛道呢？有一個方法，「淨心守志」這四個字，「淨心」就是清淨其心，清淨其心就是前面說的，我們每一個眾生有十種惡業：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把惡業不做了，再做十種善業。這個惡業它不順佛道，一定要戒之；善業與佛道是相順的，儘量的做，但是儘量的做，也不可以着相，着了相，你就想得一個善的果報了，還是個貪心。所以先把身、口七支惡業去掉，再把心意中的貪、瞋、癡去掉，這麼修十種善業，

連這十種善業也不要着相，這個心就清淨了。這就是有十種惡業心被染污了，心就不淨；你修十種善業着了相，被這個善業所染污，所以學佛法要細心，越聽它越精細，惡業不能做，善業也不可執着，這樣子心就清淨了。「守志」，守持著你的志願，什麼志願呢？菩提志願，就是你學佛法發過菩提心的，這就是你的志願，發了菩提心要行菩薩道，發了菩提心不行菩薩道，你發的願是空願，「依願引行，以行填願」，依這個菩提大願，引起來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就是行門，以這個菩薩道的行門，把你的菩提願把它填實了、填滿了，叫做「以行填願」，你要是發了菩提心，不行菩薩道，這就發了空願，發了願等於沒有發，所以「守志」，守持著你的菩提之願，一定要行菩薩道。

聽佛法要細心的聽，修行也要細心的修，剛才我講的，這十種惡業一定要斷除，它不順佛道；十種善業儘量的去行，它與佛道相順，但是不可以着相，

不可以着相不是不做善事、不做善業，是做善業儘量的做，它與佛道相順嘛！但是不可以着相，這個要聽得細心。這個要守持菩薩願，你不行菩薩道這個願是空願，等於沒有發菩提心，發了菩提心就是發了菩提志願，你要「守志」，守志就是讓它不退、不失，名爲「守志」。不要退了菩提心，不要忘失了菩提心，守這個菩提心幹什麼呢？就要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就是去度眾生，度眾生一定要叫眾生修十善業，那麼我們自己也要給眾生作榜樣，要行十種善業，但是不可以着相，你一着相妳這個心不會清淨。就是行惡業，被惡業所染污了，惡業去掉了，你執着善法，被這個善法所染污，這個心還是不清淨。所以下面說一個譬喻，叫磨鏡子，這鏡子譬喻我們的心體，本來是清清淨淨的，你上面磨些黑墨染污了，把這黑墨擦掉了，就等於把惡業給禁止了；要修善業你着相，一着相等於鏡子上磨些白粉，那個鏡子清淨不清淨呢？還是不清淨，爲什麼？

被白粉所污染了，所以說你修善業，而不可執着，不執着才能以清淨其心。

我們學佛法聽佛法的時候，不細心聽，聽了一半，忘了一半，等到修行的時候，修了一半，忘了一半；聽了那一半，修行那一半，要去惡業，這個記住了，記住了把這個惡業去掉了，善業沒有做。這在我們中國禪宗裡，叫做落於無事家中，沒有事做，惡事他也不做，好事他也不做，這樣你能會到「至道」嗎？你能以成佛嗎？所以聽佛法細心聽，修行還要細心的修，這個惡業是完全去掉，善業要做得越多越好，但是不可以着相。說了三遍了，要記清楚，你不做惡業了，你得儘量的去做善業，不然，你怎麼能以成佛呢？「淨心守志，可會至道」，「會」是會悟，在佛那一方面說，這個「至道」，就是佛道，在我們自己本份上說，就是我們自己的佛性，可以開悟，悟到自的佛性。

「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」，說一個譬喻，說個比方，這淨心怎麼樣淨呢？

心等於一個大明鏡，明鏡它現在不明，怎麼不明呢？上面有塵垢，你要把鏡子磨得清淨，把上面的塵垢給它磨掉，垢淨了、磨淨了，磨淨了明澄。這個鏡子它叫做「鏡子」，它不叫做「木板子」，鏡子它本來具有光明存，被塵垢給蔽覆住了，現在你用功修行把鏡子給磨得乾乾淨淨，而它本具有的光明存在，不會再看不見了。這個譬喻最好，不然我們不懂得修行幹什麼用的？修行不是修佛性的，佛性是本來有的，被無明煩惱給蓋覆住了，所以要修行，修行不是修佛性，是破無明去煩惱的。等於我們磨鏡子，鏡子裡面的光明本來有，不是你磨鏡子磨出來的光明；木板子你去磨，能磨出來光明嗎？它沒有光明啊！你怎麼磨也磨不出來，它是個鏡子，它本來有光明，現在被塵垢給蓋覆住了，所以要磨，要磨就是要修行，磨什麼呢？磨那個「垢」，把塵垢磨掉了，耶！光明現出來了，光明一現出來，一現出來就永遠存在，不會再失掉，就是我只要開了

悟，悟到自己的佛性，不會再失掉。

這再答覆他這個知宿命，怎麼知道的？「斷欲無求，當得宿命。」「斷欲」，「欲」是愛欲，「求」是求得，你貪圖五欲之樂：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這個是粗重的五欲，要不得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是廣泛的五欲，是五欲之境，也要不得，也要斷除掉。這個世間凡夫的五欲，通通把它去掉了，你愛佛法，愛宿命通，還不是個愛欲嗎？你不求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而求宿命通，還不是個求得嗎？所以你要有一個愛欲之心，有個求得之心，這個宿命通顯不出來，要把你的愛欲斷得乾乾淨淨，世間法的五欲，不要愛，也不要求，這樣你的心才能清淨，心清淨了光明現出來了，神通是什麼呢？就是真心的妙用，你只要你的心淨光明顯出來了，那六種神通都具足，不是單有一個宿命通。你要有個欲望之心，有個求得神通的心，決定不會得到神通。



「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。斷欲無求，當得宿命。」前面那個出家人來問，先問如何才能得宿命通，再問如何會到佛道？佛答覆他，先答覆如何得道「至道」，就是佛道，再答覆他宿命通。這個意思要注意，因為學佛法決不能求神通，你要先斷煩惱磨鏡子，把塵垢磨淨，心裡清淨了，光明現出來就是神通。神通不要求它自然得到，你要有求的心，反而得不到。你要有個求得之心，決定得不到神通，你不去依著佛的開示去做功夫，不去斷煩惱，要求神通，非著魔不可，怎麼樣呢？魔是過去的冤家對頭，落到鬼神道，鬼神也有五種神通，他看見你煩惱不斷，要求神通，你心裡有了一個空檔，他正好要找你報仇，找不到，這時你心裡有了一個空檔，他就趁隙而入，隙就是那個空檔，你門關起來他進不來，如果你開了一個縫他進來了。他看你在那求神通，不斷煩惱，他就來加被你，讓你得了小小的神通，那麼你就執着得利害，你以為真得神通了，那越魔越厲害！按現在

的話說，就是得神經病。所謂：「不怕千生不悟，就怕一生着魔。」你沒有開悟不要緊，慢慢的修，知道修啊；著了魔，顛倒錯亂，不知道修了，這就糟糕了。鬼神若加被你了，你超出了平常人的境界，就最近幾年發現的，有一個出家人他不吃飯，很多天不吃飯也不餓，他師父嚇得不得了，把他送到台大醫院去檢查。不吃飯不餓，就是胃生病了，作了七天的檢查，胃一點毛病也沒有，但是不吃飯就是不餓呢！還有一個人能吃十幾個人的飯量，吃飯吃得很多，廟裡的人，把飯煮好，說你能把這些飯都吃下肚子嗎？他真的十幾個人的飯量都吃下去了，都吃到哪裡去呢？到胃囊裏嗎？但是一般人的胃囊有一定大小啊！若不是神通，這是什麼？你想想看，這不是著魔嗎？你不吃飯能成佛嗎？你吃了十幾人的飯能成佛嗎？這不是顛倒錯亂嗎？要是真正得了神通了，不可以說不可以講，不可以隨便顯神通，要何時才可以顯神通呢？降伏外道的時候，前面講佛教進中國的歷史，

迦葉摩騰顯神通，他到了中國四年，怎麼不顯神通呢？因為沒有顯神通的因緣，那為何到了四年以後和道士比賽，要降伏外道時才能顯神通，不降伏外道不能顯神通。若你有了神通，有人問你，不能說也不能講；若開口就說，我得了什麼神通，這個人決定是着魔了。

沙門問佛：何者爲善？何者最大？佛言：行道守真者善，志與道合者大。

第十四章，沙門問佛：「何者爲善？何者最大？」佛答覆他：行道守真者善，志與道合者大。」這個「善」，不是世間善，是出世間善。出世間善怎麼樣的善呢？你去行菩薩道，要守持著你的「真」心，這個真心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前面「守志」，你守著你的菩提心行菩薩道，這是最「善」法。要是你的「志」願，與你的「道」相合，你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，菩薩道與你的菩提心相合，這叫做最大。

沙門問佛：何者多力？何者最明？佛言：忍辱多力，不懷惡故，兼加安健。忍者無惡，必爲人尊，心垢滅盡，淨無瑕穢，是爲最明。未有天地，逮於今日。十方所有，無有不見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聞，得一切智，可謂明矣。

第十五章，「沙門問佛：何者多力？何者最明？」什麼法它的力量最多呢？什麼法是最光明呢？「佛言」，佛答覆他，「忍辱多力」，忍辱的力量最多，爲什麼？「不懷惡故」，他能忍辱，不動瞋恨，他心中不懷惡念。「兼加安健」，自己心裡沒有惡念了，他的力量生出來，兼加安定堅強，生出來一種最大的力量。前面叫我們要忍辱，有人罵我們，我們決不要報復他，要安忍不動。他罵我，我不接受，他把罵的惡業還至自己身上去，前面是這樣勸我們修的。這個地方再假藉一個出家人來問，佛再講，忍辱能發生一種最大的力量。忍辱有三種：一者生忍，二者法忍，三者無生法忍。第一、生忍，就是忍於眾生，亦名耐怨害忍，忍就是

忍耐，有冤家對頭來加害於我，我能忍耐，這叫耐怨害忍；加害於我的冤家對頭，就是個眾生，這叫做生忍，也叫做眾生忍。第二、法忍，就是心外之法，也叫做安受苦忍，要是這個境界逼迫著你的身心，你受了苦了，你能夠安受不動其心，就是你忍辱的功夫，叫做安受苦忍，也叫法忍。第三、無生法忍，也叫諦察法忍，也叫第一義忍，這是最高的一種忍，能夠對無生法安忍不動，叫做無生法忍；能夠諦察無生法，叫做諦察法忍，這個意義最高，叫第一義忍。

舉一個例證，就是活到一百二十歲的虛雲老和尚，他發願要報答母親的恩，要朝五台山，從南海普陀山起拜，三步拜一拜，拜到五台山，花了多長的時間呢？拜了三年之久，我們只聽到他拜的時間很長，你沒有仔細觀察一下，那三年之中，是經過了三個夏天和三個冬天啊！而且中間還有刮風下雨的時候，他還是三步一拜的往前拜，這就是安受苦忍。刮風下雨他能夠忍苦，夏天再熱，他還是堅持要

拜，冬天再冷，尤其到了北方會下雪，他還是要拜，這都是安受苦忍。到後來有土匪找他要錢，他沒有錢，就把他打了一頓，打了一頓之後還是想到他有錢，過幾天又來打，這一回打得更厲害，把他打死了！打死了七天之後，他竟然又醒過來了，但是對於打他的土匪，他不動瞋恨心，這就是耐怨害忍，也叫眾生忍。他既能安受苦忍，又能夠耐怨害忍，自然會證得無生法忍，但是他沒有講給我們聽，他能夠活到一百二十歲，這成就了一位虛雲老和尚。還有金剛經上釋迦佛現身說法的，他的前生前世當忍辱仙人時，遇見歌利王割截他的身體，節節肢解，他不動瞋恨心，那樣才顯出它的力量大，他對於歌利王決不動瞋恨，一念惡念不起，還發了願，要是得了道，我先度你；前面講五比丘講過，第一個開悟的憍陳如，就是那時候的歌利王，佛成了佛之後先度他，這都是忍辱的功夫。舉虛雲老和尚忍辱的力量，再舉釋迦牟尼佛過去當忍辱仙人時忍辱的力量，給我們作一個榜

樣。我們自己還遇不到這樣大的辱境，比方說你要來聽經，這種機會很難得，但天氣太熱你不想來了，下點雨你不能來了，一點點忍力都沒有！到這裡來了，或者是出家人，或者在家信徒，說了一句話不如你的意，就不來了，這都是沒有一點忍辱的力量。那種忍辱的境界太小了，你都不能忍，遇見天熱、遇見下雨，是法忍，那不是一點點忍辱的境界嗎？當有出家人或在家信徒，對你說一句對不起你的話，你就不來了，這就是眾生忍的力量，一點都沒有啊！要學著忍辱。

再看經文，「沙門問佛，何者多力？何者最明？」提出這兩個問題？佛先答覆他，「忍辱多力」，忍辱法多力，爲什麼呢？他「不懷惡故」，他不能忍辱，他要動瞋恚的煩惱啊！瞋恚的煩惱，不是惡法嗎？他不動瞋恚，就心中不懷惡念，不懷惡念力量生出來，「兼加安健」，加上安定堅強的力量起來。「忍者無惡，必爲人尊。」你爲什麼不能忍呢？你怕你不如人，要跟人爭個強勝，不曉得越爭，

人家越看不起你。你能忍辱，不懷惡念，自然不做惡事，不說惡話。「忍者無惡，必為人尊」，人家更加尊敬你。

再答覆第二個問題，何法最光明呢？「心垢滅盡，淨無瑕穢，是為最明。」什麼法最光明呢？你的真心最光明，真心現在怎麼現不出光明呢？被無明煩惱給染垢了，你用功修行，斷無明煩惱，就是把染垢給它滅盡；如果染垢滅盡了，則能「淨無瑕穢」，這個真心清清淨淨，無瑕無穢。「瑕」是玉石有了裂縫，叫做瑕，「穢」就是清淨的鏡子被塵土所染，叫做穢，「淨無瑕穢」，就是心裡清清淨淨，等於明鏡無瑕，明鏡無穢一樣，這時候最光明了。這是講真心之體，把這個心垢滅盡了，真心之體最光明，真心之體它起用，若真心之體起了妙用，就是得了一切智。

「未有天地，逮於今日；十方所有，無有不見」，沒有天地之前，一直到今



天，十方世界，前面講的是時間，「十方」，講的是空間。時間，沒有天地之前，一直到了今天，十方世界，前面講的講時間，「十方」，是講空間，時間，沒有天地之前，到了今天，沒有不看見的，這個「十方」，就是東西南北、四維上下的空間，是一切所有，「無有不見」，通通是見的清爽，眼睛起了智慧。「無有不知」，是心裡起了智慧，沒有不知道的。「無有不聞」，耳朵起了智慧。「得一切智，可謂明矣！」怎麼眼睛、心、耳朵都起了妙用呢？這就是心裡面真心，證得了一切智，能夠知道一切法，能夠見到一切法，「可謂明矣」。什麼叫「得一切智」呢？能夠知一切法，就叫一切智，得了一切智，可謂最光明了。

兼着解上面第十三章，怎麼能得到宿命通？宿命通知道過去的法，這帶着講，你前面講的，「斷欲無求，當得宿命」，你無欲無求，可得宿命通；有欲有求，反而得不到神通。這還是磨鏡子，磨那個心垢，心垢磨淨了，得了一切智，不但

有宿命通，一切神通都得到。

佛言：人懷愛欲，不見道者，譬如澄水，致手攪之，眾人共臨，無有睹其影者。人以愛欲交錯，心中濁興，故不見道，汝等沙門，當捨愛欲，愛欲垢盡，道可見矣！

第十六章，「佛言：人懷愛欲，不見道者，譬如澄水，致手攪之」，爲什麼前面第二章講「斷欲去愛」，因爲第三章講「使人愚蔽者，愛欲也。」愛欲它叫你愚癡，叫你蔽覆，你的本心具有的光明顯不出來，就是愛欲給害的，所以你要是懷念愛欲，不肯斷欲去愛，你是見不到道的，「至道」就是佛道，你通通見不到。下面說一個譬喻，「譬如澄水，致手攪之」，「澄」字唸「ㄉㄨㄥˋ」，這個澄，本來清水，比方我們讚歎佛的偈子，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，佛的眼睛本來沒有塵垢，叫做澄清，這裏唸「ㄉㄨㄥˋ」，是指有泥沙的水，現在把它澄清了，但泥沙還在下

面，沒有把它斷掉。這個時候一盆澄清水，你不去愛欲，要去愛要去欲，等於這一盆澄清水你用手，這個「致」就是「用」的意思，用手來攪這一盆澄清的水，這一攪怎麼樣呢？把沉底的泥沙給攪起來了，把清水給攪成濁水了。「眾人共臨，無有睹其影者。」你把一盆清水給攪成混濁的水了，「眾人共臨」，不要說一個人來看他的影子看不到，多數的人，眾人想從你這一盆水中，找到自己的影子，通通找不出來。爲什麼？因爲你這個水已沒有光明了。

「人以愛欲交錯，心中濁興。」我們這個心本來是清淨的，你這個時候，有個愛欲心生起來，「交錯」，是交互錯亂，它這個愛欲心，不是愛一種，不是一個妄想，是一個妄想跟接著一個妄想，互相交錯，把你的清淨心，給攪成混濁的心，這個心中混濁生起來了，「故不見道」，所以想見佛的至道見不到了。

「汝等沙門」，這四十二章經都是對着第一眾比丘說法，實際裡面有比丘尼、

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不過以比丘作代表、作當機者。佛告訴出家的比丘，也告訴比丘尼，也告訴優婆塞、優婆夷，那麼你要知道，你要修行、要辦道，應當要捨去愛欲，愛欲是染垢之法，「愛欲垢盡」，你把它斷盡了，「道可見矣」，你這個道就可以見到了。

你聽懂了這個道理了，或者你在研究經典，你淨心的研究，就隨文作了觀，心裡就非常的清淨，你研究的道理記得很清楚，當你正在研究經典的時候，忽然打了一個妄想，或者想到要貪錢財，或者想到貪男女之色，這時心中的混濁生起來了，你看經研究經看了半天，一句也沒有記得，這怎麼能見得到道呢？或者你在打坐，你這時候不打妄想，坐得心裡非常清淨；正在打坐，忽然打起妄想來，或者想財，或者貪色，這個混濁一生起來，心中亂糟糟的，你平常每一次坐一小時，坐得很好；今天坐一小時，坐得身心不安，就是自己把心水給攪混濁了。

佛言：夫見道者，譬如持炬，入冥室中，其冥即滅，而明獨存。學道見諦，無明即滅，而明常存矣！

第十七章，「佛言：夫見道者，譬如持炬，入冥室中，其冥即滅，而冥獨存。」前面說「見道」，見道就是見到至高無上的佛道，也就是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了。怎樣能大徹大悟呢？去除愛欲，斷了無明煩惱。第一、不知道開了悟是個什麼樣子？第二、又恐怕無明煩惱，不容易斷掉，因為是無始劫來就帶來的無明煩惱，怎麼樣能把它斷盡呢？那麼這一章就告訴我們。

「譬如持炬，入冥室中」，譬如你拿一個火把，到了一個黑暗的房室之中，一進到黑暗的房室之中，「其冥即滅」，這黑暗的冥滅掉了，如此黑暗的房室，變成光明的房間。「而明獨存」，這就是說，「千年暗室，一燈即破。」你不要怕無明煩惱破不了，無明煩惱沒有本體自性，譬如這一個黑房子，暗了一千年了，千

年的暗室，你今天點了個燈，那個一千年的黑暗，當時就破了，「一燈即破」，就怕你的智慧不現前，智慧一現前，那些無明煩惱通通斷掉，因為它本來沒有本體，沒有自性。

「學道見諦，無明即滅，而明常存矣！」學佛的道，見到真諦之理，那就是智慧現前了，無明破掉了，無明當時就滅了，等於黑暗房子那個黑暗，當時就滅了，無明滅了，而你的真心的光明，常存不滅。

佛言：吾法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，會者近爾，迷者遠乎！  
言語道斷，非物所拘，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。

第十八章，「佛言：吾法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」，「吾法」是釋迦牟尼佛自己稱，我的法就是佛的法，佛的法是甚深之法，甚深之法就不太容易了解，所以看這四句文很難懂！「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

無修修」，這四句話就是佛的深法，前面講，你要解佛的深理，先要依文解義了解，了解了佛的深理，才能夠開悟，才能悟到佛的深理。諸位靜下心來聽，依文解義了解了，決定會叫你聽得懂。這個依文解義，是把這文字之中所含的義理，把它解釋清楚，解釋清楚了才可以會悟，才得以開悟；開悟很難，這個依文解義的解釋很容易，我們看這個文字不容易了解，而且講起來這個道理好像也很深，這都是聽經聽得太少的緣故，要多聞薰習，這些名相都熟了，義理也熟了，就很容易了解。要是你常常聽經，常常看經，對這些名相很熟，容易了解了，就是你初發心，第一次聽到這些道理，也可以聽得懂，爲什麼？佛法就是心法，佛法就是我們人人本具的真心，人人本具的佛性，這些道理我們本來具有的，一聽就會了解，不過你要留心聽，所以佛經上，要是跟你講佛法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先開始，你要諦聽諦聽！諦是什麼意思，詳實爲意，你要詳詳細細的聽，要實實在在

的聽，這個時候，你切不可打妄想，不怕你是第一次聽到，也可以聽得懂。

這四句經文很深，我作三番的解釋，第一番先就經文解，就是叫我們要修行用功，不可以起分別心，心裡頭不可以動妄念，一動一個念頭，它不只一個念頭，動一個念頭就有「能」有「所」，就是兩個念頭，由兩個念頭再起來很多的念頭，「能所」二字，「能」是能念之心，「所」是所念之法，你一動念頭，就有能、有所，內裡面有個能念之心，心外有個所念之法，這樣就起了分別，起了分別就不是佛法。所以一定要不起分別，「能所雙亡」，能念之心與所念之法，通通把它空掉了，「亡」就是把它空掉了，這個時候就與佛法相應了。懂得這個原則的解釋了，這四句經文，都好消得通了。

先解釋第一句，「吾法念無念念」，「吾法」就是佛的法，佛的法是什麼樣子呢？「念無念念」，佛的法，不是斷滅空，不是沒有了的空，也不是虛空的空。



佛法它是真空，真空它不空，它還是有個心念，但是有這個心念，它不起分別。順著文解釋，雖有心念，而沒有能念、所念，不起分別嘛，沒有能所，能所雙亡，「念無念念」，雖有心念，而沒有能念所念，下面兩個念字，就是能念所念，沒有能念所念的分別，所以叫做「念無念念」。再說一個譬喻，把第一句解釋明白，我們的心念不起分別，就是真心之體現前，這個真心之體的靈知靈覺，它有妙用！譬喻一面鏡子，這個真心之體，就等於那個鏡子的體，這鏡子不是木板子，木板子它不起妙用，這個鏡子它起妙用，怎麼起妙用呢？人來照人，物來照物，它有照的功能，這個照的功能就是那個真心之念。這個鏡子它起照的功能，就是起照的妙用，人來照人，物來照物，這個鏡子它有沒有分別呢？它沒有分別，它沒有說，我是能照的，人、物是所照的，它能所雙亡，能所皆空，但是它有體有用，這就是我們人人本具的真心，人人本具的妙用，但是不是分別出來的，跟這個鏡

子有本體，能夠照人照物而不起分別一樣。

懂得「念無念念」的解釋了，下面三句都好懂了。第二句，「行無行行」，「行」是行菩薩道，你發了菩提心，你要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不要起分別，一起分別就着相，着相你這個菩薩道行不好了，所以不起分別，不起能所。「行無行行」，雖然行菩薩道，而沒有能行所行的分別，這樣才是真正的行菩薩道。要是在修行菩薩道的時候，起了分別，你這個菩薩不能普遍的實行，因為我們要行菩薩道、要度眾生，度眾生要冤親平等，不管他是我的冤家，還是我的親人，我平等的度脫；你要是一起分別，是親人跟我有緣，我才度他，那冤家跟我沒有緣，而且還有冤仇，我怎麼肯度他呢？這樣你的菩提心就不普遍，你這個菩薩道也不能普遍，所以這樣發了廣大的菩提心，而被你這個分別心給障礙住了，所以要行菩薩道的時候，不要起分別，不可以有能行所行之念。

第三句，「言無言言」，言語就是說法，不是閒言閒語，說法你可以不起分別，說法時，你只管說法，而不能起分別，雖然你言，而無能言所言，這樣子才是平等說法。這個說法不能着說法的相，怎麼着了說法的相呢？起了分別心，我能說法，法是我所說的，有能有所，起了分別，起了分別有什麼不好呢？起了分別，第一、你講的法都不合深理，因為你用分別心講出來的，都與佛的深理不能相契合。第二、會增長自己我慢的煩惱，說法，你是個凡夫啊！要是聖人，用不著解釋了，他根本不起分別心了，因為我們是個凡夫，就須要解釋、須要觀照。我說法，我不能起分別心，要是起了分別心，你就會增長我慢的煩惱，因為別人都不會講經說法，只有我會講經說法，這個我慢增長起來，我慢增長起來不就是煩惱增長嗎？起了增長我慢煩惱的錯誤。那麼你自己在講經說法，都是勸請聽法的人要斷除煩惱，而你自己卻起了分別心，以為你能講能說，增加自己我慢的煩惱，

你自己以為你在天天講經說法，天天在轉法輪，實際天天在養無明。你講的時間越久，你的無明增長的越大，所以平常有一句話，「叫做法師的架子大！」架子大是土話，就是法師難款待，怎麼法師難款待呢？他以為自己了不得，這樣款待也款待不好，那樣款待也款待不好，因為他容易發脾氣，怎麼容易發脾氣呢？無明太大了，哪來的無明呢？自己天天講經養起來的，所以你以為在轉法輪，實際在那養無明。

第四句，「修無修修」，要修行用功，修的是大乘行門，不是自己斷煩惱了生死的小乘行門，大乘的行門就要修一切善法，度一切眾生，但是不許起分別心。修善法儘管修，度眾生儘管度，但是天天在修行，而不許起能修所修，叫「修無修修」。

以上是第一番解釋，依著經文來解釋這個義理。第二番解釋，是依著金剛經

來解釋，大家對於金剛經很熟嘛！依著經文來解釋，比較容易懂。第一句，「念無念念」，就是金剛經上所說的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金剛經上說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生起個心，就是生起一個念，但是它無所住著，「不住一切法」，不住一切法，它就無能無所，沒有能念所念，所以就是金剛經上所講的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雖然生其心，而無所住，這樣才是「念無念念」。

第二句，「行無行行」，「行」是行菩薩道，就是金剛經上的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」，爲什麼要行布施呢？行菩薩道，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但是行布施呢？它不住於六塵，這就是行布施要三輪體空，內無能布施之我，外無受布施之人，我相人相都空了，能所之相空了，中間自然沒有布施的財物，這叫三輪體空，三輪體空終日行布施，也就是終日行菩薩道，而沒有能行所行。

第三句，「言無言言」，就是金剛經上所說的，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金剛經上之說法，怎麼樣才叫說法？說法不許執着說法之相，終日說法而不起執着，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」，無法可說這樣說法，才是真正的說法，「是名說法」，這就是雖然言語、雖然說法，而沒有能言所言，叫「言無言言」。

第四句，「修無修修」，大乘菩薩的修行，就是修善法度眾生，就是金剛經上所講的，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法。」你要修善法，你切不可可以著相。「離一切相」，一切相都不要執着，你還要去行善法，雖然行善法，而不著一切相，這樣就是雖然修行善法，而沒有能修所修。行善法要度眾生，度眾生而不著眾生之相，金剛經上講的，「度一切眾生，皆入無餘涅槃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把一切眾生，都度了入無餘涅槃，換句話說，把一切眾生都度成佛了，而沒有一個眾生是我度的。爲什麼？我根本不着度眾生的相，所以叫做「修無修修」。以上第二番是依

着金剛經作這四句話的註解，就比較容易了解了。

再作第三番的解釋，就是回應前面的經文來解釋，這四十二章經的第一章是講「有」，就是我們出家要持戒，持戒要修「四真道行」，修苦、集、滅、道四真道行，修四真道行就能證得阿羅漢果，證得阿羅漢果了，就能「神通變化，曠劫壽命」，能以得神通，能以得長壽，通通「有」，沒有說「無」，這是第一章的道理。爲什麼第一章講「有」呢？因爲度這個「有」的眾生，眾生爲什麼貪著五欲呢？他把五欲都當成實有的，他才去貪著啊！現在告訴他五欲不可貪，要跟他說「空」，他接受不來，先跟他說「有」，你要把五欲捨掉了，你來出家持戒，修四真道行，一定可以證得阿羅漢，可以神通變化，曠劫壽命，拿這個佛法的「有」，換他那個世間「有」。世間五欲之樂：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地獄五條根，你貪了五欲之樂，將來要墮地獄，你不如來貪圖佛法，貪圖了佛法你證得了阿羅漢果

之後，可以神通變化，能以曠劫長壽，這樣多好呢！所以度眾生要有方便，拿這個佛法之「有」，換取他的世間之「有」，這樣眾生就容易接受。

第二章講「無」，「無」也就是空，第二章怎麼講呢？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」，你想得到阿羅漢果，你想求得神通變化，你不曉得那還是錯誤的。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，無念無作」，內無能念之心，外無所着之境，「無修無證」，我們的本性是沒有修的，依着性來起修，修即無修，全修作證，證得什麼？證得我的本性，哪裡另外有一個證呢？所以說沒有另外一個證，叫做「無修無證」。第二章用這個「無」字，把第一章的佛法之「有」，給無掉、給空掉。

這第十八章透過了「有」、「無」兩關，會歸中道，要修菩薩道，要修中道。「有」，偏到有的一邊，「無」，偏到無的一邊，各有所偏，把這「有」「無」兩關都給透過去，這才能會歸中道。



再講這四句經文，會歸中道。「念無念念」，「念」不是空，不是無，「無念念」，可是有又不是有，這就會歸中道。下面三句，「行無行行」，雖然「行」，行菩薩道，而不是無，不是空，但是不是「有」，「行無行行」，沒有能行所行。第三句，「言無言言」，「言」要講經說法，不是無、不是空啊！但是講經說法，無法可說，沒有能言所言，不屬於「有」。第四句，「修無修修」，不是不修，要修，但是不是執着有的修，所以這叫會歸中道。這樣四句經文，就更好了解了。

這四句經文，依文解義解釋了，「會者近爾，迷者遠乎！」「會」是要會悟，依文解義解釋清楚了，那是佛的法，不是我們自己的本性，你一定要會悟，「會」字是作開悟講，依着這個文義要把它會悟到自己心裡來，會悟到自己本性上，這個很近，怎麼很近？是我的心法，是我的本性，哪裡遠呢？「迷者遠乎！」你要是一迷，這個法可與你不相干，離你太遠了。

「言語道斷，非物所拘」，言語之道斷滅了，爲什麼？這佛法不是你講得出來、說得出來的，我們能講能說的，都是對待的假相，你說有，不是的；你說無，也不是；你說亦有亦無，也不是；你說非有非無，也不是；乃至於你把這四句，再分再分再分，分成一百句，通通不是，這叫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。要把這個有、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，這些對待的假名言相把它離開，叫「離四句」，讓你分別成一百句，通通非，通通不對，叫「絕百非」，把它斷絕掉，斷絕掉就是佛法，不是你依言語說出來的，「凡有言說，皆無實義。」你天天講經說法，是爲使眾生了解依文解義的道理，依文解義明白了，必須要會悟自己的心性。會悟到本心自性了，不是你說的那些語言相，說那些語言相都不是本心，都不是自性，所以「凡有言說，皆無實義」，說得再玄妙再高深，還是言語相，不是真實之義。那麼佛的法，不是說出來的言語相，怎麼能夠得到佛的法呢？「唯證相應」，你

想開悟，悟了這個理，依你所悟的再起修，才能夠證得；證得了就能與佛的法相應了，「唯證相應」。你開悟，悟得了，你修行證得了，是個什麼樣子呢？不是言語說出來的，古人說的有一個譬喻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我們飲水，飲的是冷水，是暖水，冷暖自己知道。你用言語形容，怎麼形容都不是本來的冷本來的暖。比方我們飲水，飲的是熱水，要告訴對方人知道，我這個水是熱水，熱到什麼程度呢？你得解釋，怎麼樣解釋，都不是那熱水的本來面目，因為你解釋了，我飲的熱水，熱到什麼程度？「不太熱」，不太熱是什麼樣子？「不燙口」，對方那個人他沒有喝到，不燙口又是什麼樣子的熱呢？也是不曉得。有人說現在有辦法知道，現在有溫度表，你用溫度表一試就知道了，比方不太熱的水，或熱到沸點一百度，拿溫度表一量，七十度，不太熱，再換一隻溫度表一量，還是七十度，這個溫度表準確，這溫度是否很容易了解了呢？還是不容易了解，你拿溫度量表

出的七十度，那七十度是什麼樣子的熱呢？對方的人他沒有飲到，你還是沒有說到本來的面目上。要叫對方那個人，親自了解這熱水熱到什麼程度？你叫他飲一口，他飲了一口，你用不著再解釋了，也不用講七十度或八十度，他馬上了解了，這叫「以心印心」，佛法不是言語說出來的，所以「凡有言說，皆無實義。」到了言語道斷的時候，唯證相應。

「非物所拘」，拘束拘礙，它把你繫縛，給你障礙住，這個物包括有情之物，無情之物，有情就是眾生，無情就是這一切山河大地等等的身外之物，它都能夠拘束人，都能夠障礙人；等你開悟之後，它拘礙不住你，繫縛不住你，對你不能生障礙了，所以「非物所拘」。「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。」佛再警告我們，你要會悟這個佛法要細心，不能粗心大意，你以為你了解了這個理了，剛才講的那四句的深奧之理，你聽懂了，聽懂了以為你開悟了，那是你自己打你自己的閒岔，你

聽懂了那是佛的理，你自己開悟了沒有？沒有開悟，你還是個大凡夫，你自己的自性什麼樣子？自己的本性什麼樣子？你自己不知道嘛，所以你「差之毫釐」，就「失之須臾」，還沒有執著這個文字相，沒有執著語言相，心裡在那兒想，想這個樣子是開悟了，想那個樣子是開悟了，這叫心緣相。「言語道斷」，言語之相，不對，你心裡有所攀緣思慮，還是起分別，前面說沒有「能」沒有「所」，要「能所雙亡」嘛！是你說的想的，全是錯的，叫做「開口即錯，動念即乖。」你開口講這樣是佛法，那樣是佛法，全錯！佛法不是你說的，你心裡想，動念頭，想這樣是佛法了吧！「即乖」，乖是錯誤，所以開口即錯，動念即乖，「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。」很短的時間，把自己的佛性丟掉了。

佛言：觀天地，念非常，觀世界，念非常，觀靈覺，即菩提，如是知識，得道疾矣！

第十九章，「佛言：觀天地，念非常，觀世界，念非常，觀靈覺，即菩提，如是知識，得道疾矣！」這第十八章是解理的，解理要解得圓，解釋要解的深，不容易懂，你懂得那個深奧之理了，依着你所了解的來起修，修屬於事相，這倒好了解了，所以第十九章以後，反而好了解，它是屬於腳踏實地的修行，是屬於事相之法。

先修無常觀，觀察的觀唸「ㄍㄨㄛ、」，「觀」就是觀想，觀察一切法皆無常，最大的法莫過於天地，莫過於世界。「天地」，也不是常住之法，「世界」，也不是常住之法。要觀念到無常，你才能夠修行佛道。這個世界無常，按現在說，我們住的這個世界，就是這個地球，你以為這個地球是長遠住世的，那大大的錯誤，它是無常之法，有成、住、壞、空，從沒有這個地球到形「成」這個地球，暫時有，這叫「住」。「成」、「住」，慢慢就「壞」，壞了沒有了，「空」掉了，這個地

球它有成、住、壞、空的四相，不是常住之法。這個地球會壞，我們現在住的地球還沒有壞，但是將來還是要壞要空的。這個世界以外虛空之中，世界多得很，也就是像我們這樣的地球多得很，都是在成、住、壞、空。我們眼睛所看見的，有一顆流星在虛空之中，忽然有一道光，名字叫「流星」，到達我們地球上是一塊石頭，這就取名叫殞石。殞石就是虛空之中，別個星球爆炸了，炸了之後那些碎的石頭之中，有一塊飛到我們地球上來，被空氣中所擦到，放了光而落下來是塊石頭。科學家現在可以到太空中觀察，到太空中觀察不是一顆流星了，它叫殞石雨，那碎石頭像下雨的雨點那麼多，像地球一樣的行星，壞得太多了，這是科學家證明的，我們圓覺經上說的，虛空之內，世界無邊，亂起亂滅，就是這個世界要生出很多，要壞的也很多，亂起亂滅。

「觀靈覺，即菩提」，世間法都是無常的，迴光反照，照自己的靈知靈覺的

這個心，我的靈知靈覺的心，即是菩提道、即是菩提覺。梵語「菩提」，翻成中國話翻成覺、翻成道，覺就是佛，就是佛的道。成了佛了就證得菩提果，最初的發成佛的心，叫發菩提心，我的靈知靈覺這個心，就是佛的菩提，這樣迴光反照，這樣照著，「如是知識」，你這樣知識，知識佛的菩提道在哪裡？就在我心裡。「得道疾矣！」前面說得道，「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」，你要這樣觀照，它就不會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了，「得道疾矣」，疾就是很快，很快就能得到菩提道。

佛言：當念身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，我既都無，其如幻耳。

第二十章，「佛言：當念身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」，這更好懂了，要腳踏實地的修行，觀一切皆是無常，那麼先要破除我執，我執是外邊有一個身，內邊有個妄想心，合起來叫「我」。但是我們凡夫執着這個身體，這個身見重得很，我們凡夫人人都執着有「我」，「我」在哪裡呢？這身體就是我，所以一天到



晚忙忙碌碌，，爲衣、食、住、行，還要求育、樂。衣、食、住、行再加個育、樂，爲誰呢？爲「我」，「我」在哪兒？「我」就是我這個身體，不了解這個身體是假合的。「佛言：當念身中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。」破除身見怎麼破呢？你觀察觀察，這個「念」就是自己觀察觀察、觀想觀想，我這個身體是什麼原料成就的？由四大種組合起來的，四大種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第一、地是堅硬之性，我們身體上有骨頭，是堅硬之性，屬於地大。第二、火是熱燥爲性，身體上有暖氣，屬於火大。第三、水是濕潤爲性，我們身體上有水分、血液，這都屬於水大。第四、風大是流動爲性，我們有呼吸，這個身體上會活動，這都屬於風大。由地水火風四大種假合起來的，我們現在觀察出來這個身體由四大成的。這四大種「各有自名」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沒有哪一個大是我的？沒有一個大是我？假若四個大都叫我，變成四個我，這四種「各有自名」，沒有個是我的，找個我

找不到我，如是觀察，「我既都無」，在這四大種上找個我，既然都找不到個我，「其如幻耳！」那麼我這個身體是幻化的，不是真實的，叫做四大假合，像變幻術的變幻出來的一樣，您這樣就把身見破掉了，身見一破掉，我執很容易破掉。佛言：人隨情欲，求於聲名，聲名顯著，身已故矣！貪世常名而不學道，枉功勞形，譬如燒香，雖人聞香，香之燼矣！危身之火而在其後。

第二十一章，「佛言：人隨情欲，求於聲名，聲名顯著，身已故矣！」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是五欲，貪圖五欲之樂，這個地方就破除名利，不要貪名，世間的人爲什麼要貪名呢？隨他「情欲」之心起的執着，他要貪圖這個「聲名」，可不可以得到呢？可以得到，但是不容易得到。你今天貪名，明天貪名，「名聲顯著」，你這個「名」叫你得到了，社會上都知道你的大名了。「身已故矣」，你的壽命也到了，人也該死了。

「貪世常名而不學道，枉功勞形。」這個世間的聲名，是個平常的聲名，並沒有什麼高明，你要去貪，佛道才是真實的，你不去學，你要貪世間上的名，世間上的名很不容易貪到的，也要用一番功夫的，等到讓你貪到了，也是平常的聲名，可是你的生命已經盡了，所以叫做「枉功勞形」，「枉功」你用這些功都是空虛的，就是平常講冤枉的。「勞形」，你去求「聲名」，也要去奔波勞碌，勞累你的身形，也是冤枉的，得到這個虛名有何好處呢？所以應該學道。

「譬如燒香，雖人聞香，香之燼矣！」說個譬喻，「燒香」，把香燒起來，人家可以聞到見香氣，聞見香氣了，香呢？香已經燒完了。下面再警策我們，「危身之火，而在其後」，你貪圖個虛名，名聲雖得到了，你的壽命也盡了，像香也燒完了一樣。這個貪了名，還有危險在其後面，燒香不是有個燒香的火嗎？把這個香燒盡了，「危身之火」，這危害你身體的火，在你身後面，就是貪名的後面，平

常講「樹大招風，名大招禍。」那個風來了，把這大樹先吹倒，爲什麼？因爲樹太大了，它招的風也大，樹大就招風；你的聲名大，結果你招來的災禍也大，叫「名大招禍」。「危身之火」，可在你求聲名之後跟着來的，你要注意，不要貪名。佛言：財色於人，人之不捨，譬如刀刃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兒舐之，則有割舌之患！

第二十二章，「佛言：財色於人，人之不捨，譬如刀刃有蜜」，這個五欲之樂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前面勸我們不要貪名，這再勸我們不要貪財、貪色，人爲什麼要貪財、貪色，不肯捨離呢？等於刀刃上有點蜂蜜，有點甜味。佛他說法，不是不承認有五欲之樂，五欲之樂是有的，等於刀刃上有點蜂蜜，「不足一餐之美」，這刀刃上的蜂蜜，能夠吃飽當一頓飯嗎？「可小兒舐之，則有割舌之患！」小孩子不知道刀刃危險，他看見刀刃有蜜，他就用舌頭來「舐」，「舐」就是用舌

頭取過來吃，用舌頭一舐，把舌頭割破了。「則有割舌之患」，這個小兒，就是譬喻沒有知識，沒有智慧，要貪圖財色，結果把自己貪圖到地獄裡去。

佛言：人繫於妻子舍宅，甚於牢獄。牢獄有散釋之期，妻子無遠離之念。情愛於色，豈憚驅馳！雖有虎口之患，心存甘伏，投泥自溺，故曰凡夫。透得此門，出塵羅漢。

第二十三章，「佛言：人繫於妻子舍宅，甚於牢獄。」人就是一個凡夫，一個眾生，「繫」就是一條繩子把他綁住了，繫縛到「妻子」，繫縛到「舍宅」，就是所謂家產，「甚於牢獄」，比牢獄還厲害，爲什麼呢？「牢獄有散釋之期」，你坐監牢有坐滿的一天，把你放出來。「妻子無遠離之念」，妻子永遠繫縛著你，把你繫縛到死，也不能遠離。

「情愛於色」，這是對男性說法，就是愛女色。「豈憚驅馳」，「驅馳」是馬奔

跑之意，是個形容詞，「憚」就是怕，「豈憚」，他不害怕，不害怕奔波勞碌，奔波勞碌就像馬在跑驅馳一樣。他認為貪愛這個女色，他不害怕奔波勞碌。「雖有虎口之患，心存甘伏」，說是前面有個老虎，你要是走過去，老虎就要吃你，他不怕！「心存甘伏」，為貪圖女色，他甘心降伏，等於被老虎吃了，他也不在乎這麼樣子。

「投泥自溺，故曰凡夫」，「投泥自溺」，就是自己投到污泥裏面，把自己淹死了，溺死，不是投水之溺，投到水裏面，還有浮起來的機會；投到污泥裏面，浮不起來，一定要溺死，所以叫做凡夫。「透得此門，出塵羅漢。」你應該把這個妻子、舍宅這一門，就是這一關能夠透過去，你就是出塵的阿羅漢了。

這個經上是對男眾說法，所以把妻子作一個對象；你要是個女性，把它反過來，女性她貪愛丈夫兒女，不怕奔波勞碌，辛苦一輩子，甘心去作奴隸，你自己

觀照，你是個女性，把經文反轉過來；就是我爲什麼要爲丈夫兒女作奴才呢？自己要覺悟。

佛言：愛欲莫甚於色，色之爲欲，其大無外，賴有一矣。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，無能爲道者矣！

第二十四章，「佛言：愛欲莫甚於色，色之爲欲，其大無外，賴有一矣。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，無能爲道者矣！」下面講的都是事相修行，沒有玄妙之理，玄妙之理講過了，依着玄妙之理來腳踏實地的來修行，不必再談玄說妙了。因爲要修行斷煩惱，斷煩惱就要斷欲去愛；你不能斷欲去愛，盡在談玄說妙之理，不是等於說空話嗎？

「佛言：愛欲莫甚於色」，「愛欲」就是五欲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這個五欲比較起來，以愛欲最甚，所以以「色欲」最甚，所以「愛欲莫甚於色」。「色之

爲欲，其大無外。」這個色欲甚大，多麼大呢？大的比天還大，「其大無外」，沒有比它再大的。「賴有一矣，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，無能爲道者矣！」這個五欲，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只有這個色欲最大，可是幸賴只有這一個最大的，假若五欲裏面，還有一個像色欲這麼大的，設若有二個欲這麼相同的，都是其大無外，那麼害了，普天下的人，就沒有一個人可以修道了。

這個色欲，就是男女之色，男女之色是生死的根本，釋迦牟尼佛示現八相成道，成了道以後，他就要現出家相，他度弟子，要度弟子出家，所以把他的家裏的人，除了老淨飯王一個人，國家大事沒人接手不能出家，所以全家人都度出了家，爲什麼要出家呢？這個地方的道理你就知道，因爲出了家，男女不要結婚，不結婚就要斷愛欲，爲什麼要斷愛欲？爲了生死，愛欲是生死的根本，愛欲不斷生死不能了，生死不能了，三界超不出去，證個阿羅漢都證不得，怎麼能成佛道



呢？所以要成佛，必須了生死；要了生死，必須斷愛欲；要斷愛欲，必須要出家。

看經上都講過，四十二章經都是對著出家人說法的，但是佛教是四眾弟子啊，有出家二眾，有在家二眾，那麼在家二眾不要學四十二章經嗎？四十二章經談的全是佛法，你不學四十二章經，就是你不願意學佛法，那麼在家二眾沒有出家，不能斷愛欲，學了四十二章經有什麼用呢？第一、在家二眾弟子，聽了四十二章經，希望你發心出家，這是第一個希望。第二、要知道你的因緣不能出家，釋迦牟尼佛才開方便，才度在家弟子。在家弟子你受五戒，叫做不邪淫，不邪淫者，除了正式夫妻以外，不可以再干犯一切男女，你要好好受持你的五戒，我不能出家就夠慚愧了，那麼除了夫妻以外，再去找其他的男女，實在太對不起我們的釋迦牟尼佛了。再進一步在家菩薩戒，每一個月有六齋日，六齋日這六天是過的出家人的生活，受八關齋戒，前面八條叫「關」，第九條不非食時，叫做「齋」。

由前面八條戒，「關」，關閉邪惡之門；作成非食時的齋法，就是這六天做一個臨時的出家人，這六天受的八關齋戒是沙彌、沙彌尼戒，這六天連正姪都不許做，完全不姪，你要好好持六齋日的戒，就是我因緣不成熟不能出家，我一個月持六天出家的戒，也是種個出家的善根嘛！在家弟子受五戒的正淫，不犯邪淫，在家菩薩戒一個月有六天不淫，這就種出家的善根，希望將來因緣成熟了，還是希望你們出家。

**佛言：愛欲之人，猶如執炬逆風而行，必有燒手之患。**

看這第二十五章，「佛言，愛欲之人，猶如執炬逆風而行，必有燒手之患。」釋迦牟尼佛說要我們斷愛欲，你不聽釋迦牟尼佛的開示，你不斷愛欲，就譬如你手裡拿著一隻火把，逆着風走，逆風就是對着風走。「必有燒手之患」，愛欲是害人的，一定遭愛欲的災禍。

天神獻玉女於佛，欲壞佛意，佛言：革囊眾穢，爾來何爲，去吾不用，天神愈敬，因問道意，佛爲解說，即得須陀洹果。

第二十六章，「天神獻玉女於佛，欲壞佛意」，「天神」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主「魔王」。魔王把他自己的女兒獻給佛，他的女兒天女，相貌美麗所以叫玉女，把自己的玉女獻給佛幹什麼？「欲壞佛意」，想破壞佛的道心。我不會讓你擾亂，因爲佛知道人的身體，只是一具臭皮囊，五臟六腑都是污穢、不清淨的東西，若依佛經上說，身體內有三十六種不淨之物，這叫「革囊眾穢」，說你來有何用呢？「去！吾不用」，去！我不要用你。「天神愈敬」，這個魔王看見佛不接受他的玉女之魔，更加尊敬他。「因問道意」，因此，尊敬他之故，就向他請開示，問佛：佛道的意義。「佛爲解說」，佛就跟他應機說法，「即得須陀洹果」，當時魔王就證得了初果須陀洹，華言「入流」，就是入於聖人之流了，這就是佛降魔，把這個

魔王度脫了。

這四十二章經是對比丘說法，比丘第一眾，是當機者，前面已經跟諸位講過，包括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佛的四眾弟子，男的二眾、女的二眾，那麼對男弟子說，你應該跟佛學道，因為佛示現的是男眾身體，示現的是個比丘身，所以他要觀照，這個女人身體是個臭皮囊，說了這個法出來，也就是給我們這些比丘眾聽，我們這些比丘，應當如是觀想，你為什麼要愛女人呢？女人美麗嘛！你不曉得她是個臭皮囊，你觀照著女人的身體是個臭皮囊，你就遠離愛欲了；那麼這是對男眾說法，比丘尼呢？優婆夷呢？女眾她不要修行嗎？不要去除愛欲嗎？女眾你把它反過來，觀想男眾的身體，女人的身體是臭皮囊，男人的身體哪裡不是臭皮囊呢？你愛男人幹什麼呢？你把他反過來觀想就對了。

佛言：夫爲道者，猶木在水，尋流而行，不觸兩岸，不爲人取，不爲鬼神所遮，

不爲洄流所住，亦不腐敗，吾保此木決定入海。學道之人，不爲情欲所惑，不爲眾邪所嬈，精進無爲，吾保此人必得道矣！

第二十七章，「佛言，夫爲道者，猶木在水，尋水而行，不觸兩岸，不爲人取，不爲鬼神所遮，不爲洄流所住，亦不腐敗，吾保此木決定入海。」佛要說法，先說一個譬喻，下面再說法來合這個譬喻，但是下面法合這段文，合的很簡單，所以在說這個譬喻的時候，我就帶著用佛法來配合。

「夫爲道者」，就是要修學佛道的人，「猶木在水」，等於譬喻，「猶」字是譬喻的意思，譬喻一塊木在水裡面。「尋流而行」，順著流水往前走，「不觸兩岸」，這個木要流到哪裡去呢？要流到大海裡。流到大海裡，它得順中間流走，要是觸到此岸，它也流不到大海；觸到彼岸，它也流不到大海，要不觸到兩岸才可以。這個「兩岸」，此岸、彼岸，「此岸」是生死，「彼岸」是涅槃，你觸到此岸，就

是觸到凡夫的生死，你貪愛煩惱，不斷煩惱，流轉生死，就是你觸到此岸，此岸是生死；那彼岸呢？彼岸是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滅，證得了涅槃之行，這就是二乘人的涅槃，叫做偏空涅槃，他證得偏空涅槃，不發菩提心，不度眾生。那麼你在此岸流轉生死，你這個木觸到此岸了；你要了生死，到達彼岸了，不去度眾生，又觸到彼岸，這個木材它也不會再往前流走了。

「尋流而行」，這兩岸中間是流水，這表示菩薩的中道，你不留戀生死，也不貪著二乘的涅槃，「不觸兩岸」，你就修行中道法門，就是修菩薩的中道法門，「尋流而行」。這既不觸此岸，也不觸彼岸，有人可以把這木材給它取到去，「不爲人取」，「人取」到是怎麼取呢？用這個愛情來取，你在修行用功修菩薩道，要想入佛法的大海，你愛情心不斷，就是不能「斷欲去愛」，等於一個人，把你這個木材給取到去了，也流不到大海裡。「不爲鬼神所遮」，「遮」是遮止、遮擋，

你這個木材要往前流行，叫鬼神給你障礙住了，鬼神就是譬喻一切外道，你要學道，要學佛的正道，你要是學這些外道，你怎麼能入於佛法的大海呢？所以等於叫鬼神把這個木材給遮止、遮障到了，再往前流，流不過去了。我們看看現在社會上外道很猖獗，眾生真是可憐愍者，他要想修道，不修佛法的正道，而去修那些鬼神的外道，等於給鬼神障住了，永遠流不到佛法的大海。「不為洄流所住」，流水有一種洄流水，這個水打圈轉，木材要是流到洄流水的地方去，盡在那兒轉圈，出不去，這個譬喻什麼呢？譬喻我們要行菩薩道，要直心正念真如，要悟無為法，自己的心不直，不能直心正念真如，要想這麼樣修，那麼樣修，等於掉到洄水的漩渦裡面，轉來轉去，流不到大海裡去。

「亦不腐敗」，腐敗就是木材本身爛掉了，這譬喻道心退失了，最初是發了道心，想修菩薩道，要想成佛，這個時候把一點點道心給退失了，等於自己模才

本身爛掉了一樣，「亦不腐敗」，這個木材沒有腐敗，「吾保此木決定入海」，這個木材決定可以入海。上面這些障礙都沒有障礙住，他本身又沒有退道心，木材本身沒有腐敗，我保證這個木材一定可以流到大海裡去。

「學道之人，不為情欲所惑」，下面就講佛法，來合上面的譬喻，但是那個「不觸兩岸」，這個說法上沒有說，所以剛才順便解釋，這是合這個「不為人取」，你這個木材怎麼被人給你取去了，你動了情欲心，為情欲所迷惑，學道人一定要嚴守自己的道心，不為情欲所迷惑。「不為眾邪所嬈」，合到前面「不為鬼神所遮」，你學道，直心正念真如，要悟無為法，你不要彎彎曲曲的，學這個道學那個道，這都是邪知邪見，被這些邪知邪見所擾亂。那麼學道人不為這些邪知邪見所嬈亂。「精進無為」，精進辦道，修無為法，悟無為法，要證無為法，無為法前面解釋過，「無為」者，無所作為，不是我們作為出來的一個法。那不是作為，就是



本來具有的，這就是我們的真心，我們的佛性。

這個修道說法，合前面的譬喻，合得很簡單，第一、不為情欲所惑，你修行辦道，你決定不要動情欲心，不要被情欲所迷惑。第二、不要被外道所擾亂，你就精進修這個無為法，用無為法證無為法。「吾保此人必得道矣」，我保證這個人決定能以證得佛道。

佛言：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慎勿與色會，色會即禍生。得阿羅漢已，乃可信汝意。

第二十八章，就是佛警策我們，你是個初學佛道的一個凡夫，你切不可粗心大意，要謹慎小心，慎勿放逸。這個第二十八章，「慎勿信汝意」，佛先警告你，你不要信你這個心的意，你這個心意，是個凡夫的妄想心，妄想心它是有情感的，到了情感發生，你自己就作不了主，所以說「汝意不可信」，你這個心不可以信

仰的，因為你那個心是妄想心，妄想心它會動感情，它會生煩惱，動了感情生了煩惱，你控制不住。

「慎勿與色會，色會即禍生。」這是對男眾說法，這個「色」就是女色，你一定要跟女色遠離，不可以接近，接近要是會在一起，一定要生禍害的。前面說「慎勿信汝意」，先警策我們這個凡夫，就是自己是個凡夫，粗心大意，以為自己的道心很艱固，我跟女色相會，我不會動愛欲心，我要度眾生，我不度女眾嗎？我度女眾，我不跟女色相會，我怎麼度她呢？這樣認為自己的道心很艱固，不曉得這個愛欲是生死的根本，到了你跟女色相會的時候，就迷惑了，感情一衝動，你自己控不住你自己，你認為你的道心很艱固，到現在靠不住了，所以你生了禍害。

「得阿羅漢已，乃可信汝意。」你要修行辦道，要證得四果阿羅漢，那你這

個心可以相信了，爲什麼？證得四果阿羅漢，他把三界以內的煩惱賊都殺死了，他見了女色，他不會打妄想，不會生煩惱，煩惱斷盡了，已經沒有生死了，了脫生死了，所以再不會生禍害，那麼你證得了阿羅漢果以後，你才可以信你這個心意。那麼你若是女眾，你要是個比丘尼，你當然要度男眾，你也要注意！要保持距離。第一、不要跟比丘接近，第二、不要跟男居士接近，因爲彼此都是凡夫，要保持距離，你比丘尼也可以證阿羅漢，你證得了阿羅漢果了，你才可以度這些男眾。

佛言：慎勿視女色，亦莫共言語，若與語者，正心思念，我爲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華，不爲泥汙，想其老者如母，長者如姊，少者如妹，稚者如子，生度脫心，息滅惡念。

第二十九章，「佛言：慎勿視女色，亦莫共言語，若與語者，正心思念」，這

裡越說越詳細，腳踏實地用功，一步一步的走，開步怎麼樣走法，遠離女色，怎麼樣遠離法，第一、要把你的眼睛守好，不可以看女色，你眼睛不看女色，它就不會打妄想嘛！那麼要說話，不要跟女人說話，不與女人說話就不會發生感情。我們是一個男眾，比方我們是個比丘，不能不跟比丘尼講話，也不能不跟女居士講話，要講話的時候，要「正心思念」，把自己的道心要把持好，要端正其心，去除邪念，才可以跟女眾說話。這個正意，「正心思念」，就是要起正當的觀想，怎麼樣正心法？怎麼樣觀想法呢？「我為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花，不為泥汙。」我出家當一個比丘，但是我住這個地方是五濁惡世，可是我現在要修行，要修清淨法門，要與蓮花一樣。蓮花出汙泥而不為汙泥所染，等於我們住在五濁惡世，不為五濁惡世所染一樣，所以「猶如蓮花，不為汙泥」，雖然生在汙泥裡，它不為汙泥所染污。你要是位女眾，是位比丘尼的話，你把經文反過來，你要把你的

眼睛守好，不要看男眾，不要看男色，也不要跟男眾多說話；如果一定要說話，就要「正心思念」，要想到我雖然出了家了，我是住在五濁惡世，要學得像蓮花一樣，出汙泥而不被汙泥所染污，不要跟男眾多接近、多說話。不得以要說，要「正心息念」。比丘要跟女眾講話，要正心觀想，觀想這些女眾都是我的家親眷屬，就不會起姪欲之念。「想其老者如母」，碰見年紀比我老的女眾，我想成她與我的母親一樣。「長者如姊，少者如妹」，比我年紀大一點點的，想她是我的姊姊，比我年紀小一點點的，想她是我的妹妹。「稚子如子」，年紀很小的女眾，我想她是我的女兒，如此觀想，「生度脫心，息滅惡念。」你對於女眾不得不說話，把她觀想成您的家親眷屬，我要度脫女眾，生度脫心。「息滅惡念」，「惡念」就是淫欲念，你對你的家親眷屬，你能生姪心嗎？不能，你要度脫你的家親眷屬，你還能生惡念嗎？不能，所以這樣叫做「正心思念」，才可以跟女眾講話。你要是個

女眾或是個比丘尼，在不得不要跟男眾講話時，要正心思念，觀想比你歲數大的男眾，像你的父親；比你年紀大一點的，像你的兄長；比你年紀小一點的，像你的弟弟；再小一點的男孩子，等於我自己的兒子一樣。那麼你對於家親眷屬，應該生起度脫心，要息滅姪欲的惡念，這樣才能跟男眾說話。

佛言：夫爲道者，如被乾草，火來須避，道人見欲，必當遠之。

第三十章，「佛言：夫爲道者，如被乾草，火來須避，道人見欲，必當遠之。」你要是學道，先說一個譬喻，譬喻你身上披著乾草，遇見火你就得趕快避開，火能夠燒草；而且你這個草是乾草，遇到火就燃著，燃著就會燒壞你的身體。所以學道的人，要是見到欲境現前了，一定要遠離，不可以接近，接近等於披著乾草近火一樣，一定會燒壞你的身體。

佛言：有人患姪不止，欲自斷陰。佛謂之曰：若斷其陰，不如斷心。心如功曹，

功曹若止，從者都息。邪心不止，斷陰何益？佛爲說偈：欲生於汝意，意以思想生，二心各寂靜，非色亦非行。佛言：此偈是迦葉佛所說。

第三十一章，「佛言：有人患婬不止，欲自斷陰。」我們是一個人，而且是個凡夫，凡夫的煩惱各有偏重，有的人偏重於婬欲，道心雖有，而婬欲煩惱制止不住，「患婬不止」。不是沒有道心，不是要打妄想去行婬欲，而是婬欲煩惱太重，怕他控制不住，自己發了狠心，想要斷其陰。這時候佛知道了，佛就向他開示了，「佛謂之曰：若斷其陰，不如斷心。」你爲什麼斷陰呢？因爲「患婬不止」啊，佛說，你患婬不止，與其斷陰，還不如把你的心斷掉，爲什麼要斷心呢？「心如功曹，功曹若止，從者都息。」「功曹」就是一個官長，這個心是個官長，這個「陰」等於一個從者，等於官長隨從之人，他是聽官長的命令的，你把這個心斷掉了，就是婬欲的心斷掉了。婬欲斷掉了，等於那位官長他息止了，隨從官長的

庸人也都息止了。「邪心不止，斷陰何益？」病根在你的邪心，「邪心」是姪欲心，姪欲心你不停止下來，你斷了陰有什麼利益呢？姪欲心還是在打妄想不是？

「佛爲說偈」，佛爲斷陰的人，說一個偈頌，前面佛講了一段開示，再說個偈子，這就是佛的大慈悲心，因爲這個人雖然姪欲煩惱偏重，但他的道心也很可取，所以他才會發狠要斷陰，不過他不知道要斷心，佛就開示要他斷心，這個人還是個可教之才，所以佛才跟他說個偈頌，再教導他。佛跟他說四句偈：「欲生於汝意，意以思想生，二心各寂靜，非色亦非行。」「欲生於汝意」，你這個姪欲怎麼會生起來的呢？姪欲是由你自己的姪欲心生起來的。你若沒有姪欲心，怎麼會生起姪欲呢？那麼姪欲心又在哪裏生起來的呢？「意以思想生」，「思想」就是分別心，你因爲有思想分別，這是男人、那是女人，女人又分這是老的女人，那是年輕的女人；年輕的女人這個長得美貌，那個長得醜。你在那兒思想分別，由



思想分別生起來的姪欲心。「二心各寂靜」，你把那兩個心寂靜下來，第一、要寂靜你的思想心，不要起分別，因為你在那兒打妄想，它才起分別，妄想心沒有本體自性，你不起分別它就不起思想了，思想心寂靜下來了，它就不會再起姪欲心，那個姪欲心也寂靜下來了，二心各寂靜了。「非色亦非行」，你把這個分別心不起分別，那個姪欲心自然不生，你見了女色，她不是女色，等於鏡子照影子一樣。「亦非行」，「行」是行動、行爲，你把女色看作不是可愛的女色，不是真實的女色，你自然不會有姪欲的行爲。

「佛言：此偈是迦葉佛所說」，佛佛相傳，釋迦牟尼佛的上一代就是迦葉佛，迦葉佛把這個偈頌傳給釋迦牟尼佛，而釋迦牟尼佛又傳給我們。談玄說妙，再玄再妙，不能夠停止你的分別心，不能停止你的姪欲念，所以如果你能把你的分別心寂靜下來，姪欲心寂靜下來，這就是妙法，佛佛相傳，也不過傳你這四句偈頌。

前面一再說過，如果是女眾，你把它反過來，把這偈頌反過來用到自己的心裡，對於男眾不起分別心，它就不起姪欲念。

**佛言：人從愛欲生憂，從憂生怖。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怖？**

第三十二章，「佛言：人從愛欲生憂，從憂生怖。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怖！」我們凡夫都是本來沒有煩惱找煩惱，愛欲雖有愛欲之樂，不過愛欲之樂，會生出來憂怖的苦惱。怎麼由愛欲而生憂呢？譬如說：財；色、名、食、睡之中，你特別愛財，愛財你財沒有得到就患得，想如何才能得到這個財呢？得不到就生起一種憂愁；等你得到了以後又患失，恐怕你得到的財丟掉了，或者被賊人偷去，或者土匪搶去，或者被人給騙去，生一種恐怖之心，深怕錢財失掉了。患得患失，憂愁恐怖，都是由於愛欲錢財引起來的。「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怖？」我這個憂愁恐怖的煩惱，都是由愛財之心引起來的，設若我沒有愛心，「何憂何怖」，不會患

得患失嘛！哪有憂愁恐怖呢？

佛言：夫爲道者，譬如一人與萬人戰。挂鎧出門，意或怯弱，或半路而退，或格鬪而死，或得勝而還。沙門學道，應當堅持其心，精進勇銳，不畏前境，破滅眾魔，而得道果。

第三十三章，「佛言：夫爲道者，譬如一人與萬人戰」，這個煩惱多得很，等於一萬個敵人，我們要修道，等於一個人與一萬個敵人相戰一樣。那麼萬人把你包圍起來，等於煩惱把你包圍起來一樣，你不斷煩惱不行啊！煩惱太多，要精進辦道，於是就「挂鎧出門」，精進就是披甲精進，「鎧」就是鎧甲，要打戰，披上鎧甲出門，要跟一萬個人相戰。一個人要跟一萬人打戰要打起精神，披上鎧甲跟他打，心裡頭不要起恐怖。「意或怯弱」，恐怕我打不過他們，這樣子半路而退，或者沒有跟這一萬人見面，半路就退下來了。「或格鬪而死」，打是打了，結果失

敗被打死了。「或得勝而還」，一個人跟萬人打戰，結果打勝仗回來。(前天講的)

「佛言：夫爲道者，譬如一人與萬人戰。挂鎧出門，意或怯弱，或半路而退，或格鬪而死，或得勝而還。」第三十三章就是要搶我們修學佛道，要怎麼樣的精進用功，先說個譬喻，譬喻「一人與萬人戰」，這個人就是專心修學佛道的人，修學佛道就要破除煩惱眾魔，但是我們一個凡夫，自從無始劫以來，就有無量的煩惱，有無量的煩惱等於有一萬個敵人，這樣我們等於一個人跟一萬個人相戰，非要勇猛不行，「挂鎧出門」，「鎧」就是鎧甲，三種精進，第一種叫披甲精進，這個地方就叫「挂鎧」，古早的時候打戰，挂鎧要披甲，這是打仗的衣服，它能防避刀兵，要披掛鎧甲去打戰，這樣要披掛鎧甲出門去打戰，因爲一個人跟一萬個人相戰，這個心亦有點怯弱，有點恐怖，恐怕打不了勝仗，這個心「怯弱」就是沒有堅強的力量，「或半路而退」，因爲心裡面怯弱恐怖了敵人了，這場戰不

能打，打了只有打敗，不會打勝，就是走到半路就退回來了。「或格鬪而死」，打是打了，因為自己勇猛的力量不夠，最後打死了。「或得勝而還」，一個人跟萬人打戰，結果打勝仗回來。

前面說的是譬喻，下面就講佛法來合那個譬喻，「沙門學道，應當堅持其心」，我們是個凡夫，要想學佛的道，這個心一定要堅持起來，不能動搖，那麼等於一個人與一萬個人打戰，用什麼力量才能打勝戰呢？佛告訴我們用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用「戒」的力量，用「定」的力量，用「慧」的力量，用戒、定、慧這三種力量決定可以戰勝諸魔。前面開始講要打戰，要「挂鎧出門」，披挂鎧甲等於嚴持戒律，你要想降伏諸魔打勝戰，第一、先要嚴持戒律，嚴持戒律要堅持其心，不能以令心意動搖，這個心要堅持起來了，就沒有「意或怯弱」，沒有怯弱之意，他就勇猛堅強起來，就譬如戒律，是持戒的力量，他就能以堅持其心，不會有怯

弱之意。「精進勇銳」，這個心堅持不會動搖，這個精進之力，勇銳之氣都發出來，就不會半途而退了，只有往前精進，這是譬喻那個定力，有「定」的力量，他才能「精進勇銳」不會半途而退。「不畏前境」，要打仗，你把一萬個人，當成一萬個人，決定這個戰不敢打了，不要畏懼前境，把那一萬人不當一回事，這樣決不會「格鬪而死」，這就是慧力，智慧的力量。

煩惱魔、五陰魔、死魔、天魔，這個煩惱魔，說是一種，煩惱各色各樣，說其根本，就是貪、瞋、癡，再加上慢、疑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這個煩惱都包括在這五個根本煩惱裡面，那個支末煩惱就無量無邊，而且時間不可思議的長久，自從無始劫以來我們就當凡夫，自從無始劫以來我們就生煩惱，所以這個煩惱魔多了，叫它「眾魔」，再加這個五陰魔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陰魔，再加死魔，再加天魔，所以叫做「眾魔」。眾魔雖然很多，等於一萬個敵人一樣，

結果把它破滅了。「而得道果」，證得佛道之果了，這就合著戒、定、慧這三種力，戒力、定力、慧力，結果打了勝戰回來了，「破滅眾魔，而得道果」，等於得勝而還。

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，其聲悲緊，思悔欲退。佛問之曰：汝昔在家，曾為何業？對曰：愛彈琴。佛言：弦緩如何？對曰：不鳴矣！弦急如何？對曰：聲絕矣！急緩得中如何？對曰：諸音普矣！佛言：沙門學道亦然，心若調適，道可得矣！於道若暴，暴即身疲。其身即疲，意即生惱。意若生惱，行即退矣！其行既退，罪必加矣！但清淨安樂，道不失矣！

第三十四章，「沙門夜誦，迦葉佛遺教經，其聲悲緊，思悔欲退。」有一個比丘，有一個沙門，夜裏用功不睡覺，在那兒用功，他在用功誦經，誦什麼經呢？誦迦葉佛的遺教經，迦葉佛是過去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前面那一尊佛，這個迦葉

佛的遺教經，這個比丘在那兒頌。這個地方有一個疑問？就是每一尊佛出世，都要講經說法，說的法就叫「經」，這一尊佛要是涅槃了以後，這個佛經就流傳後世了。有正法時代、有像法時代、有末法時代，等到末法時代過去了，這個佛經都沒有了。過了很久的時間，這一尊佛又出世了，再重新說經，就拿迦葉佛說吧！他涅槃之後，他說的經流傳下來，有正法時代、像法時代、末法時代，末法時代過去了，「經」都沒有了，怎麼這比丘會誦到迦葉佛的遺教經呢？這是釋迦牟尼佛傳下來的，叫「佛佛相傳」。前面有一個人要「斷陰」，佛跟他說你斷陰不如斷心，作一個偈頌，那個偈頌也是迦葉佛說的，釋迦牟尼佛給他流傳下來的，這個迦葉佛的遺教經，也是釋迦牟尼佛傳出來的。

這個遺教經都是佛到了臨涅槃的時候才說的，文義都非常的懇切，我們現在遺教三經的合訂本，那個遺教經是釋迦牟尼佛的遺教經，打開看看你就知道，那



個文義非常的懇切，非常的感動人。這迦葉佛的遺教經也是一樣的，那麼這個沙門、這個比丘，他在誦迦葉佛的遺教經，越誦心裡就越覺得悲痛，越誦越覺得緊張，唉！心想出了家，一定要破無明，斷煩惱，要了生死成佛道，這麼樣緊張悲痛過了度，想到自己做不來這個事情了，動了無明煩惱，想要怎麼樣斷，想要怎麼樣破，我不要修了，發生一種後悔之心，想著退道，想著還俗。那麼比丘都受過比丘戒，想退道還俗，就得捨戒還俗，這個比丘就找到佛，跟佛說他要還俗、要捨戒，佛就問他，你為什麼要捨戒還俗呢？他說我誦迦葉佛的遺教經，感覺得悲痛的厲害，緊張的厲害，我真的負擔不了，我想著這個事我做不到，所以我要還俗。「佛問之曰」，佛知道他為什麼誦迦葉佛的遺教經緊張過度，要捨戒還俗，但是佛有大智慧，他善解方便，所以佛不是問他剛才誦經誦得緊悲痛過度，受不了要還俗，而是問他：「汝昔在家，曾為何業？」你沒出家之前，叫做「昔」，你

沒有出家之前，在家的時候，曾經做過什麼事業呢？「對曰：愛彈琴。」我在家沒有做過其他的什麼事情，我歡喜彈琴。那麼他說愛彈琴，佛就依著彈琴給他說法了，這叫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，佛就問他，你愛彈琴，那個琴上面有個絲線做的弦，那琴是木板子做的，上面有七條弦，要彈弦彈出音聲出來，佛就問他，「弦緩如何？對曰：不鳴矣！」你說會彈琴愛彈琴，我就問你彈琴的事，你琴上面那個弦上得太緩，就是上得太鬆了，應該會怎麼樣呢？他彈琴彈看看，佛一問，他就答出來：「不鳴矣！」那彈不出聲音來，你把弦上得太鬆了，彈不出聲音，不會有鳴的聲音。「弦急如何？」這裏應該有個「佛言」兩個字，這裡給它略掉了。「佛言：弦急如何？」那麼弦上得太急，就是上得太緊了，應該會怎麼樣呢？「對曰：聲絕矣！」那弦上得太緊了，一彈弦就斷，弦斷了聲音斷絕了。

這裡應再加個「佛言」，「急緩得中如何？」上這個弦調得很適中，不太鬆不

太緊，不太急不太緩，「得其中」，又該會怎麼樣呢？「對曰：諸音普矣！」那什麼音聲都可以彈得出來，因為你把弦調得很得中，很合適嘛！「佛言：沙門學道亦然」，這個出家人修學佛道，跟你調琴一樣的，「亦然」，「心若調適，道可得矣！」你要學道，你要把你的心調好，不要太緊，不要太緩，把這個心調適得中了，那你再去修學佛道，一定「其道可得矣」！

「於道若暴，暴即身疲」，「暴」就是太急暴了，這個修道要精進，精進二字怎麼講？不雜謂之「精」，不退謂之「進」，你修道不要太雜，專門一門道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皆可，你不能一下子修八萬四千法門，一次只能修一個法門，看哪一個法門應你的機，就修那一種，不要太雜，不雜就謂之精；你不要太急、太暴，不退就叫做進，你保持着你修行的功夫，叫它慢慢的往前進步，只要不退，這叫做進。要是遇到「若暴」，你要精進而精進過度了，太急暴了，你的身體受

不了啊！「其身即疲」，發生一種疲倦的感覺。你用功用的太急暴了，精進過了度，你的身體受不了，身體生起一種疲倦。「身體若疲，意即生惱。」你身體一疲倦了，在心意上就生起一種憂惱，唉呀！想着這個佛道難行，生了惱，就要退悔、就要退道。這個心意一生了憂惱，「行即退矣！」本來要精進用功的，因為精進過了度，身體疲倦，而心意生起一種憂惱，這個要退道，不能再修了，修不下去了。那麼你退了道，有什麼不好呢？退了道，不得了，你要增加罪過。「其行既退，罪必加矣！」等於前面說的，打戰一個人跟一萬個人敵，你要精進勇銳，一定能打勝戰，不怕他一萬個人，一定能打勝戰；你一退下來了，沒有個活路，我們一個凡夫，只有精進辦道，才能有了生死的那一天，才有成佛道的希望，你退下來退到哪兒去？諸位都想看看，退要退到凡夫位上，退到凡夫位上只有造業造罪啊！「罪必加矣」，所以你不能退下來。

「但清淨安樂，道不失矣！」應當會用功，會修行，用得你心清淨安樂，你得綿綿密密的往前進，道不會損失、不會退失，「道不失矣」。

大家聽了這個經都要學著修行，我們不發心修行則已，發心修行這個功夫慢慢的增加，不要來的太急暴；來的太急暴，身體受不了了，身體一疲倦，你這個退心要退下來的。所以前面提到要調心，調心要先調身，身體要把它調好，我們是個凡夫，這個身體要使它負擔得了，譬如說我們要拜佛，你發心拜佛很好，你先少拜幾拜，慢慢的增加，我要拜佛，我要精進用功，我一天要拜三千拜，你這樣拜受得了嗎？如果受不了，今天拜三千拜，明天一拜都不拜了，因為身體受不了嘛！身體受不了，心意識自然生起一種憂惱，不想再拜了。所以你要會用功，叫它慢慢的精進，只要不退步就是進步，這樣身心就清淨安樂，你一定可以得道。拿我自己作一個例證，我是民國十八年臘月初八，在湖北省武昌寶通寺閉關，閉

關就要精進修行嘛！自己不會調適，一進了關，用功用得太緊了，用得太急了，沒有三個月就得了吐血的病，大口吐！一吐就吐了半個痰盂子，我在閉關時，關房裡沒有照臉的鏡子，這時臉是什麼顏色，我不知道，我的手自己可以看得見，這手像黃紙那樣的顏色，把血差不多都吐得乾乾淨淨了，身上都沒血了。三寶加被我，憐愍我，血不吐了，慢慢的才又活過來，要不是三寶加被，那次閉關，閉了三個月就死翹翹了，這就是自己不會用功的關係。

**佛言：如人鍛鐵，去滓成器，器即精好。學道之人，去心垢染，行即清淨矣。**

第三十五章，「佛言：如人鍛鐵，去滓成器，器即精好。」我們修行用功，等於用火鍛鍊鐵一樣，鐵爲什麼要用火來鍛鍊它呢？因爲它裡面含有垃圾的雜質，要用火來燒，用鐵錘來打，這叫「鍛鐵」。「如人鍛鐵，去滓成器」，把鐵裡面含的垃圾雜質，把它去掉了，就可以作成一個器具，去了雜質了成爲器具，叫

「器即精好」，就是成的器物，非常的精，非常的好。我們修行佛道，跟打鐵、鍛鐵一樣，把鐵裡面含藏的雜質把它去掉了，這鐵器就精妙了；我們要是修行辦道，一定要把心裡面的垢染垃圾煩惱把它去掉，那你的行門就清淨了。

前面釋迦牟尼佛開示我們，要斷欲去愛，欲有五種：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不可以貪財，不可以貪色，也不可以貪名，也不可以貪食、貪睡；這五欲都要把它去除的乾乾淨淨，你才能夠修道。拿我們現在說，大家都在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這五欲不把它斷除掉，一方面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另一方面念阿彌陀佛…；你這阿彌陀佛能念得清淨嗎？這個道理很容易懂吧！我們修淨土法門，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就能以生極樂世界，阿彌陀經上說的念七天，念到一心不亂，決定能以生極樂世界；十六觀經上說，念十念，就是念十聲，就可以生極樂世界；無量壽經上說，一念就可以生極樂世界，那麼念佛很簡單啊！結果念佛

的人很多，生極樂世界的人很少，是個什麼道理呢？就是我們念佛的心不清淨，現在念佛的人，決不會念一念、念十念，決不會念七天，天天在念，而且念的佛聲還很多，要佛念的人，可能一天念三千遍或五千遍，甚至一萬、二萬遍都有，結果還是沒有念到一心不亂，爲什麼？因爲念多少聲，都是在那兒數唸珠，心裡並不清淨。爲什麼念這麼多的佛，他心裡還沒有清淨呢？因爲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你沒有辦法斷除乾淨，等於你這個鐵沒鍛鍊，裡面有雜質，打出鐵來決定不精妙，所以你的心不清淨，就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給它打的閒岔！一定要把五欲斷除的乾乾淨淨，那你念佛才清淨，那你決定能夠念得一心不亂，決定能夠生到極樂世界。

佛言：人離惡道，得爲人難。既得爲人，去女即男難。既得爲男，六根完具難。六根既具，生中國難。既生中國，值佛世難。既值佛世，遇道者難。既得遇到，



興信心難。既興信心，發菩提心難。既發菩提心，無修無證難。

第三十六章一共有九種難，前面第十二章說有二十難，這二十種難，等於二十個關，要是把一個一個難關透過去，決定得道。這三十六章有九種難關，要把它通通透過去，決定可以得道。

「佛言：人離惡道，得爲人難。」這是第一種難，人生難得，佛經上講，要得一個人身，你得前生前世，決定沒有造殺、盜、姪、妄之罪業，最少有一種沒有做，如果有做一種，轉一個人貧窮下賤，或者諸根不具；一定要殺盜姪妄都沒有做，才能得一個富貴的人，才能得一個長命的人。這裡有一個疑問，殺、盜、姪、妄是我們受的五戒，是不是現在世間上的人，都是前生前世的五戒弟子轉生的呢？不是這樣講，因爲這個殺、盜、姪、妄叫做性罪，因爲它本性是惡法，佛叫我們修行，先要把這四種重的惡法，把它戒掉。所以無論你是出家弟子、在家

弟子，都要斷除殺、盜、姪、妄這四種性罪，就是本來的罪業；你不受戒，不是佛弟子，你造了殺、盜、姪、妄的惡業，一樣會墮地獄；你不是佛弟子，你並沒有造殺盜姪妄的惡業，一樣的轉人。

「佛言：人離惡道」，惡道就是三惡道：地獄道、惡鬼道、畜牲道。什麼叫三惡道？你造了惡業，才墮落到三惡道裡面，所以叫三惡道。你到了三惡道把這個罪受滿了，等於監牢的罪犯服刑完了，把你放出來，所以人離了三惡道，才能轉世爲人，轉世爲人一定得有不殺、不盜、不姪、不妄的善業，你才能轉一個人，所以轉世爲一個人，很難很難！

「既得爲人，去女即男難」，人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既得爲一個人，你不轉女人，而轉一個男人，這也是很難的。要是看見這一句呢？或者有女眾的出家的比丘尼，或者在家的優婆夷，會認爲佛經、釋迦牟尼佛也是重男輕女的，這樣你就

誤解了。釋迦牟尼佛是就事實說事實，女人的果報比男人不好，在生理、身體上也趕不上男人，心理上也趕不上男人，所以佛把四眾弟子中的男眾就排在前面，不是重男輕女，而是就他的果報應該這樣。

「既得為男，六根完具難。」轉一個人身是個男人身則很好，但是六根要完具才好，六根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要完具，那麼六根不完具呢？你是個男人，還是苦苦惱惱的，所以要六根完具很難。

「六根既具，生中國難。」記著這個解釋，有佛法的國家叫「中國」，沒有佛法的地方叫「邊地」。這「中國」不要解釋為我們的中華民國，印度它也稱它是「中國」，是有佛法的國，叫「中國」，就是生到有佛法的國家，很難很難！

「既生中國，值佛世難。」既然生到有佛法的國家了，要與佛同時出世，這個是很難，我們不生在佛前，就生在佛後，佛前佛後是八難之一，我們生在釋迦

牟尼佛涅槃之後，彌勒菩薩尚還沒有下生之前，你要能夠與佛同世出世，這是很難的。

前面那二十種難裡面，也有這一種，那麼我們既然生在釋迦牟尼佛之後了，這一個難關過不去。那麼要方便解釋，「佛世」，則就是佛的法運還在世，按我們中國佛教歷史，才過了三千年，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過去了，末法一萬年才過了一千年，還有九千年的法運，我們還是生在佛世的。

「既值佛世，遇道者難。」這個「道者」，就是二十種難裡面的善知識，「道者」是修學佛道的人，你遇見修學佛道的人很難，那是個善知識，就是他行解並重，他對於佛經解釋的好，修行也修的好，這叫良師善友。你不懂佛，他可以講給你聽，讓你了解佛理；你不會修行，他可以告訴你怎麼修行，而且他依道理修行，遇到這樣的善知識，這樣的修道者，很難很難！

「既得遇到，興信心難。」「既得遇道」，已經遇到道者，遇到這樣的善知識了，「興信心難」，興起個信仰心很難，就是我聽經也聽了，修行也學了，但是信心就是發不起來，信心很難興起來。

「既興信心，發菩提心難。」對於佛道，我相信了，相信了要發菩提心，要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這個心，要發菩提心，要發菩提心很難！

既然發了菩提心了，「無修無證難」，「無修無證」，前面已經解釋過二次了，「修即無修，證即無證」，這是大乘圓教的道理，「修」不著修的相，「證」不著證的相，這個心很難發；所以發了菩提心了，又著發了菩提心的相，不能無修無證，所以無修無證還是很難的。

這九種難，以最後一種難，為最高的難，你把最後這一種難關透過去了，前面八種難，都不算難關了，所以要無修無證。蕩益大師解釋，你一定要無修無證，

假若你不能無修無證呢？發了菩提心等於沒有發，發了菩提心，你要無修無證啊，如果無修無證，你做不到，等於你沒有發菩提心；菩提心沒有發，等於沒有生信心，這九種難關要一個一個的回復過去，蕩益大師這樣解釋的。

佛言：佛子離吾數千里，憶念吾戒，必得道果。在吾左右，雖常見吾，不順吾戒，終不得道。

第三十七章，就是要注重戒律，不注重戒律，常常見佛，也不會得道。跟着三十六章講，三十六章講有九種難，第八種發菩提心難，第九種發了菩提心後，無修無證難。這個無修無證前面已經講過兩次，恐怕你落入偏空那一方面去，怕你著相，才說了再說，要無修無證；但是你不要會錯意思，一切不著相才是佛法，那你以為連戒都不用持了，因持戒就「著相」，那你大錯特錯，所以三十七章要特別告訴我們，要注意持戒。

「佛言：佛子」，能稱弟子、稱「佛子」，都是大乘弟子，大乘弟子能夠擔荷佛法，所以稱為佛子。「離吾數千里」，「吾」是佛自稱，就是我，就是佛，你離開我數千里之遠，可是你的心裡常常「憶念吾戒」，你跟我出家，你跟我受戒，我傳給你的有戒法，你憶念不忘。雖然你離我很遠，不常見我的面，但是你常憶念我傳授你的戒。「必得道果」，那你離我再遠，沒有關係，一定會得道的。這大乘佛法難學的就在這裡，聽到前面忘了後面，聽了後面忘了前面，這就是我們聽經的毛病，你聽說這也空那也空，合著你的煩惱了，我總是要空才好，因為我不願意持戒修定，因為持戒修定太囉嗦、太麻煩了！一空一切空這個好，所以聽見談空理的地方，特別合你的心意。就說四十二章經，前面談過，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，非修非證」，這就是談空理了，不能著相，所以以後再說：「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」，不要著相，著相就錯，這個一聽到很對，乃

至於到了第三十六章，要發菩提心，發了菩提心還要無修無證，無修無證就是不著相。不曉得，這個不著相，是你腳踏實地的修行，而不可以著相，不是不修行不著相，不修行不著相，那些社會上不學佛的人，不都成了佛了嗎？

講空的經，金剛經是專講空的，我也空，法也空，空也空，但是你要是錯會了經意，結果你落了個「豁達空」，就是一切都空，結果你是什麼也沒有修，這樣一定會把自己學佛法，學到三惡道裡去。爲什麼？因爲你不腳踏實地的修行，不持戒修定，你的煩惱不斷，順着你的煩惱，天天造些惡業，你不墮到三惡道，墮到哪兒去呢？永嘉禪師證道歌說的好，「豁達空，撥因果，莽莽蕩蕩遭殃禍。」這個「豁達空」就是一切不在乎的空，也叫做「惡取空」。他執着取著，取著的很惡，不是善取空，叫惡取空。「豁達空」，他自己一切不在乎，這樣他撥因果，這「豁達空」的人把因果會撥掉，什麼因？什麼果？一切皆空



嘛！不曉得，因果是個因果律，你空，空不掉因果，你造如是因，一定得如是果。所以你撥因果，不能把因果撥掉的，你造了惡業，還是要得因果的。「莽莽蕩蕩遭殃禍」，「莽莽蕩蕩」叫做莽蕩漢，用現在粗氣話講，就是冒失鬼，什麼他都不怕，什麼他都敢做，是個莽蕩漢。莽莽蕩蕩如何呢？你造些惡業，什麼都不怕，你還能比閻羅王厲害嗎？你逃不出閻羅王的勢力的，閻羅王一定要抓你下地獄，叫「莽莽蕩蕩遭殃禍」。你說一空一切空，什麼都不著相，你問他，你這個道理從哪裡學的呢？他說從金剛經裡學的，你連金剛經都給毀謗，金剛經上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爲什麼不要著相呢？一切相都是虛妄之相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「諸相」就是那些虛妄之相，在那虛妄之相之中，你能夠見到「非相」，見到不是虛妄的真實之相，你就見到如來，見到了法身如來了。這個時候，須菩提聽懂了。須菩提尊者，他聽到這裡自己就

大徹大悟，但是他關心其他的眾生，恐怕領略不到這個甚深的道理，所以須菩提說，「頗有眾生，聞是章句，得生信否？」「頗有」就是輕疑之詞，有沒有這個人，聞到這個章句，就是上面所說的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這個章句，能不能生起信心來呢？須菩提替眾生擔心。釋迦佛當下就制止他，佛對須菩提說：「莫作是說」，你不要講這個話，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。」不要說我在世，有眾生可以生起信心，就是我涅槃以後，正法時代、像法時代，有人生信心，乃至於末法時代，一萬年過了九千五百年了，最後五百歲，就是佛法的法運快結束的時候，要是有一個佛子能夠持戒修福，這個人對於這個章句，還是能生信心。你講一空一切空，不要持戒修行，你這個邪思邪見從哪兒起的？你說你是依著金剛經起的，金剛經上講：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。」「持戒修福」四個字，不是金

剛經上說的呢？你怎麼沒有注意到呢？你不持戒，不修福，金剛經上的空理，你根本也不會悟到，所以要是修行，你得腳踏實地的修，腳踏實地的修你得先戒律持清淨。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到了臨入涅槃的時候，問諸大弟子還有什麼疑惑？你們要趕快問，我要涅槃了，於是阿難尊者，趨前請問說：世尊在世的時候，我們依世尊為師，世尊涅槃以後，我們以誰為師？佛開示他：「以戒為師」，我在世的時候，以我為師，以我為師也得順守我的戒法；我涅槃後我這個佛不在了，你還能依賴誰呢？你必須得以戒為師，要是你不持戒，根本就是個無師之徒，你是沒有師父的一個徒弟，如何能修得好呢？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只說三大科的無漏學，叫三無漏學，就是戒學、定學、慧學。這個戒、定、慧三學，是釋迦佛說法的三大綱要，佛弟子分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，這三無漏學，依着哪一種學分的呢？要注意！依著「戒學」分的，「定學」、「慧學」

不分出家及在家弟子，修定一樣的修，開智慧一樣的開。但是戒律則不同了，你受了在家戒，就成爲在家弟子；你受了出家戒成爲出家弟子；按戒學分的有四眾弟子，要是你根本不持戒的，根本不持戒你要修定、修慧，根本得不到定，也得不到慧。楞嚴經上講得很明白，「依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。」這三無漏學，以戒學爲基本，依戒才能生起來定，因定才能發慧。你不持戒，根本不會生定發慧，爲什麼？你不持戒，身、口、意都不清淨，一天到晚爲非作惡，怎麼能得到無上的禪定呢？無上的禪定你得不到，你如何能開般若智慧，所以定慧二學，以戒學爲基本，你不持戒，我要修定，我要得智慧，是你自己在作夢！看着經文，要把第三十七章記清楚，你要是不持戒的話，你給佛當侍者也沒有用。佛問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「數日間」。佛言：子未知道。復問一沙門，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「飯食間」。佛言：子未知道。復問一沙門，人命在幾間？對

曰：呼吸間。佛言：善哉，子知道矣！

現在接著講第三十八章，要作無常觀。「佛問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」佛問出家弟子，你講給我聽，人的生命在幾何之間呢？人的生命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人命總在百歲左右吧！也有活到一百多歲的，大概都是不到一百歲，應該說人的生命在幾十年左右，但是佛問這個話一定不是說人的生命在幾十年之中。對佛講的這個人的平常也知道，人命不一定要活到一百年，或活到幾十年，所以對答的這個人「對曰：數日間。」這就是說壽命很短，人命不一定能活到一百年或幾十年，因為幾天前我還見到這個人，幾天後這個人不在了，問的時候已經去逝了，可見得人命很短促，幾天的時間就去逝了，這就是已經作到無常觀了。「佛言：子未知道。」你不知道佛的道法，於是「復問一沙門」，另外問一個出家人，你說說看，「人命在幾間？」「對曰：飯食間。」第二個出家人已聽

見第一個出家人答的不對，受到佛的呵斥，數日間恐怕太長了，人命很短，因為吃飯以前還活著，吃飯以後就去逝了，可能一頓飯的時間，人的壽命，在一頓飯這個時間，可以算是真的無常了，但是還是遭佛的呵斥！「佛言：子未知道。」你對佛的道法，你還是不知道。「復問一沙門」，再問一個出家人，你說說看，人命在幾間？「對曰：呼吸間。佛言：善哉，子知道矣！」問到第三人，第三人把人命再縮短，人命在幾間？在呼吸間，人的生命非常脆弱，就是這一口氣，把這一口氣呼出去，吸不進來時，這個人就去逝了。所以人的生命無常無常到了極點，一呼一吸，呼出去了，吸不進來，這人就死了，所以人命在呼吸間。佛陀大加讚歎說：你講的太好了，「子知道矣！」你對於我說的無常之道，你算是了解了，算是知道了。

跟着前文說應該「觀天地，念非常。觀時間，念非常。」一切都是非常，

「非常」就是無常，無常就不是常住之法，通通是剎那剎那都在生滅。這個地方跟著專講「人命」，你要觀到人命，念到無常，講這個幹什麼呢？修行用功要了生死啊！生死是個大事，其他都是小事，你怎麼好拖延時間呢？說是佛學太好了，生死一定要了，不過我現在事情還沒有辦好，過幾年再說。生命能等你過幾年嗎？一口氣不來，你就來生來世再說了；你今生今世不了生死，你要等到哪一生才了生死呢？

**佛言：佛道者，佛所言說，皆應信順。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，吾經亦爾。**

第三十九章，「佛言：佛道者，佛所言說，皆應信順。」你學佛道，是佛所說的經，就是佛的言說，你通通應該信仰，應該順從。「譬如食蜜，中邊皆甜。」等於吃蜂蜜，你吃到的第一口是甜的，你吃到的第二口第三口是甜的，甚至於你吃到的最後一口還是甜的，中間是甜的，兩邊還是甜的，因為蜂蜜本

來就是甜的。「吾經亦爾」，我佛所說的經，也是這個樣子的，中、邊皆甜。

這就是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沒有哪一個時間說的法，不是善法，不是佛法，因為都是佛說的法，所以你要學佛法，只要是佛說的經都應該信受，不過佛說的法，有時候說「空」，有時候說「有」，他是應機說的，佛去逝了，你自己看哪一部經應你的機，你就學哪一部經，但是你學那一部經以外的經，還是要信受，都是佛說的嘛！乃至於這一部經，都分「序分」、「正宗分」、「流通分」，你以為正宗分才是重要的道理，序分不要信，到流通分更不必信，那你就大大的錯誤。食蜜中邊皆甜，正宗分中間是甜的，序分，流通分那兩邊還是甜的。所以你要學佛說的法，通通要完全接受，完全信受。

佛言：沙門行道，無如磨牛；身雖行道，心道不行。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。

第四十章，「佛言：沙門行道，無如磨牛；身雖行道，心道不行。」「無如



磨牛」，是個拉磨的牛，在機器做麵粉之前，我們要吃麵粉，通通用石頭磨把它磨出來的，當時石頭磨到處可看到，自從發明機器可以磨麵粉了，這種石頭磨就不用了，到現在看到石頭磨的人，已經很少了。所以要先明白石頭磨就是做麵粉的工具，麥子如何磨成麵粉呢？必須先用牛來拉石磨，「磨牛」就是拉石頭磨磨麵粉的牛的叫「磨牛」。這個磨牛是拉着磨在「行道」，牠不走，磨就不會轉圈，就不能磨麵粉了，所以拉磨的牛，一直在行道；牠的身體在行道，牛的心可沒有行道。「雖行道，心道不行。」我們當出家的人要行道，不要學那磨牛，身體行道，心裡不行道。要是「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。」佛道在哪兒？佛道在心裡，你心裡要是學了佛道了，與佛道相應，何用你在身體上行道呢？

這兩句話不要錯會了意思，以為你不要修行用功了，為什麼呢？我要修「心道」，我要是得了心道了，我身體上不必行道。這個四十二章經上說得很清楚，

你要曉得，你身體要行道，心裡也要行道；要是你能夠大徹大悟，證到聖果以後，你身體不行道才可以。以我們現在是要身心相應，身體行道，曉得佛道不在外在心內，身體行道，心裡也要行道。這樣等到你大徹大悟證得聖果之後，你身體不行道才可以。

佛言：夫爲道者，如牛負重，行深泥中，疲極不敢左右顧視，出離淤泥，乃可蘇息。沙門當觀情欲，甚於淤泥，直心念道，可免苦矣！

第四十一章，「佛言：夫爲道者」，就是你修行佛道的人。「如牛負重，行深泥中。」，譬如一隻牛，背負了很重的東西，而走路走到深泥中間。「疲極不敢左右顧視」，牛的腳是陷入深泥之中，身體上又負擔著很重的東西，牠的身體疲乏之極，想要出離這個淤泥，不敢左右顧視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就得精進，就得努力。「出離淤泥，乃可蘇息。」等到出離深的淤泥了，才可以

安息，才可以休息休息。

「沙門當觀情欲，甚於淤泥。」當一個出家人要修學佛道，你應當觀想到要斷除這個情欲心，要是情欲不斷，「甚於淤泥」，跟牛陷入淤泥裡面是一樣的。

「直心念道，可免苦矣！」你不要打妄想，想到情欲上面，直心念著佛道，你這樣子，像那頭牛不敢左右顧盼，一直往前走，「出離淤泥」，才可以休息。這樣子「直心念道，可免苦矣」，才能免離墮落惡道之苦。

佛言：吾視王侯之位，如過隙塵。視金玉之寶，如石礫。視紈素之服，如敝帛。視大千界，如一訶子。視阿耨池水，如塗足油。視方便門，如化寶聚。視無上乘，如夢金帛。視佛道，如眼前華。視禪定，如須彌柱。視涅槃，如晝夕寤。視倒正，如六龍舞。視平等，如一真地。視興化，如四時木。

第四十二章，也是本經的最後一章，「佛言：吾視王侯之位，如過隙塵。」

「過隙塵」就是浮塵，牆壁或者是門窗，有一個隙縫或有一個小洞，太陽就從這小洞中射進來陽光。在這一道光線之中，你能看見很多的塵土在飛揚，這叫浮塵，就是它的份量很輕，輕過於空氣，不會沉落下來，要是沒有隙，就透不過來陽光，還看不見，所以這叫「過隙塵」。

我們一個凡夫，有二種執着：一我執。二法執。前面告訴我們要破先「我執」，破我執，要先破「身見」，觀想我自己的身體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種假合而成的，四大種把它分開，這身體還有沒有？當體就空了，等於變化的假東西，不要執著。把這個身體觀空了以後，再觀察我們的妄想心，妄想心不過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四個念頭，把這個四個念頭分開，我們的妄想心，它沒有本體，沒有自性，妄想心一空了，外面身體也空了，「我執」就空了。「我執」空了，還要曉得一切法都是空的，連那地、水、火、風都是空的，連那受、想、行、

識也是空的，叫做「破法執」，要觀想法空。

我們念心經，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「五蘊皆空」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蘊法通通把它觀空了，阿羅漢只把五蘊法裡面的假我觀空，五蘊法裡面沒有我，但是五蘊法認為還是實在的。大乘菩薩把這五蘊法再把它觀空了，所以觀自在菩薩是大乘菩薩，他照見了五蘊皆空，我也空，法也空了。第四十二章經是觀這個法空、破法執，前面講先觀空世間法，後面講連佛法都要觀空。

先破世間法，「吾視王侯之位」，國王、諸侯是人間最富貴的人，那麼你仰慕、羨慕想得還得不到，這叫求不得苦。你要曉得，你把它觀空，觀空什麼？不要起執着，那個王侯之位，沒什麼了不得，都是世間法，都是幻化不實在的。所以佛說，我用功的時候，我把王侯之位觀照到像過隙塵，像浮塵一樣，有什

麼可以執着呢？

「視金玉之寶，如石礫。」前面是把功名富貴，把它看空，這裡再把金、銀、財寶也觀空。金、銀七寶之類，在我佛眼看來如瓦礫一樣；瓦是瓦片，礫是沙子；像瓦片、沙子一樣。

「視紈素之服，如敝帛。」「紈素」，就是絲織品，綢緞之類，我們看見綢緞的衣服，等於敝帛一樣。「敝帛」是破布，等於破布一樣。

「視大千界，如一訶子。」大千世界很大，「一訶子」很小，這訶子的樣子你不常見，等於像一個桂圓，這就是要破房舍、財產這些執着，你一棟房子，你放不下，那有什麼放不下呢？看大千世界等於一訶子，你還有什麼可以執着呢？

「視阿耨池水，如塗足油。」「阿耨池」很大，「塗足油」很小，印度的比

丘出去托鉢，不許穿襪子和鞋子，在那個時候，根本還沒有發明襪子，鞋子有，不許要穿，要赤著腳走路。那麼托鉢化飯回來之後，用完飯了，不是要打坐嗎？你的腳有塵土，一定要先洗腳，洗了腳得抹油，叫塗足油。因為印度是個熱帶地方，你赤著腳走路，很容易受熱，洗了腳把塗足油抹一抹，就不會受熱了。這個「阿耨池」，也叫阿耨大池，翻成中國話叫「無惱熱」。「無惱熱」按義上的意思，叫清涼水，清涼水在大雪山上面，周圍八百里路那麼大，一個大清涼水池，這個阿耨大池，周圍八百里，那很大，但是塗足油，只是一個小杯子裝着的很小，我把那阿耨大池，看成像塗足油一樣。

講到這裡，把這個世間法，都不起執著，都把它觀空了；下面的佛法也不能執著，把佛法都觀空。

「視方便門，如化寶聚。」要度眾生，要善解方便，方便法門才能度一切

眾生，但是你一起了執著，變成法執，觀這個方便的法門，如變化出來的七寶一樣。「七寶聚」是一大堆的七寶，都是變化出來的，不是真寶，不要去執著，方便法門是為度眾生的一個方便。

「視無上乘，如夢金帛。」「無上乘」就是佛乘，超過權教的大乘，或者叫一乘，或者叫無上乘，或者叫佛乘，就是最高的佛法了。最高的佛法，因為眾生沒有成佛，須要用無上乘，等你成了佛了，這個無上乘，等於作夢夢到的金帛，因為我們眾生本來是佛，用不着什麼三乘、無上乘的，所以眾生了生死成佛道，等於夢渡大河，等於作夢，要渡河，要努力，要精進，乘這個船，等你上了岸了，行了，哪裡有什麼河？哪裡有什麼岸？所以你在還沒有成佛之前，無上乘是最高的佛法，等你成了佛了，佛法我本來具足嘛！不是從心外來的，等於作夢，夢到了金帛一樣。



「視佛道，如眼前華。」我們尚未成佛之前，要求佛道，等到成佛了以後，佛道本來現現成成，不是你修來的，眾生本來是佛。那麼在你沒有得到佛道之前，你以為這個佛道很美麗。佛道等於眼前的花，不是常住的，蕩益大師解釋為「空中花」，你在空中有花，那空中本來沒有花，所以你看見有一個佛道，是在眾生沒有成佛之前，看到有一個佛道；等到你成了佛了，空中本來沒花，哪有一個花呢？

「視禪定，如須彌柱。」我們這一個小世界，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大部洲，中間有一個中心點，這個中心點就是須彌山，翻成中國話叫「妙高山」，有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高，因為這一個小世界，都由這個須彌山來支撐著，等於一根柱子一樣叫「須彌柱」。這個須彌山很重要，但是須彌山是金、銀、琉璃、七寶所成的，也是個無常之法，所以須彌山也有空的那一天。我們現在要降伏自

己的煩惱妄想，需要禪定，等你的煩惱妄想息滅了以後呢？禪定也是空的，像須彌柱一樣。

「視涅槃，如晝夕寤。」梵語「涅槃」翻成中國話叫「寂滅」，就是把無明煩惱通通滅除掉了，湛寂不動，證得聖果了，這就證得了涅槃。證得了涅槃怎麼樣？等於白天也修道，晚上也修道，「夕」是晚上，「寤」是睡覺睡醒了。那麼你尚未證得涅槃之前，無明用事，「晝夕寤」，寤寐的「寤」，白天也睡覺，晚上也睡覺，我們現在感覺白天是醒了，實際白天還在作夢，因為它是無明用事；等到你把無明破了，證得涅槃不睡覺了，不睡覺了等於你白天也醒著，晚上也醒著。

「視倒正，如六龍舞。」顛倒法與正法，凡夫的法，都是「倒」法，聖人的法叫「正」法。這個凡夫他怎麼樣起顛倒呢？因他的六根「背覺合塵」，眼、

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個六根，背了自己的覺性，合了塵勞煩惱，這樣子就起了顛倒。等到聽到了佛法了，不起顛倒了，還是那個六根。而是「背塵合覺」，背了塵勞妄想，合著自己的靈知靈覺，這樣子就叫做「正」法，實際上還是那六根，等於六條龍在那跳舞，不過是稍微變化而已。

「視平等，如一真地。」「平等」對着那個「次第」說的，不執着次第，一切法悉皆平等，對着次第而言平等，這個平等還不是真平等，平等不要對著次第講，這才真平等。「如一真地」，如真如實地一樣，這個真如在哪兒呢？不是離開一切法，另外一個真如，一切法皆以真如為本體，所以這個平等，就在次第之中顯的平等，如一切法上顯一真地一樣。

「視興化，如四時木。」我們要教化眾生，要興起佛法。興起佛法，教化眾生你不要執着，像四時的花木一樣，四時的花木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它應該

到春天它就發芽，生出樹葉，到了夏天它就開花，到了冬天它就結果，它是順著時間走的。我們去度眾生，也是應眾生之機說的法，眾生他的善根成熟了，你一說他就得度了，並不是你逼他得度的，是他的善根成熟的，等於那個樹要開花結果，它是時間到了，所以用不著執著。

佛法難學就在這裡，你沒有破「我執」之前，先破我執；破了我執，就得用佛法來破，但是佛法也不能執著，執著起了「法執」。所以一切法都把它觀空，世間法觀空，佛法也得觀空，你把世間法觀空了，你執著佛法還不是法執嗎？所以要把我執、法執通通把它破掉，把一切法都要把它觀空。

四十二章經講到這個地方，就講圓滿了。